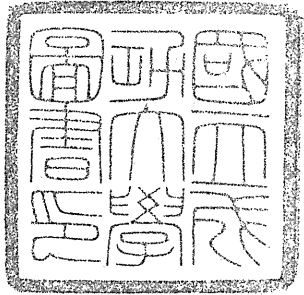


857-63
3444

不談愛情



池 莉 著

麥田文學 41

983503

煩惱人生

不談愛情

一去永不回

目

次

1	0	0
6	8	0
5	7	7

麥田文學 41

不談愛情

作者 池 莉

發行人 蘇拾平

出版 麥田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二段82號 6樓之5

電話：396-5698 傳真：341-0054

郵撥帳號 1600884-9 麥田出版有限公司

印刷 宏貴印刷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369號

初版一刷 1994 (民83) 年8月1日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708-168-1

售價：150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不談愛情

一去永不回

1

十八歲左右的時候是人生最苦的階段——這麼說誰信？沒人相信！所以溫泉從來不訴苦，事兒全藏在心裡。待業一年半了，父母讓她怎麼她就怎麼，不發一點牢騷。平常做三個人的飯菜，星期六晚餐做六個人的飯菜，她從不對人流露她對星期六的厭惡。

飯吃到中途，溫暖說：「該有點兒好湯喝吧？」

溫泉注意到哥哥自從提升為科級幹部之後便開始頻繁使用問句，說完還哈哈地乾笑一聲。將命令用問句形式下達，他一定自以為非常有獨創性。

母親趕緊說：「當然。每個禮拜六晚餐我們都要為你準備一道你所喜歡的湯。」

為你。她說為你。母親一遇上要對兒子表達感情的細節時就會忘記是否傷害了別的人。

父親飛快瞥了溫泉一眼，說：「溫暖每週六才來吃頓飯，客人嘛。」

溫泉覺得父親很笨拙。此地無銀，欲蓋彌彰。溫暖北京大學畢業，而她連個普通高校也考不上；溫暖是愛情的結晶，而她是花色品種。不一樣就是不一樣，溫泉寧願公開承認差別，父母的掩飾使她感到噁心。

母親對溫泉說：「上湯。」

「嗯。」溫泉答應。

溫泉正在吃一塊多刺的魚。母親說：「溫泉，能不能快點上湯？」

「好的。」溫泉慢慢放下筷子，淚水忽地湧進眼眶。溫泉竭力忍著，眼眶脹痛得不得了。

爾紅說：「湯在哪兒？我去端。」

坐得筆直的母親側過頭制止了爾紅：「妳別動。妳餵好溫鑫就行了。」

溫暖說：「我去吧。」

溫泉說：「你們都別動。我馬上上湯，待業青年不工作誰工作？」

「別油腔滑調！」母親說：「我生平最恨油腔滑調的人。」

溫暖說：「溫泉不過是幽默一下，是吧？」

溫泉本來不想再說話的，但她不願讓哥哥袒護，他似乎他優越就能袒護別人。「不是，我不懂幽默。我只是實話實說。」

溫暖一點也不介意少女時有的尖刻，他和父親相視一笑。母親憂患地注視著溫泉走進廚房的背影，說：「她今天怎麼了？粗魯得像個工人。可你們還笑。」

溫泉捧著滿滿一砂鍋魚頭豆腐湯輕輕移步。湯來了，先生。湯來了，太太。湯來了，少爺。父母親及哥哥肯定希望生活是這樣，也一定希望湯來了，小姐。可她不爭氣，只受了高中教育，因為找不到體面一點的工作在家幹粗活。

其實，即使溫泉考上了大學也成不了小姐。溫功達和張懷雅結婚時就是兩張單人床一拼，多少年來一家四口住在集體宿舍的一間房裡，根本沒什麼育嬰房之類的設施，簡陋的環境裡哪能出什麼小姐？可溫家的教育是溫良恭謙讓的一套。在知識分子成堆的鋼鐵研究所宿舍大院裡，大家崇尚這種家教，結果一院子的小孩全都富有禮貌卻膽小怯懦，心理陰暗。溫暖在十五歲之前經常在外面被打得頭破血流，十六歲下農村後才開始學會打別人。不過他沒總結過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如今在他有了一定社會地位時，他反而覺得父母家的氣氛非常適合他。溫泉十八年來從沒離開過家庭一步，她只覺得生活越來越驚扭，但不知道為什麼驚扭。

溫泉含著些微的笑意依次給父母哥嫂侄子添湯，一人一小碗，想像如果在湯裡加一點瀉藥的話，這家人就會瀉得人仰馬翻。為什麼他們老拿她當話題？

母親依然認為她的女兒決不能當工人，父親則認為不能絕對，實在沒有進醫院的可能就應該去做工人，然後上電視大學，然後當技術員乃至工程師。溫暖不同意父母的觀點，溫暖

自從當知青後就從不贊同別人，凡事都有自己的一整套見解。他斷言溫泉的性格最適合在某個閒散的機關辦公室做閒散的文秘工作。

溫泉小口小口喝湯，一副置之度外的表情。沒人會考慮她的意見，沒人注意她想幹什麼職業。

在一旁注視了溫泉很久的爾紅說：「溫泉氣質風度多好，怎麼不去深圳那邊闖闖？聽說漂亮女孩在那邊很吃得開。女孩嘛，讀不讀大學無所謂，關鍵要人生得好，臉蛋身材就是最大的本錢。」

「爾紅！」溫暖趕快制止妻子，但父母都已變了臉色。

母親說：「爾紅，我以為妳到我們家幾年會有一點教養的。妳真讓人失望。」

爾紅僵坐在那兒，似笑非笑，似哭非哭地抽動著五官。

「我怎麼沒教養了！」爾紅帶著哭聲的嚷嚷把大家嚇了一跳，在這個家裡出現這麼兇的嚷聲是史無前例的。溫暖喝道：「住口！」

爾紅掀開椅子，索性大叫大嚷起來。「我受夠了！」她火山噴發一般：「這個家不讓這樣不讓那樣，哪來那麼多臭規矩！溫暖你少來，我給你生了兒子你還要怎麼的？我是為你妹妹

著想，我錯在哪裡？」

母親指著爾紅直哆嗦，說不出話來只一個勁流淚。父親過來攙扶母親時碰了飯桌，一只盤子摔到地上破碎了，碎片砸了溫鑫的腳，他搗著腳哇哇大哭。溫暖沒法再保持他的溫文爾雅，左竄右跳地搶救著，像個救火警察。

只有溫泉安之若素。這個星期六的晚餐一點不令人生厭，她覺得，真好，真是生動，沒用瀉藥就人仰馬翻了。

2

晚上，在父母安寢之後，溫泉關上自己小房間的門寫了一篇日記。夜深人靜，小房間拉上窗簾，只燃一盞小檯燈，世界變得微小而安全。溫泉寫道：

爾紅真他媽可愛，建議我去特區。我敢說她是有口無心說的，可我們家幾個人全都想到了妓女，肯定是想到了妓女，他們的表情很清楚，彷彿受到了莫大的污辱。可漂亮對女人對男人都很重要這是客觀事實，可笑我媽裝得像天真未鑿的少女。哦，我的父母，

現在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了，到處在改革開放，他們不知停留在哪個時代。

我真後悔讀書時沒有用功，如果考上大學我不就飛出這個家了？無邊無際的待業真叫人受不了。十八歲的姑娘了卻只能穿媽媽做的棉綢連衣裙，還不許戴花邊海綿乳罩，妳已經成人了，可他們都把妳當孩子。人人都可以說妳，妳卻沒力量沒勇氣反抗，因為妳沒有職業和經濟收入。他媽的他媽的他媽的！

我天天盼望這個世界有所變化，哪怕戰爭、瘟疫、車禍、地震，只要不讓我幹護士。我憎恨媽媽的職業，害怕鮮血；讓我幹什麼都成，甚至當妓女。儘管我沒談過戀愛，我對普通男人不感興趣；儘管我討厭下流的東西，但我可以幹好某種職業。只要能離開這個家，讓我成爲一個獨立的人，我萬死不辭。

寫完後，溫泉暢快地扔掉筆，往她的床上一倒，目光就穿過天花板飛向了廣闊的天空。一覺醒來，已是凌晨兩點。溫泉從日記本上撕下了這頁日記。在月光下，溫泉又讀了一遍，然後一條條一縷縷撕碎了。溫泉有日記本，但本上沒有一頁日記，有的只是撕去了頁碼的厚厚的毛邊。她沒有地方藏日記本。這不是她的家，不論她多麼精心藏匿，她父母都會嗅

出來，會偷看。母親要是看見自己整潔規矩的女兒寫這麼野的日記，準會氣瘋。

溫泉把日記碎片包在一方手帕裡，打著赤腳悄悄穿過客廳來到陽台上。她抖開手帕，碎片在夜空中飛散開去。當太陽初升的時候，清潔工人將掃走馬路上的紙屑。即使掃得不那麼徹底，父母上班時踩到了某一片，他們也決不會想到那是女兒洩露內心機密的日記。

溫泉靜靜立在陽台上，無聲地流著她青春躁動的淚。

事情就是在這個時候發生的。這一天是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五號，星期天凌晨，溫家剛剛度過一個動亂的星期六，所以溫泉將永遠記得這個星期六晚餐到星期天凌晨所發生的一切。她的命運在這一天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3

這次行動是事先策劃好的。這片街區的待業青年管這次行動叫新乙行動，當然只限於幾個核心人物知道。溫泉也是待業青年，事先就沒聞一點風聲。扎成一幫共度寂寞歲月的待業青年給孤傲清高的溫泉取了個綽號叫「中學生」，因為溫泉的打扮完全和中學生一模一樣。

行動策劃於密室時，他們研究過溫泉。了解溫泉的人認爲她不會有任何危害性。「凌晨兩

點多，那個媽媽的乖女兒早洗得乾乾淨淨在她散發著香水味的床上睡著了。」他們說。有個男孩子興猶未盡地補充一句：「一定還穿著潔白的睡衣和三角褲叉。」

「得了孩子們。」李志祥制止了男孩子們。這種過嘴巴癩的把戲使他不耐煩。策劃就是策劃，他是他們請來的「殺手」，他要有萬無一失的把握。至於溫泉，他已經猜測到是哪個姑娘。他每天早上上班從那幢七層樓下面經過，經常看見一個樸素的、神情安詳的女孩手捧不銹鋼飯鍋穿過馬路去醫院食堂買早點。她的飯鍋總是擦得鋥亮，別人都搶道走，而她則讓著自行車。如果能遇上溫泉，他私下認為不一定就是壞事。

一切如期進行。這夜月色也很好。李志祥喜歡好月色，免得他開燈。

凌晨兩點，一支吸管貼著地皮從門縫伸進四樓二號吹進去了許多煙。兩點半，李志祥從七樓的頂樓陽台順著下水管道下滑。當他滑到四樓時，他和溫泉同時發現了對方。

溫泉先說的話。她只是略微吃驚，但並不害怕。

她說：「當心。三樓的管道斷了。」

李志祥忍不住笑了。他是第一次遇上不大驚小怪的女孩，他很親切地說：「我就是修管道的。請妳進屋去，乖乖睡覺，好嗎？」

溫泉點點頭，進去了。

溫泉沒有睡，但她不敢再上陽台。她坐在床上，雙手抱膝，心口砰砰亂跳，臉像喝醉一樣酡紅。她幾次懷疑自己是在做夢，用手掐大腿卻分明感覺到疼痛。

年輕人有張稜角分明的臉，頭髮濃黑，神態不慌不忙，光明磊落。她堅信沒有這麼英俊和藹的壞蛋。壞蛋不管五官多麼端正，眼睛總是邪的，臉上總有猥瑣的表情。

我就是修管道的。——她還不至於這麼傻，誰凌晨兩點多鐘修管道？那麼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關鍵還在於他好像早就認識她。他輕聲細語對她說：乖乖睡覺好嗎？

溫泉心煩意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哪？她六神無主地諦聽著窗外的一切動靜，一切都沒什麼異常。

父親起床了。他去了廁所，然後是母親起床去廁所。父母親在嘀咕什麼，準是為昨晚的事。家裡發生任何一件事他們都會議論好幾天，過一段又會翻出來議論，這個家的帳本一定老厚老厚。

溫泉站在鏡前梳理她的長髮，心中有說不出的失望，她已經去陽台上看過，沒有年輕人留下的任何痕跡。

突然，外面嘈雜起來。住在對門的鋼研所副所長林克大聲叫道：「老溫！溫功達！嘿！老溫！」

林克的妻子老姚則用失常的聲音喊「來人哪！」

溫泉丟開梳子就衝了出去。

林克家門前已站滿了人。林克家被盜了。溫泉靠著自己的門冷眼觀看著，心中氣憤之極。

他騙了她！

這起盜竊案很具滑稽的意味。盜賊只偷走了一只袖珍收錄機，這是林克的獨生子林壯用來學外語的。林壯和溫泉高中同班，他考取了湖北大學外語系。他每星期六下午回家，過一個星期日，星期一清早上學校，收錄機是他隨身攜帶的物品。偷走收錄機並不有趣，有趣的是盜賊反鎖了門並帶走了鑰匙。林家對於打不開房門比被盜走收錄機似乎更恐懼，大家又怕撞壞了門，於是叫來一個鎖匠。鎖匠聲稱這種四保險鎖相當難開，要了十元錢工錢，結果他用了不到一分鐘就撬開了鎖。老姚披頭散髮從房裡衝出來，扔給鎖匠十元錢，罵道：「趁火

打劫！騙子！」

房裡很整齊，沒有動抽屜什麼的，幾只凳子是故意放倒以造成混亂局面的。在林壯房間雪白的牆上，有個用炭棒畫的巴掌大的字母：Z，大家紛紛猜測這個「Z」是什麼意思。有個十來歲的小男孩說：「佐羅做了好事之後就在壞人那裡劃一個Z。」哄笑聲把這件盜竊案越發烘托得像樁惡作劇。

保衛科的人是在上班之後趕來的，警察也先後到了。溫泉始終站在外面看著這一切，溫功達夫婦好幾次叫她回家她不回家。張懷雅氣得沒吃早點，一直坐在客廳，等待女兒回家和她認真談談女孩子的修養問題。

警察詢問林壯的時候，林壯臉色不好，垂頭喪氣。

「你有仇人嗎？」

「沒有。」

「你能描述一下收錄機嗎？」

「我的收錄機是從日本帶回來的，用了不到半年，它很好，市場上賣八百多塊錢。」

「你有仇人或類似的反感你的人嗎？」

「我說過沒有。」

林壯抱住頭，不願再說話。溫泉想：林壯才像個小偷呢。

林克告訴警察：「我們這院子裡的小孩都很有教養。這種案件純粹是小流氓製造社會混亂。」

警察到溫家來作了一下調查。溫泉心虛得要命，生怕警察問她什麼，結果警察只詢問了溫功達。溫功達說：「我愛人昨晚頭疼，我們電視都沒開，很早就就寢了，一家三口是聽到對面叫聲才出門的。在這之前，我們沒有發現任何異常。」

張懷雅等警察一走就叫過了女兒。溫泉坐在母親身邊，低著頭一動不動。張懷雅談了半個多小時一個高雅女孩應有的舉止風度，然後要女兒給她倒杯水來，溫泉無動於衷。

「溫泉！」

溫泉一驚，抬起頭，一臉遙遠的夢幻色彩。

「妳病了？」

溫泉躲開母親審慎的目光，說：「我沒病。」

4

像一顆小石子咚地掉進水裡，林家的被盜事件在院子裡蕩起了一圈圈漣漪之後慢慢被人遺忘了。日出日落，上班下班，吃飯睡覺看電視，生活一如既往。溫泉還是早上到醫院食堂買早點，平常做三個人飯菜，星期六做六個人飯菜。但她再也回不到從前了。

一連三個多月，溫泉夜夜起床溜到陽台去，她始終不相信事情就會這麼不了了之。她常常懷著十分矛盾的心情等在樓梯口問林壯收錄機追到沒有？

林壯在不久之後就恢復了氣宇軒昂的神氣。他對溫泉說：「妳以為凡事都會有結果嗎？不。哦，非常感謝妳的關心。」

在說後半句話的時候，林壯盯著她，眼睛像貓一樣發亮。溫泉以後就不好再問林壯了。懷著祕密過日子，日子就顯得很漫長，可偏偏溫泉的時間那麼多。在吃了午飯之後到下午做飯之前有六個小時，六個小時待在一間無人的房子裡，她不可能不亂想一氣。爲了抑制自己的幻想，溫泉買了許多流行歌曲磁帶。這些磁帶多數是訴說愛的煩惱，溫泉在歌聲中不斷看到年輕人英俊和藹的面孔。難道她愛上了那個小偷？荒唐！她想找到他是因爲他欺騙了

她，我就是修管道的。

張懷雅發現了女兒的恍惚。她多次跟蹤女兒，還偷偷觀察了女兒的月經週期，事實證明溫泉是個純潔正派的姑娘。她和丈夫研究得出結論：這是待業的惡果。長期在家關著，待業幽閉症。

張懷雅對女兒說：「妳太悶了可以適當找同學玩玩嘛。」

「找誰呢？」溫泉反問。值得她找的只有那麼三四個，而這幾個全考上了大學。不過她仍然對母親的放寬政策給予了應有的感謝：「謝謝媽媽了。」

張懷雅點頭微笑，心裡再一次說：我的女兒決不當工人，瞧她多懂禮貌。

5

一只大木盆裡游著肥頭大耳的烏鱗胖頭魚。賣魚漢子穿著長統水靴瞪著他的魚，嘴裡含一支香煙呼呼地吸。

一般沒有人買的菜溫泉是不敢獨自上前的，她不善於砍價也不認識秤。但母親經常囑咐她見了新鮮大胖頭魚就趕快買，她徘徊了一會兒，硬著頭皮上前了。

「這魚什麼價？」

賣魚漢子看了溫泉一眼，不太起勁地說：「三塊錢一斤。」

「是不是太貴了一點？」

「那妳別處去吧。」

別處沒有這麼好的魚。溫泉尷尬地站了片刻，小聲說那就買一條。

那漢子動作很麻利地撈起一條魚，稱的時候秤杆尾巴高高一翹，「看好了，一斤九兩半，只算妳一斤九兩。」

溫泉正要接過魚，一隻手握住了秤杆。

「等等，師傅你再稱一稱，拎起來，注意手指別碰了秤。」這是一個穿著時髦的姑娘。溫泉認出是同學，但不知道是哪個班級的，叫什麼名字。

賣魚漢子惱火了，說：「妳又不買，多管閒事。」

姑娘不慌不忙，毫無怯意，說話一字一板充滿力度。

她說：「這叫打抱不平。她是我的朋友，你在騙我的朋友。」

「去去，別處玩去，我不賣了！」賣魚漢子將魚倒進木盆，水花濺得老高。溫泉跳開了，

她的同學卻一動沒動，任水花濺濕她的時裝，她很快撈起了那條魚。她回頭對溫泉笑著說：「溫泉，我是王艷文呀。我們就是要買這條魚對不對？」

賣魚漢子吼起來：「放下！我不賣！」

溫泉說：「王艷文算了。」

王艷文說：「不賣？沒那麼簡單吧！你剛才不是已經稱過了有一斤九兩半嗎？」王艷文突然提高了嗓門，朝市場管理員叫道：「喂，管理員，請過來一下。」

賣魚漢子立刻軟了，擠出笑容，說：「得了得了，再稱稱唄。」

重新過秤，那條魚一斤半。

王艷文接過找錢塞進溫泉手心，對賣魚漢子說：「對不起了。」

在賣魚漢子哭笑不得的表情中，王艷文響亮地笑著挽著溫泉的胳膊走了。

溫泉說：「妳可真行啊。」

「這就是生活。」王艷文說：「我們學生多單純，可社會這麼複雜，光是怕它不行的。」王艷文特別快活，特別喜歡笑，笑聲很富有感染力。

溫泉和王艷文手挽手逛了菜場，一路被王艷文逗得不停地笑。王艷文幾乎知道所有待業

同學的情況，就像一個一個有趣的故事，聽得很開心。

在分手的時候，溫泉覺得若有所失，又不好意思表露。王艷文說：「我們再約個時間玩玩好嗎？」

溫泉高興地說：「好。」

一個星期天，溫泉參加了王艷文組織的一個聚會。聚會在一家舞廳舉行，舞廳同時還經營餐館。除了溫泉之外，其他三個女同學都號稱自己是待業青年俱樂部會員，但她們對溫泉都非常熱情友好。一個女同學的哥哥是司機，是他開車來接的溫泉。溫泉上車的時候知道她家裡一家人準定都在陽台上看她。她自己也有點吃驚，居然有「桑塔娜」小轎車來接一個待業青年去赴聚會。

「沒有我們辦不到的事，對嗎？」王艷文總是那麼活躍。

幾個女孩舉起盛滿可口可樂的玻璃杯響應：「對！」

大家砰地乾杯，嘻嘻哈哈亂笑一氣。司機是個愛說笑話的小伙子，他和他妹妹搭檔為大家示範各種交際舞。溫泉十分感慨地發現同學們都會跳舞，只有她不會，而她還不好意思學，

光站在一邊看。我可真沒出息！溫泉心裡使勁批評自己，可就是邁不開脚步。

儘管沒跳舞，溫泉還是很快樂。她第一次見識舞廳，第一次吃粵菜，第一次和待業的同學們暢談今天明天和昨天。她看到了另一種生活，她從前不願結交的粗俗的女同學其實也挺可愛，她爲自己長期的偏見深感抱歉。

最後服務員送來了帳單：一百一十元人民幣。

王艷文毫不在乎地付了帳。其他同學都毫不在乎，溫泉卻做不到。

「我要給妳錢，王艷文。」

「不敢。」王艷文說：「這錢又不是我出的。」

溫泉非常吃驚：「誰呢？誰會給幾個待業青年提供經費？」

王艷文說：「是啊，誰爲我們提供經費？一百一十塊錢，一筆經費。」說完，率領幾個人大笑，笑得意味深長。

溫泉在下車之前說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話：「王艷文，下次見面妳得告訴我誰出的錢，否則我就要發惱了。」

溫泉說完誰也不看趕緊跳下車，她爲自己有這麼大勇氣激動得臉紅心跳。

總之，生活開始變得有點意思了，不是嗎？

很快，王艷文來約溫泉看電影。

影片是戰爭喜劇片《倫敦上空的鷹》。電影一開始，王艷文就說：「我去上個廁所。」

李志祥摸黑過來坐在王艷文座位上。溫泉輕聲說：「對不起，這裡有人。」

李志祥亮出票，說：「我就是這座，沒錯。」

溫泉一看李志祥，趕緊轉過了臉，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是我。」李志祥低聲細語彷彿很慈祥的說：「我就是修管道的，星期天玩得好嗎？粵菜味道怎麼樣？」

一個圈套！溫泉明白了。王艷文不會再回來，一伙子陰謀家。在電影院裡，溫泉不敢說什麼也不能動。觀眾的笑聲一浪趕一浪，溫泉就像掉進陷阱的小動物，她都快要哭出聲了。

「我們出去吧？」李志祥扶著溫泉的胳膊，溫泉毫無反抗力地隨他站了起來。她覺得全影院的觀眾都在看她而不是在看電影，她恨不得一把用開李志祥的手，可她深怕引起旁人的注意。

「小偷，騙子！可惡！卑鄙！」溫泉索性讓淚敞開流淌，「可恥！你要幹什麼？你偷了人家的東西還不算，還設圈套騙我。你知道我膽小，你就欺負人。你是什麼人？你說！你要幹什麼？你騙我幹什麼？你說呀！」

街心公園裡沒有人，車輛在大街上行走不會到這兒來。整個城市燈火閃爍可只是一個背景，如果她不敢就沒有人可以保護她。溫泉奮力叫罵著，但在一棵巨大的雪松下，她仍像個幼稚的、和哥哥或者戀人吵架的女孩子。

李志祥欣賞地望著溫泉，他就沒見過這麼單純的姑娘。等溫泉無話可罵了，只是抽泣個不停的時候，李志祥笑了。

「溫泉，我自我介紹一下，我叫李志祥，管道工。就是修管道的，我沒騙妳。」

溫泉。她想：他知道我的名字。當然他知道，一切都是預謀的。

「我們去找家咖啡廳之類的地方坐坐好嗎？妳一定渴了。」

過去沒人時刻注意她渴不渴，小偷也許就是會哄人。

「好了，擦乾眼淚聽我告訴妳一切。」

李志祥伸手給溫泉抹淚，溫泉心頭一跳，躲閃開了。怎麼如此隨便，溫泉想。但她心底裡是願意有人為她擦淚的，凡是女人都有這個願望。

「對不起。妳這受了委屈愛哭的小模樣真像我妹妹。」

這話真油滑，很多小說電視裡面都有。溫泉低著頭，腳尖劃拉著泥土。她不想和他針鋒相對，只想知道一切。她知道了一切就忘掉，再也不會理睬他。

兩年前，李志祥是這片街區待業青年的頭頭，不僅僅是地下的，也是公開的，是派出所和街道公認的。有關待業青年的一切全是由他出面接洽和組織。

後來，李志祥的父親去世了，他頂職參加了工作，再就很少參與待業青年的事。這次搞林壯是王艷文再三請他出面的。

王艷文家境很苦。母親有精神病，父親工傷失去了雙臂，哥哥小兒麻痺症，從小坐輪椅。

王艷文爲了滿足哥哥學好外語找個案頭工作的願望，到處去做臨時工，甚至清早賣菜，晚上到餐館加夜班。她父親則撿破爛，胸前吊個筐子，用腳撿，這樣攢錢爲她哥哥買了一只袖珍收錄機以便他學習。林壯在外語補習夜校認識了王艷文的哥哥，十分垂涎當時還不多見的那種收錄機，經常借用，後來就說不見了，說了許多賠禮道歉的話，保證馬上籌錢賠償。但林壯並沒有兌現他的話，他不再上夜校，一年後他考取了大學並擁有了一部高級袖珍收錄機。朋友們氣憤不已，決定報復林壯，奪回收錄機。李志祥既喜歡冒險又喜歡打抱不平，他就幹了。

「可這是犯法。」溫泉的眼淚已乾，頭也早就仰了起來。

「我知道。所以我不會讓他們去幹，只有我才有把握成功。再說我已經有工作，他們在待業，出了事，他們就沒希望得到工作了。而我，最多讓領導訓一頓。」

「多輕鬆，訓一頓？這可是犯法，要坐牢的。」

「廠裡哪捨得我。」李志祥哈哈笑，胸有成竹地握緊雙拳。「咱樣樣事情都會幹，出一個點子替廠裡賺了十幾萬，廠級劳模呢。」

溫泉又低下了頭。有人活得這麼痛快，這麼自信，真是的，這類青年當中爲什麼沒有她？

「畫在牆上的『Z』是什麼意思？」溫泉問。

「天啦，這麼通俗還不明白，佐羅的代號，殺富濟貧見義勇爲的佐羅，騎士佐羅。」

溫泉忍不住笑了。那天只有小男孩說對了。

「妳笑了。好，往下我說話是不是可以更放肆一些了？」李志祥說：「是我讓王艷文去菜場捕捉妳的。我要感謝妳守口如瓶，沒有告發我。」

溫泉的兩條腿吊在石凳上晃盪起來，夜色還真是挺美好的。她說：

「我總覺得爲了感謝我你下的功夫太大了。完全可以寫封信或者根本就不理睬，因爲我並不認識你，無從告發。」

「是的溫泉。社會經驗告訴我不應該和妳見面，但我忘不了妳對我說的那一句話：『當心，三樓的管道斷了』，從來沒有人這麼無條件的關心我的安危，溫泉，我感謝妳天性中的那份善良。再說……」

「說下去。」

「算了，不說了。妳會生氣的。」

「李志祥！」溫泉臉紅了，幸虧是在夜裡。她在撒嬌，她爲自己向一個剛認識的青年撒

嬌而羞愧。

李志祥裝做視而不見，望著遠處的大街，說：「我想認識妳！而且，我一直感覺妳在……」

在」李志祥小心地選擇著恰當的詞語：「在希望我出現。」

溫泉說：「現在我口渴了。」

「太好了，我請妳喝飲料。」

他們回到電影院門前，李志祥讓溫泉挑選自己愛喝的飲料，溫泉挑了一瓶「可樂」。

李志祥也拿了一瓶「可樂」，他們退到樹的陰影裡，一人咬一根吸管慢慢吮著。

「溫泉，今天淨是我講話，是不是妳也講講妳的情況，否則太不公平了。」

「我，一張白紙。」

「什麼經歷也沒有？」

「沒有。」

「總有男孩追求過妳吧？」

「哦李志祥。」

「看妳臉都紅了。十八歲的姑娘應該為沒有男朋友而臉紅。」

「那你一定有女朋友了。」

「當然。」

「王艷文嗎？」

「不，妳。像妳才是朋友，艷文是情人。」

溫泉不禁吐了吐舌頭。新佐羅，什麼都敢幹什麼都敢說。

溫泉沒帶手錶，她一直想著等電影散場了就回家。等到賣飲料的都推著小車離開時，溫泉才覺察到電影早散了。「呀，糟糕！」她失聲叫道，頓時沮喪得不得了。溫泉從來沒回家這麼這麼晚，況且還是和一個男孩在一塊。她不願對父母撒謊，撒謊比最壞的事都壞——她從小就是受的這種教育。

「妳不用撒謊也不用說實話。」李志祥告訴溫泉：「妳是一個大人了，應該有自己的一攤子事。」

溫泉又是第一次坐在男孩的自行車後座上。因為騎得飛快，溫泉不得不聽李志祥的話，用手拉著他的皮帶。一路上她都是熱烘烘的。

溫功達夫婦等女兒等到夜裡十二點，上床後依然睡不著。溫泉一直是個聽話的、自覺守時的好孩子，她準是出什麼事了。張懷雅儘管當了一輩子醫生，見過了無數殘酷的場面，可一想到女兒出事就受不了。

鑰匙在房門鎖上咔嚓一響，溫功達張懷雅就一骨碌爬了起來。

溫泉非常健康，春風滿面。

張懷雅的氣就上來了。

「請問現在幾點了？」

溫泉瞟了眼客廳牆上的掛鐘，兩點，凌晨兩點。

「對不起，媽媽。」

張懷雅瞪著女兒，希望瞪得她主動坦白出今晚的行蹤。

「我看了電影，和一個朋友講話講晚了一點。」溫泉說完往自己房間走。

「回來！」張懷雅喝道。「請說清楚。和哪個朋友，說些什麼。我明天得證實一下。」

溫泉的臉蒼白了，咬著嘴唇一聲不吭。

溫功達一般都在關鍵時刻加重分量。他們夫婦配合了一輩子，就這麼管教孩子，顯然很成功，兒子都是科級幹部了。

「說吧。」溫功達說：「溫泉，我們是為你好，女孩子一般是不能這麼晚回家的。如果你覺得我在場不好說，我走開。但你必須告訴你媽媽。」

溫功達停頓了一會兒，拍拍妻子的肩，進了自己臥室並較重地關上了門。

溫泉讓父親的一番話屈辱得再也忍不住眼淚，她抽泣著說：「反正我沒有幹壞事！我沒幹壞事！」

「那就說說你幹的好事吧。」張懷雅泡了一杯茶，說：「媽媽有耐心等待。你應該知道我們家規矩，小孩子不能瞞著父母幹什麼。現在社會是那麼複雜，待業青年是很容易學壞的。允許你和王艷文來往了幾次，你就明顯地變了。你還小，我們不怪你，可你必須告訴我們你在幹什麼。我們養了你就要對你負責，懂了嗎？」

張懷雅一杯杯喝茶，盯著女兒。她愛自己的孩子，孩子怎麼就不明白呢？女兒像尊雕塑立在那兒，她很想發狠將杯子扔過去。

溫功達看母女倆僵持很厲害，只好勸妻子暫時回房間睡覺。

「妳真是個沒良心的孩子！」溫功達對女兒說了最後一句話，扶妻子回到了房間。

溫泉在客廳站了一夜，清晨時雙腿一軟，不由自主癱在地上。

溫功達夫婦不得不承認他們輸了，女兒變了。

8

自從採取了晚上不讓出去的管制政策後，溫泉再也沒出去。但李志祥是三班制，經常白天有休息時間，他們可以在菜場見面。對於要好的年輕人來說，菜場和公園沒什麼兩樣，重要的是見面和談話。

家庭的壓力和監視反而增加了事情的神祕感。李志祥每天早上上班騎車經過買早點的溫泉身邊，他都要握握拳頭鼓勵她勇敢，吹幾聲輕雲流水的口哨示意她應該愉快。溫泉領會這一切含義，她用微笑的眼神回答李志祥。誰都不知道手中端著一鍋饅頭的女孩正經歷著激動人心的時刻。

從表面上看，溫泉沒有反常的跡象，沒有嫌母親做的衣裳土氣，也沒有偷偷塗脂抹粉地化妝，而張懷雅認為如果一個女孩變壞必定要有愛打扮的表現。除了那一個晚上倔強的反抗之外，溫泉依然溫順勤快地做著家務，依然懂禮節有禮貌，總是為父母添飯送到他們手上。實際上，溫泉已偷越了封鎖線。她跟著李志祥認識了本街區幾乎所有的待業青年，知道了自己的綽號叫「中學生」，她很喜歡這個綽號。由於溫泉在新佐羅行動中表現出色，也因為她舉止高雅而為人大方坦率，大家都尊重她喜歡她聽她的話。溫泉還去了李志祥的工廠，看到工人們綠林好漢似的豪爽粗獷，不拘小節，覺得十分自由自在。廠長拍李志祥的肩，和他稱兄道弟，還讓食堂為溫泉特意做了四菜一湯。溫泉還去了李志祥家，李志祥的母親不讓他們做任何家務，她樂呵呵為他們端茶做飯，凡事都徵求兒子的意見，生怕兒子不滿意。他們母子相處得和姊弟一樣。

王艷文也把溫泉引為好友。向她傾訴了她和李志祥戀愛關係中的磕磕碰碰，並且有十分機密的情況請溫泉幫著出主意：王艷文遇上往日的鄰居了，那青年做生意發了財，長得也挺帥，最近天天來找她，要這年輕的財主還是要李志祥呢？

從前溫泉是個寂寞的女孩，走到哪兒都只有自己的影子相伴。現在路上有人說：「嗨，中學生。」大家便點頭微笑。

1500
1490
10
1740

1500
300
2100
8
1680

溫泉看見過母親偷偷翻看她用的化妝品，她洞悉母親的心思，她覺得很可笑。她一點也不想改變「中學生」形象，李志祥就是喜歡她的清純。他和許多女孩打情罵俏，唯獨和她正經談話，最多也只拍拍她的肩，這是當著大家包括王艷文的面常做的動作。李志祥就是這麼一個熱情奔放的人。後來還有更讓父母吃驚的事呢：她已經請李志祥在為她找工作了。她願意當工人。

就在溫泉滿心歡悅的過著雙重生活的時候，他們被溫暖和爾紅在電影院發現了。

這是一個下午，電影兩點開演四點之前就可以結束。為了防備父母在上班中途回家突擊檢查，溫泉在家留了一張紙條。

——我去新華書店找同學李晰買《大趨勢》。

《大趨勢》已由李晰交給李志祥，李志祥在看電影時送給溫泉。李志祥是策劃行動的行家。溫泉還是認為撒謊可恥，如果回家沒有情況，她準備撕掉紙條，不提她買了一本《大趨勢》的事。

照例是熄了燈之後，李志祥領著溫泉進來的。一部外國驚險警匪片，一看才發現他們在上個星期在另一所電影院看過了。待業青年沒有單位給他們包場電影的待遇，但他們總是最

先擁有好看影片的票子。電影院是待業青年活動基地之一，溫泉加入了所謂的待業青年俱樂部後，一般總能很早看到新影片。

既然是看過了的電影，他們就談起話來。為了盡量減小對他人的影響，他們把頭湊得很近。《大趨勢》是當時十分流行的書，熱衷於改革的人們都讀，李志祥已經讀過了。他按自己的理解給溫泉講「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

銀幕上警察正在追擊罪犯，小汽車急轉彎轉得嗤嗤作響。這時候溫暖已經從後面看清了前排的兩顆腦袋絕對是妹妹和一個小流氓，爾紅勸阻丈夫不要魯莽，溫暖推開了爾紅的手。

溫暖叩了一下李志祥的肩：「請出來一下！」

李志祥只能看到一雙憤怒的眼睛。他說：「現在我不想打架。」

「不用打架，只是談談！」

「現在我不想談。」

溫泉回頭一看就張口結舌愣住了，爾紅居然還習慣性地朝她笑笑。溫暖逼視著溫泉，說：

「妳是不是該回家了？」

「他是誰？」李志祥問溫泉，溫泉已經說不出一句話。爾紅說：「我來介紹一下，他是

溫泉的哥哥，我是她嫂嫂。」

「十分榮幸。」李志祥說。一旦遇到挑戰，李志祥就驟然亢奮，嘴巴和拳頭都格外具有殺傷力。

溫暖說：「現在好了，既然明白就好了。爾紅陪溫泉回家，你出來，我得問你幾個問題。」

李志祥笑了。「非常抱歉。」他貌似彬彬有禮：「我們不能應邀，我們在看電影。」

溫暖不覺提高了聲音：「溫泉！」

李志祥也故意提高了聲音：「同志，請您注意公共道德。」

四周的觀眾有人附和李志祥的意見，溫暖拉起爾紅退出了影院。

溫泉一直搗著臉，李志祥拉開她的手，她滿臉滿手都是淚痕。李志祥握住溫泉的手，一陣陣送去力量，低聲說：

「哭吧哭吧，在這兒哭個夠。回去就要像個大人一樣處理自己的事了。」

9

在樓梯口，溫泉遇上了爾紅。爾紅繫著溫泉平時下廚房的圍裙正在倒垃圾。看來今天用

不著溫泉做飯，溫泉的生活打破了常規。

爾紅悄聲告訴溫泉：「爸爸媽媽都回家了。如果你先頭跟我回家，溫暖是不打算告訴大人的。那男孩把溫暖氣得夠嗆。」

溫泉覺得很好笑。僅僅事隔一小時，溫泉就覺得哥哥受了挫折的樣子不是可怕而是可笑了。

他們並沒有看完電影。李志祥把溫泉帶到了他家，他讓溫泉用冰敷消了眼瞼的紅腫。溫泉一邊聽李志祥振振有詞地講話，一邊洗了臉，梳理了頭髮，吃了東西，李志祥預計今天溫泉的晚飯一定吃不好。當溫泉離開李志祥家時已經胸有成竹，毫不畏懼了。

是的，總有決裂的一天。既然她和他們的觀念完全不同，決裂遲早會來到。哪個孩子能改變父母呢？一般父母都認為應該是他們改變孩子。可溫泉就是考不上大學，就是想按自己的想法生活，怎麼辦呢？那就碰撞吧！李志祥說得真對，溫泉覺得他可以為待業青年寫一本人生之路的書。

溫泉的害怕和眼淚都是因為羞恥而流的，被哥哥發現了她和一個男孩頭碰頭說話看電影真是羞人。李志祥一句話便讓溫泉豁然開朗。

「我們並沒有談情說愛，妳沒注意到這一點嗎？」李志祥說：「我們是一般的朋友。像我和艷文那樣才是情人呢？妳害什麼羞？」

王艷文曾當眾投進李志祥懷抱，而李志祥也緊緊攬住王艷文的腰肢。他們沒有過。他們的確沒說過什麼愛呀情的，只是今天在溫暖的突然襲擊下，李志祥才握了溫泉的手。溫泉一路走一路爲自己叫勁：別怕。她挺著胸脯望著遠方往家走，心裡說：別怕別怕。

爾紅要去報信，溫泉攔住了她。溫泉推開門，大大方方走進客廳，在桌子上放下《大趨勢》，然後爲自己倒了一杯水。她喝了一口水，對著注視著她的父母及哥哥說：「我去看了一場電影。」

溫泉本來是商量好，由父親唱紅臉，母親唱白臉，哥哥嫂子善後的。他們料定溫泉會一個勁埋頭哭，什麼都不肯說。可溫泉一進門就打亂了他們的部署。

張懷雅一反平時的慈母形象，狠勁捶了幾下桌子，說：「那個小流氓是誰？」

溫功達一看情形，連忙改變了事先的角色，態度溫和地說：「溫泉，好好回答媽媽的問題，別讓媽媽氣壞了身體。」

溫泉說：「他不是小流氓，他是勞動模範。」

張懷雅說：「那小流氓是哪個單位的，叫什麼名字？」

「我說過了他不是小流氓，是劳模。」

張懷雅差不多在嘶叫：「名字！他的名字和單位！」

「我不能告訴你們，我沒徵得他本人的同意。」

溫功達極爲驚異女兒今天的口才，他倒很想駁倒女兒。他說：「我們做父母的有權知道自己的女兒和誰談戀愛。」

溫泉的臉忽地紅了一下，她恨自己紅臉。她說：「我沒和誰談。」她省略了「戀愛」兩個字。在這個家裡孩子和父母從來沒有面對面使用過這一類詞語，溫泉沒法衝破習慣。

溫暖說：「溫泉，別抵賴。妳今天勇氣好像很足嘛。」

溫泉轉向哥哥：「怎麼哪？你不是八十年代的年輕人嗎？難道你也認爲青年人在一起看電影就是談戀愛？」

溫暖一時間無言以對。

爾紅早從廚房出來，靠在客廳一角看著這場鬥爭。她下意識地微笑著，爲小姑子暗暗叫好。她發現自己從前太忽略小姑子了，按說她們可以結爲好朋友，控控溫暖那種天之驕子的

溫功達和誰談戀愛
溫功達和誰談戀愛
溫功達和誰談戀愛

傲氣。

「我不許妳再和他來往！不許！」張懷雅說：「我生了妳養了妳我對得起妳，我不許妳做出傷風敗俗，有辱門庭的事。告訴妳溫泉，妳不說可以，妳從此再不許出這個家門！」

「冷靜點。」溫功達對妻子說：「妳要冷靜一點，不要讓鄰居聽見。」

溫泉從來沒看見母親氣成這個模樣，她都說的真話可她母親快氣死了，她想乾脆全說了，免得這樣的情形再來一次。

「媽媽，妳別生氣。」溫泉強忍憎恨給母親倒了一杯水。「我沒做壞事，我說的是真話。我馬上就十九歲，是成年人了，我需要進入社會，有個工作，自食其力，僅此而已。我已託朋友替我找了份工作，是當工人。我已經填了工廠的一份表格，要我不出家門是不可能的事了。」

張懷雅突然抓住了心口，倒在沙發上。

這件事並沒有因張懷雅的心臟病發作而告結束。溫功達單獨找女兒談了話，溫暖也和妹妹談了話。溫泉後來頂不住，還是哭了，她為把母親氣得住院而難過，她始終不肯鬆口放棄去做工。

張懷雅把丈夫和兒子召集到醫院病床邊商議了一個對策。先穩住溫泉，張懷雅暗中辦病退，讓女兒頂職。這些事都難辦，首先醫院不會輕易同意張懷雅退休，其次頂職的政策似乎有變；但他們決定排除萬難去爭取，溫暖準備動用他最好的一批關係人物。他們都是溫泉的親人，決不能讓她年輕時一時糊塗，終生受苦。

張懷雅傷心地說：「溫家多少輩多少代了，都是書香傳家，還沒出過一個工人呢。」

溫功達像對一個成人那樣對女兒說：「溫泉，我只有一个要求。在妳媽住院和回家養病期間，妳暫緩出去辦工作的事，讓妳媽完全病癒後再商量。可以嗎？」

「可以。」溫泉連忙回答。她被父親語氣裡的讓步感動了。她從小就怕父母，他們從不讓她強贏。可這次她贏了，當然可以。

10

張懷雅出院回家時還很虛弱，但她彷彿忘了和女兒的爭吵，整整一個多月都是和顏悅色的。為她做的可口小菜，她總是夾到溫泉碗裡。溫功達居然借走了《大趨勢》。甚至有一天傍晚，全家在陽台上，張懷雅給女兒唱了蘇聯歌曲「紅梅花兒開」，這是溫泉曾幾次要求母親唱，

最後被母親狠狠訓斥了一頓的。因為這歌唱的是一個少女愛慕一個少年。

漸漸地溫泉不僅丟掉了戒備，心裡還多了一份內疚。不管怎麼樣說，母親是被她氣病的。所以，她像隻聽話的小貓咪，終日圍繞在母親腳邊，盡量周到地照顧她。後來，張懷雅能出去走走了，溫泉也並沒有立即去找李志祥。她等待著父母主動和她談，她不願意再惹他們生氣。

醫院勞資科長的突然出現像一個晴天霹靂打在溫泉頭上，勞資科長送來幾種表格讓溫泉填上，說：「祝賀妳呀，馬上就是護士了。」

當著過去一直稱呼某叔叔的勞資科長的面，溫泉不敢哭叫怒吼，她只是抱著胳膊直徑後退，驚慌失措像隻被追獵的小動物。

父親回家了，哥哥也回家了。他們到得十分準時。母親在他們的簇擁下，聲音又是那麼富有權威性，「溫泉，儘快把表填了。妳是一個懂事的孩子，爲了給妳謀個好職業，我提前退休了，妳爸爸和哥哥跑了許多路，找了许多朋友，花了不少錢。現在待業青年太多，謀個好職業很不容易，妳要珍惜，好好工作。過去是我們做得不夠，使妳自己出去找工作，現在我們盡了自己的努力，對得起妳了。」

「不！」溫泉說：「我不願做護士！不願意！」

溫泉無法訴說出滿心滿腹的悲憤，她做夢也沒有想到家裡人會哄騙她，到處是陰謀詭計使她畏懼這個世界。她嗚嗚地哭個不停，拒絕吃飯，反覆只說不願做護士，因爲沒有語言可以表達她深深的傷心。

溫功達夫婦被女兒哭得有點束手無策，他們不理解僅僅因爲不太喜歡一個職業怎麼就可以絕望成這個樣子。張懷雅在溫泉哭了兩天之後懷疑女兒是不是有點精神方面的毛病？溫暖則認爲這事和小流氓有關。解鈴還須繫鈴人。

溫暖根據母親提供的王艷文的線索找到了李志祥。溫暖走進李家狹窄的房間不禁爲妹妹感到深深的難過。

李志祥顯然出乎意料，但他沒有表現出過分的驚訝，他指了指一只老式太師椅，說：「坐。」

溫暖沒坐，他說：「我父母想知道你和我妹妹到底是什麼關係？」

「朋友。」李志祥說。

「你用替她找工作引誘她！」

「我再說一次：朋友，不是情人。我是替朋友幫忙。這下明白了？可以請你離開我家了

嗎？」

溫暖沉著地望著李志祥，心想像這種自以為是的狡猾的小流氓爲什麼不進監獄呢？

「請問你給溫泉找的什麼工種？」

「要幹什麼就痛快幹，我可沒功夫和你磨。」

溫暖簡直恨得牙根癢，他很想揍人，當然他不會動手。他知道自己來的目的。

不用溫暖說服，李志祥欣然同意勸勸溫泉。很簡單，他認爲護士工作比工人更適合溫泉，並且社會地位高多了，何樂而不爲。

最後，溫暖讓李志祥去自己家。李志祥說：「不去，讓溫泉來我家。」

他怕對比，怕羞辱，有自知之明，溫暖冷笑了。溫暖臨走不得不承認李志祥是個聰明的小流氓。

爾紅陪溫泉來到李志祥家，李志祥極有禮貌地接待了她們。溫泉要求單獨和李志祥談話，爾紅同意了。她坐在客廳吃了一包瓜子，溫泉從房間出來就同意做護士了。這一天李志祥的母親在家裡，她忙忙碌碌不停在房間進進出出。「當護士多好！」她對溫泉說：「看病不用求人開後門，妳這傻妮子。」

溫泉笑了。她做學生時哪會考慮這麼多實際問題。可生活中全是很實際的問題，李志祥就是這麼告訴她的：妳得用很實際的態度去對付它們。

醫院有許多待業的中學畢業生，唯獨溫泉得到了進醫院工作的機會，這使許多職工忿忿不平。溫泉從踏進醫院的第一天就感到周圍氣氛的陰冷。

按說溫泉沒經過專業訓練，只能當清潔工之類的，但由於張懷雅全家努力，溫泉破例當了護士，讓她邊幹邊學，邊等待學習機會。

溫泉的老師是她從小就叫劉阿姨的一個中年婦女。她女兒和溫泉同班，成績極差，也在家待業。第一天上班是張懷雅送女兒來的，在病房一拜託了她從前的同事。劉護士是最熱情的，攬過溫泉的肩，說：「張大夫您放心，我一定嚴管嚴教。這不就和我自己的女兒一樣嗎？」

母親一離開，劉護士就沒有了笑臉。她自顧自忙碌，讓溫泉穿著一身漿硬的新工作服裝在走廊裡發呆。溫泉好不容易才等到她從身邊走過，「劉阿姨。」溫泉說：「我現在該幹什麼呢？」

「哦。」劉護士好像才發現這裡站著一個人，她冷冰冰地說：「別叫什麼阿姨，叫老劉。」

我們是同事了不是？」她嘲諷地笑笑，「至於妳該幹什麼？妳會什麼呢？會打針嗎？」

溫泉搖頭。

「會量血壓？」

溫泉低下頭去。

「什麼都不會對吧？可號稱護士！這世道什麼荒唐事都有！」

溫泉的頭垂得更低了。

「那妳先幫清潔工拖拖地，洗痰盂。清潔工倒是忙不過來。」

上班的第一個上午，溫泉洗了五十只痰盂拖了三間大病房。所有的醫護人員在上午都忙著查病房和治療，沒人理睬她。溫泉隨著人流去食堂買了午飯，一口都吃不進去，偷偷倒掉

了。

下午又是晾了她大半個小時，病人都好奇的看這個立在走廊裡的小護士。

劉護士又像新發現溫泉一樣，說：「唷，妳在這兒傻站？我到處找妳。」

許多護士嗤嗤笑。

劉護士給溫泉一盒體溫表，說：「先學量體溫吧。」

幸虧溫泉有個做醫生的母親，她還會看體溫表。但劉護士嫌她動作太慢，看得也不準確。

溫泉一慌亂，摔了一個體溫表。

劉護士到處說：「摔了。一動手就摔了。」

護士長拿過一個本子，對溫泉說：「自己記載，到時候自己唸給大家聽，大家認為必須賠償就從工資裡扣。這是規矩。」

溫泉這一天還沒看見過護士長的臉，她一直戴著大口罩，眼睛像兩口枯井。溫泉就是怕這些，她母親也曾是這個模樣，她從小就怕。

晚飯溫泉吃了很少一點，關進自己的房間再也沒出來。

11

所有的人都發現溫泉瘦了。

張懷雅詢問過女兒，溫泉說：「挺好。」於是溫功達對妻子這麼分析：「悠閒的日子沒有了，要操心要工作當然就瘦了，一般年輕人都有這麼個過程。」

溫泉對父親的話毫無反應。隨便他們怎麼想，她是再也不會對他們說實話了。母親到病

房找劉護士或王護士質問只能加重她的災難。

上班兩個星期後，溫泉才去見李志祥。

李志祥幾乎不敢認她。「溫泉嗎？」他說，隨即把她拉進家裡。

「妳怎麼瘦成這個樣子？」

「不想吃東西，一點食欲沒有。」

「爲什麼？」

「我說過我不喜歡在醫院工作，可你們都讓我去。」溫泉突然激動得控制不住自己：「我工作得好嗎？告訴你們，我很好！沒想到你也這麼俗氣這麼市儈，勸我去做護士。我能怎麼樣？只能聽你們的，只能依著你們。我這才知道，自己的苦得自己受。所以，我特地來告訴你：我挺好！」

李志祥無話可說。

默默地坐了一會兒，溫泉覺得十分無趣，她對一切都不再感興趣，李志祥看上去也並不那麼出眾。誰都以爲她掉進了蜜罐裡。

偏偏李志祥還說：「妳別太偏激，一般說來，醫院工作當然比工廠工作要好，尤其對女

孩子來說。」

「對。」溫泉乾笑著說：「醫院工作使我苗條。」溫泉把在醫院受的怨毒恨不得全發洩出來，她衝著李志祥說：「我今天是特意來感謝你的，感激你勸我跳進火坑。你必須時時處處向人顯示你的能幹，聰明。你在哪兒都得贏，你贏了溫暖，贏了我的父母親，其實，你們應該在一塊兒乾杯。你們是一路貨色，都是陰謀家。我明確告訴你：我討厭你，你們！」

「溫泉妳別這樣。」

「溫泉就是這樣。」

「溫泉妳等等，妳聽我說。」

「不聽。」溫泉已經衝到了樓下，她仰起臉對李志祥叫喊道：「我噁心！」

在醫院工作兩個月後，溫泉已變得很怪。在醫院怯生生對誰都怕，在家裡誰都不怕、不理睬。她不僅沒學會任何技術，反而一天到晚捅漏子。打碎體溫表是最輕的，有兩次發錯了藥，有一次把送太平間的屍體推到了電梯裡就不管了，弄得醫護人員們怨聲載道。

鑒於這些情況，醫院趕緊在全國到處聯繫，了解到湖南長沙要開辦一個在職護士培訓班，學費也不貴，就將溫泉送到了湖南。

「喂，林彬說妳叫溫泉，是嗎？」

馬佳問溫泉。馬佳是個高大的漂亮姑娘，來自北京，因為說一口清脆而道地的普通話十分得意。在分配宿舍的上下鋪時，林彬把溫泉安排到了馬佳的下鋪。林彬是長沙本地人，是這個六十人培訓班唯一的共產黨員，所以理所當然被學校指定為班長。林彬到火車站接站時，溫泉還以為她是老師。林彬也高大也漂亮，就是略單薄一些，膚色黑一點。馬佳一到學校就有點不服氣林彬。

八個姑娘正在各自床鋪上整理，一聽馬佳傲慢地詢問溫泉，就都住了手，看著她們。

「是的。」溫泉說：「我叫溫泉。」

馬佳咯咯笑起來，她豎起一個指頭點著溫泉：「親愛的小姑娘，妳這名字叫得不好，極其不雅。溫泉，一個人人都可以跳進去洗澡的地方。」

林彬說：「喂，妳的名字也不好，馬甲，是件人人都能穿的背心。」

「哦，」馬佳說：「班長，妳的名字尤其糟糕，林彬，淋病。」

姑娘們嘎嘎大笑。八個都笑了。馬佳說：「我建議我們三人都改一個名字，名字我都想好了——」

這時候大家已經覺得馬佳並不是個尖刻刁鑽的人，不過愛出風頭愛鬧罷了。大家嚷嚷要馬佳說出新名字。

「南丁格爾。怎麼樣？南丁格爾之一，之二，之三。」

有的姑娘不知道南丁格爾是何許人，馬佳說：「護士教育的創始人。天吶，護士不知道自己的創始人，可真該來培訓培訓。」

溫泉一點都不生氣，她從來都是個開得起玩笑的人。這氣氛真是好極了，都是狗屁不懂的護士，她開始浮出水面，呼吸到氧氣了。她感謝這裡的一切。

溫泉說：「馬佳，我和妳換個鋪位好嗎？」她要用實際行動感謝，心裡才舒服。

「太好了！溫泉，謝謝妳，祝願妳在今後兩年的學習中萬事如意。」馬佳說。

馬佳的預祝對了。溫泉在長沙的兩年學習中果然萬事如意，甚至可以說遠遠不止如意，她還學到了許多意料之外的東西。

從學習一開始，溫泉的各項成績就是第一流。許多姑娘是衝著熱愛護士工作來學習的，

而溫泉是滿腔仇恨來的，她把每一門功課都當堡壘攻克。這種毅力有時候是驚人的頑強。

在班上，溫泉不是最漂亮的姑娘卻是最嫻靜最有禮貌的姑娘。她誠實，大方，樸素，容人，不論是老師還是同學都喜歡她。她話語不多，分析能力很強，不愛挑撥是非。所以既是林彬推心置腹的好朋友，也是馬佳推心置腹的好朋友。她在這一對最漂亮的女人之間冷靜地觀看了一場廝殺。

人太善於偽裝了。同學們都以為馬佳是一個大大咧咧的人，可她不是。她非常有心計，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奪到她想要的東西。

起初，林彬和馬佳關係還不錯。馬佳的性格有感召力，林彬要利用她做學生工作。馬佳告訴溫泉：「讓她利用吧，我心甘情願為她工作，雖然她是個庸人。她一定暗自高興，可有她哭的時候，她不知道她將失去什麼。」

好長一段時間，溫泉的確不知道林彬將失去什麼。馬佳和林彬在幾個月內親同姊妹，飯菜票都混在一塊用了。她倆年齡比大家大，經常撇開同學在一塊講悄悄話。

林彬在和溫泉談到馬佳時這麼說：「她這個人很自私但號召力強，不團結她班級就活躍不起來。我想留在護校當老師，關鍵就看看我把這個班帶得怎麼樣。」

林彬有個軍官未婚夫，挺帥氣的年輕人，每週六下午來學校接林彬回家，穿一身迷彩夾克，騎著軍用摩托。軍官性格熱烈開放，和女學生們混熟後就向她們飛吻。女生中也還有人有男朋友，也到學校來，比起軍官可就差多了。林彬非常迷戀她的軍官，他們準備一畢業就結婚，新房都有了。林彬和軍官像一對小鳥，經常往新房裡叨些精美的新婚用品。據說軍官的爹是軍分區副司令員。女生們在一起談起林彬的婚事都羨慕得不得了，只有馬佳不屑一顧。

「羨慕我吧，姑娘們。我的男朋友也是軍官，他老爹也是軍分區副司令員。叭，叭。」大家都以為這是玩笑話，沒想到在唸完第一年的寒假裡，林彬的軍官護送馬佳去了北京。溫泉假期都沒回家，她和五個同學組成旅遊團到處旅遊。溫泉一行人這一天正要坐火車去山東泰山，她們目瞪口呆地看著馬佳挽著軍官姍姍走進候車室，軍官旁若無人地親吻馬佳的頭髮。他們拎著旅行包，像一對新婚小夫妻登上了列車。

寒假結束重新開學，林彬的風姿依然如舊，她忙碌地為開學組織這項或那項活動。溫泉不相信林彬對自己後院起火一無所知，她敬佩林彬的沉著鎮定。有的女同學看林彬吃飯那麼香，就打賭她肯定還蒙在鼓裡，有好事者就跑去告訴了林彬一切。「是嗎？」林彬笑謎謎的說：「既然是這樣，我一定成人之美。再找嘛，天涯何處無芳草。」

林彬因此而在全班威信大長，可她有一次約溫泉在深夜的校園裡散步，哭倒在草坪上，「等著瞧！」她說：「馬佳一定會後悔莫及的！傷害了我的人決無好下場。」

窗戶紙是由林彬親自捅破的，她找馬佳談了話又找軍官談了，十分淒婉地表示願意成全他們。馬佳這下可真是感動了，發誓要做林彬的好姊妹，在班級裡全心全意擁戴她。軍官更感動，甚至還有些動了舊情，覺得放棄這麼賢慧的姑娘太可惜。林彬把軍官的這種態度也告訴了馬佳，要馬佳抓牢他。

從此，軍官每週六來接的是馬佳而不是林彬了。

不久，馬佳懷孕了，偷偷設法做了人工流產，向學校交了一份重感冒診斷書躲在新房裡休養。

當馬佳病癒回校時，學校當眾宣布了對她的處分：開除學籍。處分通知是由班長林彬唸的。唸完她十分憐憫地望了馬佳一眼。

馬佳是最看重這次學習的。她家在北京是毫無權勢一介平民。北京待業青年的競爭比較其他城市尤為激烈，馬佳所在的醫院簡直像個賽技場——這是馬佳平日告訴同學的，她若沒弄到這次學習機會，她就會去當清潔工。

當場馬佳就號啕大哭起來。她邊哭邊質問校方：「爲什麼？我犯了什麼錯？」

校方只好再次讓林彬上台唸一份材料：關於學員馬佳生活作風錯誤的調查。材料中詳細而準確地指出了馬佳和軍官婚外同居並懷孕並做了人工流產的事實，還沒唸完馬佳就衝出了會場。

馬佳立刻找來軍官，在宿舍當著所有女同學的面給了他幾個耳光。她撕扯著軍官哭鬧不休，惡毒地咒罵他，因爲只有軍官出賣她，校方才可能了解一切祕密。所有一切馬佳做得非常隱祕，有許多話甚至是他倆關在新房裡說的。

漂亮的馬佳就這麼灰溜溜離開了學校，離畢業只差三個月，學了一身護士的本領只好去當清潔工。她和軍官的關係也徹底垮掉了。

軍官一場惡夢醒來，又來求林彬的諒解。有好幾個學生在校園的樹林裡看見軍官跪在林彬面前。

不久，從校辦公室傳出小道消息，說處理馬佳的調查材料是林彬弄來的，林彬在新房裡放了錄音機，錄了十幾盒磁帶。

溫泉實在不敢相信，她偷偷問了林彬。林彬已不屑於掩飾，說：「是的，我配了一把鑰

匙保存著，我知道他們會先去父母家吃飯然後回新房睡覺。我不是說過傷害我的人決沒好下場嗎？」

溫泉兩年沒有回武漢。當她再次踏上回家的路時，已和兩年前判若兩人。她長高了長胖了，腰背挺得很直，胸脯已發育成熟，臉上掛著胸有成竹的微笑。

13

溫泉回到家裡，看見母親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最想見的人是李志祥。

張懷雅一眼就看出了女兒的變化，她高興極了。她相信女兒再也不會憎惡護士工作，再也不會把父母的好心當成惡意。她成功了！張懷雅有許多話要對女兒說。

「溫泉快給我看看妳的畢業證！」這是她迎接女兒的第一句話。畢業證和成績單是最重要的。

溫泉拿出畢業證送到母親手上，畢業證上附有成績單，她的成績全在一百分到九十分之間。

張懷雅在女兒的成績中陶醉了很久才想起其他的情節。她說：「怎麼不事先拍個電報回

來，讓妳爸爸去接妳？」

要是先說這句話再要畢業證就好了。溫泉想這就是她的家，一點沒改變，一點沒溫情，如果她成績很差怎麼辦？班級裡有成績很差的女生，她母親照樣不遠千里給她捎去雞蛋。

溫泉環視著家裡，環視著她的小房間，一切依舊，只不過她的小書架上多了幾本護士專業的書，一定是父親買的。她的小房間其實屬於父母，她從不敢擺上花草或者布娃娃。她變了，家裡沒變，她有了一種住不進來的感覺。

張懷雅說：「溫泉妳先洗洗，今天我們隨便吃一點，星期六下午做一頓好吃的爲你接風。星期六正好妳哥哥他們都來。」

又是星期六的下午，又是全家人聚會。

溫泉說：「媽媽我下午不在家吃了，我想洗了澡去醫院看看，可能要和朋友們一塊兒吃了。」

張懷雅認爲首先想去自己工作的地方是有事業心的表現。「好吧。」她說：「不要回來太晚。」

「好的。」溫泉說。這個時候她已經絲毫不覺撒謊有什麼不好。

溫泉根本不想去醫院，醫院裡沒有她的朋友只有欺侮過她的敵人。她會去的，會按規定的時間去上班，會做出個樣子讓她們瞧瞧。現在溫泉想見的是李志祥，他一定會驚喜過望，會馬上就為她接風洗塵。

洗完澡，溫泉換了身自己裁剪得很怪的衣服：一件長及臀部以下的黑色無領夾外套，裡面穿了件很厚的高領白色毛衣；紮了根天藍色絲帶，足蹬高統皮靴。她還塗了口紅和眼影，上了睫毛油。這一切都是從護士班學來的：有錢就買與眾不同的高級服裝，沒錢就自己設計與眾不同的怪式樣服裝。女孩不要用脂粉，但要讓眼睛黑亮讓嘴唇飽滿鮮潤。溫泉各種成績都很出色。

張懷雅被女兒嚇了一跳。她睜大眼睛注視著穿過房間的女兒，不得不承認她比過去漂亮了許多。

「只是怪了一點兒。溫泉，妳還化了妝不是？年輕姑娘不用化妝。」

溫泉說：「媽媽，我只修飾了一下眼睛和嘴巴。我們上化妝課時，老師認為我應該注意這兩部分。」

「現在護校有化妝課？」

「叫護士儀表課。選修課。」

溫泉在母親的驚訝中拎著小包離開了家。當然，校方沒有開辦什麼護士儀表課，是她們宿舍開辦的，由馬佳主持並任教。女兒沒有必要對母親說那麼清楚。

在兩年的學習中，溫泉和李志祥通過十幾封信，都是不超過一張信紙的日常問候。他們兩人都是語文成績不太好的學生，不覺得文字能表達生活和思想。溫泉經歷了那麼多有趣的事，她只這樣告訴李志祥：我們班有很多有趣的事，以後講給你聽。李志祥也沒寫過任何具體事：我們也有很多有趣事，等妳回來再敘。

文字能說明什麼，還是讓人突然出現有趣。

溫泉一進工廠就知道李志祥當了車間主任。她在衆多女工的注目下逕直將自行車騎到了車間裡面。李志祥在一台大機器面前貓腰工作，溫泉在他不遠的身後使勁搖自行車鈴鐺。

李志祥回過身來，說：「天！是妳！」

溫泉吃驚地發現李志祥壯大了，簡直成了一個大人，眉頭間還閃閃動著「川」字的形狀。溫泉就更令李志祥吃驚。面對她，他的一雙油污大手不知放哪兒好。

李志祥讓溫泉等一等。他拿了一件新工裝墊在椅子上讓她坐，給她找來幾本相對乾淨一

些的雜誌，讓她暫時看看，他便去請假洗澡換衣服。

從洗澡間出來的李志祥是一個十分英俊瀟灑的年輕人，他穿著羊皮夾克很神氣地穿行在自己工廠裡。女工們一點不掩飾她們愛慕的目光，男工人們則和他開玩笑。溫泉就喜歡工廠的這種隨便氣氛。

李志祥把溫泉帶到了一家新開張的舞廳。這類舞廳在中原地帶正萌芽，它們用茶色玻璃做門，裡頭豪華乾淨，服務員都穿制服，說「小姐，請進。」和「先生請進。」溫泉進這種地方還有些怯意，她知道這種地方價格昂貴。

「只能在這種地方爲妳接風。」李志祥說：「大眾餐館對今天的妳不配。」

溫泉就知道李志祥會爲她接風，但她還不知道李志祥會如何評價她。現在她知道了。

他們吃了飯，喝了雞尾酒。雞尾酒是溫泉點的，她點的「紅粉佳人」。「紅粉佳人」一杯十元錢。後來他們跳了舞，彼此談了分別兩年的經歷。溫泉已不能稱作「中學生」，她具有了女人的嬌媚和灑脫大方；而李志祥變穩沉了。回憶起新佐羅行動，李志祥大笑自己的幼稚，他說他再也不會那樣孩子氣了。

六個小時的相聚中，李志祥至少有二十次讚嘆溫泉的漂亮。他注視她的時候目光裡充滿了一種很深的遺憾，溫泉屢次問他怎麼啦他搖頭不語。在分手的時候，李志祥告訴溫泉說：「我結婚了。」

溫泉愣在那兒，不知該說什麼。眼前走馬燈轉的盡是毫不相干的馬佳和林彬的面容。

李志祥和王艷文在十天前提了婚。王艷文是俗氣了一點但李志祥已經懂事了，他知道一個工人只能娶到像王艷文這樣的老婆。王艷文的容貌身材都屬上乘，李志祥爲她還很花了一番氣力呢。

這天晚上，溫泉輾轉難眠。她頭一次認真考慮自己該找個什麼樣的男朋友。

其實她的男朋友就是李志祥。回憶從前的一切，難道還有其他男孩子親近過她嗎？溫泉再也找不出比李志祥更好的男孩。一想到生活中從此再沒有李志祥，溫泉就覺得身後沒有了依靠。

王艷文奪走了她的依靠，她不能允許。溫泉想：決不允許！

14

星期六的家宴按期舉行。溫功達夫婦擬了一張菜單，根據菜單又列出了購買原料的清單，

讓溫泉星期六一大早去採買。過了三天就沒有新鮮感了。頭三天溫泉感到父母對她格外寬容遷就，時常新奇地注視她，現在她又是他們的小孩溫泉，他們又開始說她這不對那不對。他們讓小孩子自己爲自己接風洗塵。

下午五點三十分，溫暖準時按響門鈴。溫泉開門迎進了哥哥一家三口。「吃飯真準時。」溫泉說。

溫暖和爾紅都像沒聽見溫泉的話，笑著說溫泉回來了，學成歸來太好了。溫鑫兩年不見姑姑，不肯認了，扭了扭身子就跑到餐桌旁邊趴著看菜。張懷雅呵斥了溫鑫，說：「溫家怎麼能有如此無禮的孩子，溫暖爾紅你們是怎麼管教的？」

爾紅扯過兒子，「劈拍」揍了一下屁股。溫鑫不哭，卻很兇地踢爾紅。溫泉鼓掌了。她想溫家變化大的不光是她嘛。

張懷雅問丈夫：「老溫，我想起來了，對門老林出差還沒有回來吧？」

溫功達說：「沒有。」

「那我建議請老姚和林壯到我們家過週末算了？」張懷雅特意對溫泉說：「妳兩年不在家，家裡很多事多虧妳姚阿姨幫助，林壯還常替我們換煤氣呢。」

不輕易請客人的溫家居然忽發奇想要請人共度週末，溫泉警惕起來。爲什麼母親不徵求其他人意見偏徵求她的意見？爾紅沒等母親說完就跑去請人家，溫暖取酒杯已經多取了兩套。似乎他們都知道什麼而唯獨瞞著她。

老姚和兒子林壯很快就來了。

張懷雅說：「快叫姚阿姨好。」

「姚阿姨好。」溫泉說。她已經二十一歲了，什麼時候提醒一下母親才好。

老姚握了握溫泉的手，說：「真是女大十八變，越變越好看。」

林壯已留校當了外語系老師，據說還翻譯出版了一部小說。林壯的外表已經是老師的模樣並有未來教授的趨勢，頭髮留長向後梳了。

「嗨，妳好！」林壯主動伸出手和溫泉打招呼。

「你好林壯。」溫泉大方地與林壯握手。她發現屋裡所有人都興奮地望著他倆，溫泉有點明白事情原委了。

溫暖安排座位時好像很隨意。結果溫泉和林壯挨在一塊，老姚在溫功達和張懷雅之間。因爲溫家很少請人吃飯，所以有些不知道飯該怎麼樣吃法，只會笨拙地表揚林壯或者表

揚溫泉。好在爾紅比較內行，她一會兒談天說地，一會兒來段笑話，調節了整個氣氛。老姚吃得很拘謹，看溫泉的目光卻比較放肆，好像溫泉是道極好的菜。在老姚的示意下，林壯幾次殷勤爲溫泉夾菜。溫泉很想笑，真是主客顛倒了。

吃罷飯，大家散坐在客廳裡吃水果。張懷雅又拿出溫泉的畢業證，大家傳看。

溫泉說：「我想起了一件事兒。林壯，你被盜的收錄機找到了嗎？」

林壯毫無防備地說：「沒有。」

溫泉說：「我讀書這兩年可見識了不少東西，我們女生都相信報應說。」

林壯有點意識到什麼了：「哦。」他笑著企圖含混過去。可爾紅犯了錯誤，幫了溫泉的

忙。

「什麼說？」爾紅大聲追問。

「報應說。因果報應。就是說你丟失了什麼東西，一定是你欠人家什麼東西。」

林壯說：「我們家從來不欠人家什麼東西。」

「你好好想想。」溫泉說：「這學說靈極了。我們都替他想想吧？」

張懷雅說：「溫泉別太孩子氣了。二十一歲的大姑娘了。」

可溫泉歪著腦袋想得很認真。「喲，是了。」她彷彿恍然大悟：「我曾聽王艷文說你在讀外語補習班時，騙了她哥哥一只收錄機的。她哥哥是個癱子。」

「行了！」林壯已經明白了溫泉的用意，他站起來說：「感謝妳的提醒！」他的臉又蒼白了。

老姚爲兒子不禮貌的匆匆退走向溫家再三抱歉，但她對溫泉已視而不見，眼睛只對著溫功達夫婦，說些禮節性極強的話告辭而去。

溫泉接著講完了林壯霸佔王艷文癱子哥哥那只收錄機的事。最後說：「我非常感謝他爲我們家換煤氣，但他的品質的確不敢恭維，在高中時，他的自私自利全校聞名。」

溫功達和張懷雅不約而同垂頭喪氣，說真沒想到林壯是個這樣的孩子，太表裡不一了。爾紅在這方面是經驗豐富的老師傅，她看清了一切。

後來在廚房洗碗時，爾紅對溫泉說：「妳真是大大長進了，輕而易舉說服了妳父母。」

溫泉說：「嫂子妳知道了就好，可別再做幫兇。」

擊退林壯容易，溫泉想，接收李志祥就難了。要是父母知道溫泉準備搶奪李志祥，他們一定會要林壯這個女婿的。

溫泉上班後沒有人再可以晾她，儘管劉護士等人還是看見她就氣不順。溫泉在一個盡是過去的阿姨叔叔的環境裡總是大受壓抑，她就乾脆不說話多幹活。溫泉什麼活都不畏懼了，她年輕，靈活，眼尖手快，懷著仇恨幹任何事都十分出色。護士長就是喜歡寡言少語沉著冷靜吃苦耐勞技術全面的護士，溫泉佔全了這幾條優點，護士長開始摘下大口罩對她微笑了。

溫泉上班不到一個月，護士長就告訴院長：「我有接班人了。張懷雅的女兒還真不錯！就是膽怯怕人這一點沒辦法。」

15

機會終於來了。

上午，溫泉接了哥哥一個電話。溫暖說他弄到幾張明星歌舞音樂會的前三排票子，請家裡人晚上七點之前到劇場門口來。明星歌舞團是由全國正走紅的歌星組成的，他們一個城市一個城市走穴，掀起一個又一個城市的流行歌曲高潮。溫泉是非常想看的，但她立刻意識到一個難逢的機會來了。她對哥哥說：「我就不去了，爸爸媽媽一定去。」

「爲什麼妳不來？」溫暖說。

溫泉回答說：「我很想來，可今天晚上有個重要約會來不及取消。」

「好吧，那妳一定會後悔的。」

「很可能，但我沒辦法。」溫泉說的是真話。將要發生的事全是溫泉一個人躲在她的小房間裡想出來的，沒有第二個人知道這件事。溫泉既沒有好到無話不談的朋友，也沒有勇氣用語言複述自己的陰謀。每當她靜靜設計的時候，她全身發熱，臉燒得通紅，但同時她又覺得自己很了不起，自己一定能成功。她表面是一個文靜的姑娘，內心卻充滿玩火的渴望。她沒辦法阻止自己。

溫泉的計劃醞釀成熟後，就一直等待和企圖製造機會。她要一個父母都不在家的時間，哥哥爲她提供了機會，非常及時。李志祥結婚剛好三個月，時間一長，王艷文懷了孕，事情就複雜多了。

中午，溫泉特意回家通知並勸說父母接受哥哥的邀請，溫功達夫婦同意了。他們對流行音樂和歌星沒有多大興趣，但對兒子的要求不好意思拒絕。前三排的座位一般是市領導的位置，他們認爲兒子的心意含有音樂會之外的希望，他們與兒子一直是默契的。

溫泉不介入父母的談話，她裝作沒聽見似的，可她不僅聽見了而且深入到了心裡。虛偽！

市儈！偏愛！她無聲地抨擊著她的父母，同時更加堅定了實行自己計劃的決心。她要衝出這個家，建立自己的家。她要擁有自己的！

下午，溫泉給李志祥打了個電話。她是溜到醫院門口的公用電話亭裡打的電話。

「喂，李志祥，今天是我的生日。」溫泉在只有她一個人的玻璃小屋裡從容不迫地撒謊。

「今天是我的生日，可沒有人記得。我爸陪我媽去外地療養去了，我哥除了週末是絕對不會有時間來家裡。我今天一個人過生日。」

李志祥說：「今天是你生日嗎？」

溫泉的心砰砰亂跳，趕快回憶自己以前是否對他談到過生日的事。李志祥又說話了：「好吧，請妳到我這兒來，我帶妳出去慶祝生日。」

「不。」謝天謝地。「不了，我不願意你亂花錢。晚上能來看我一下就行了。」

李志祥又遲疑了一番：「去你家嗎？」溫泉說：「爲什麼不呢？看看我生活了二十幾年的地方。」

「好的。」李志祥說：「妳晚飯少吃點兒，我給妳帶只生日蛋糕去。二十一歲了對嗎？」

「二十二。」溫泉輕鬆地笑了，「我等著你，再會。」

溫泉打完電話回病房工作。她有條不紊地做治療，爲病人打針態度和藹，一點都不疼。

文學作品告訴人們，當人要幹陰謀詭計時總是心神不寧，慌裡慌張的，溫泉以此標準判定自己做的是正確的事情，她的心情格外平靜快活。

晚上七點，當溫功達夫婦在兒子媳婦的陪伴下進入燈火輝煌的劇場時，溫泉爲李志祥打開了自家的門。

「祝妳生日快樂。」李志祥說。

溫泉咯咯兒笑了。她差點忘了今天她的生日。

李志祥參觀了溫泉的房間，又參觀了他們初次見面的陽台。溫泉問李志祥要不要看書房和她父母的房間？李志祥說：「不要看。」他很少到有三室一廳以上房間的人家做客。他學課文時以爲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是按勞付酬，進入社會才發現政策遠遠不是他理解的那麼簡單。他父母勤勤懇懇勞動了一輩子，現在兒子結婚需要房間，母親就搬進客廳住了。他們家開門就是床，而不是沙發、茶几和花瓶。

李志祥說：「我將來會請妳參觀我的客廳、臥室和書房，還有工具房，因爲我喜歡各種工具。還有花園、草坪、游泳池，請一定賞光。」

「我會不請自到。」溫泉說。他們相對大笑。他們坐下來吃蛋糕，點生日蠟燭，吹生日蠟燭。

「那天夜裡兩點多，妳到陽台上來幹什麼呢？」李志祥終於提出了這個問題，從前他一直認為時機不成熟，他們的關係不到那一步。

「我今天要對你講實話。」溫泉說：「李志祥你記住我的話，我要說的要幹的事都是真格的，都是爲你好，當然也爲我好。」

「記住了。」李志祥說。他就是喜歡這個女孩的天真勁兒。他現在不可能擁有這樣的房間，但他吸引了這房間中的女孩，這種想法使他自豪。

溫泉從三年多以前的那個夜間奇遇講開了她和她們家的一切事情，大大小小的，坦率得驚人。她還背誦了自己撕毀的日記。因爲那夜初遇李志祥，她記住了日記以及那個星期末的所有情節。

吃剩的蛋糕和蠟燭醒目地擺在桌子上，溫泉一邊說話一邊考慮怎樣丟掉它們。她將否認慶祝生日的細節，今天不是她的生日，她不是個慣於說謊的姑娘。

溫泉趁李志祥到她房間看影集的時候把桌上抹得乾乾淨淨，然後坐在自己床沿上挨著李

志祥爲他講解每一張照片的背景。溫泉越來越緊地貼著李志祥，李志祥看了溫泉兩眼，但沒說什麼。他們十分親密地看完了影集，溫泉就有些發抖了。李志祥伸出雙臂將她摟在了懷裡。

「我真不知對妳說什麼才好。」李志祥在溫泉耳邊悄聲說：「又怕傷害妳又怕妳受冷落。」

溫泉說：「你爲什麼要和她結婚？爲什麼？」

「那妳爲什麼不早點兒這麼問我？」

「過去我小，我不懂。可你懂呀！」

「我懂有什麼用？妳們家是絕對不會同意的。」

「我會同意，關鍵是我！」溫泉雙手勾著李志祥的脖子一同倒在了床上。桌上有只小鬧鐘指向九點三十分。快回來了。溫泉的一顆心幾乎要跳了出來，她的積極主動終於驅除了李志祥的顧慮。在李志祥的猛烈愛撫下，溫泉淚流滾滾，她真希望弄假成真，真希望他們是合理合法的一對。溫泉微笑著流淚，害羞地躲閃，兩人像做遊戲的小孩在床上爬來滾去。時間怎麼如此漫長！溫泉偷空瞟了一眼鬧鐘，只過了五分鐘。她的衣服已被撕開了，她也奮力去撕他的。溫泉不敢想像如果他們脫光了彼此的衣服後，她還有將計劃進行到底的勇氣和決心。

溫泉在李志祥肩頭咬了一口，「對，看著我！記住我的話！不管我做什麼，都是因為我愛你！都是爲了我們的將來！請一定記住！」她又咬了他一口。

「記住了記住了！」李志祥被刺激得熱血沸騰，根本約束不了自己了。

就在這個時候，虛掩的房門被推開了。溫功達夫婦和溫暖在最初一刻全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李志祥同樣也不敢相信溫家人怎麼突然從外地回來了。溫泉搗住臉，受污辱地大哭起來。「他欺負人。」她哭著說。

李志祥以爲女孩子抹不開臉面，他就默認了。溫家三個人一擁而上，拳腳相加，他挺身讓他們揍了一頓以便他們消氣。當溫暖氣勢洶洶扭住他要送他去派出所時，李志祥煩了，他撥開溫暖的手，輕輕將溫暖推開，說：「別太過分了。」

第二天，李志祥照常上班，一輛警車開到了廠裡。來抓人的警察是認識李志祥的，他們走到李志祥身邊說：「老實點兒簽個字跟我們走，我們可以給你面子不上手銬。」

「什麼意思，伙計？」

「你犯強姦罪了。」

警察出具的逮捕證上就是寫的強姦罪，李志祥說：「你們一定弄錯了。」李志祥臨走向同事告別說：「我去說清楚了就回來上班。這裡面肯定有誤會。」他對廠長笑笑，「別皺眉頭，我沒罪。溫泉不會亂說，你是認識她的。」

李志祥一去就再沒回來。

在看守所他憤怒地要求儘快開庭。法官不相信他所說的一切，他只有期待開庭。他和溫泉一塊兒才能說清問題。

開庭了。法官問溫泉是不是控告李志祥企圖強姦她。

溫泉低著眼睛，但十分清晰地說：「是的。」

一盆冷水澆醒了李志祥，他明白自己掉進了溫泉的陷阱。他暗暗驚嘆溫泉過人的心機和勇敢，她寧願用糟踐自己來毀掉她得不到的人，他一直都太小看她了！

李志祥力圖辯駁，溫泉還是處處佔了上風。

「那天我沒給他打電話，我一直在工作。」溫泉說。證人護士長證實那天下午溫泉一直勤懇並情緒穩定地在工作。

因為是女人

「那天也不是我的生日。」溫泉說。這個只需出示戶口就成了。

溫泉說：「他在樓下問我家有沒有人，我說沒有，他就上來了，我想拒絕他進家門可又覺得太不禮貌。」

法官問：「你反抗了嗎？」

溫泉說：「反抗了。我咬了他兩口，撕破了他的衣服。」

一個流氓強姦犯的嘴臉在問答之間被描繪得十分逼真。李志祥不想再白費氣力。他從前不止一次地聽人說，只要女方一口咬定是強姦，男人就逃不脫。他想捕捉溫泉的目光可溫泉始終只看地上。她穿著一套樸素的衣服，單薄而蒼白，可憐的遭到暴力的少女。

傳訊的次數比溫泉想像的要多得多，詢問和體檢的赤裸裸的程度也令溫泉無地自容。一段時間過去，溫泉感到自己真是被強姦了。這時候法院的結論似乎不同意強姦成立，因為事實表明是強姦未遂。

溫家再三要求法院採取保密措施，法院在通知醫院時也再三要求保密，不知怎麼消息還是很快傳開了。溫泉再次淪為全院冷眼追蹤的對象。劉護士公然在病房高談闊論，說天下沒有強姦的事，只要女人不願意，男人就不得不退，女人爲了保護自己，以死相拼就可以了，

連死都不怕的女人誰能欺負她？甚至有人爲了看看溫泉，特意來要求住院。

溫泉頂不住了。她後悔了卻無處訴說她的後悔。她萬萬沒想到法律是如此無情，而社會是如此不容人。溫泉除了上班之外就躲在她的房間裡，溫功達夫婦再也不讓女兒外出買菜，也不和女兒多說什麼。尤其張懷雅，整天唉聲嘆氣，見了熟人就趕緊低頭過去，她根本不看女兒一眼，連內衣褲也不要女兒洗了。事情剛開始溫泉強迫自己流淚做出痛苦的样子，後來真是痛苦不堪了。如果不是王艷文及時找來，溫泉也許會到法院翻供的。

判決還沒有下來。王艷文找到了溫泉，兩人在公園僻靜處談了話。

王艷文說：「溫泉，妳說他搞了妳？」

溫泉的淚流了出來。從此，誰都可以對她說粗話了。

「我不信。」王艷文說：「我不信。他搞誰都不會強行搞妳。」

溫泉只有繼續流淚。

「妳光哭頂屁用？妳告他時怎麼不想我？我好歹也是妳的朋友，我們結婚才三個月，卻要活守寡幾年！至少三年，強姦罪最輕三年妳知道嗎？」王艷文用手托起溫泉的下巴，迅速打了她兩耳光隨後往後一閃，防備溫泉反擊。

溫泉沒有反擊。「對不起。」溫泉反而一遍遍說：「對不起。」

王艷文嘆了一口氣，坐到溫泉身邊。「妳知道，東平一直在追我。」

溫泉知道東平就是曾一度天天去王艷文家的那個老街坊、個體戶，據說現在已擁有幾十萬元的資產了。溫泉就是知道王艷文非常傾向東平的財產才更有決心做陷阱的。

「東平一直沒結婚，一直在追我。我是看李志祥這人講義氣，再說我們也好了幾年了，我不忍心吹他。可現在叫我怎麼辦？」

溫泉說：「我對不起妳，王艷文。有什麼話妳只管說。」

「我要和他離婚。首先是他背叛了我，其次我還得養我家一家人，沒錢不行。幾個月沒錢還可以，幾年不行，一輩子更不行！」

「真的要離婚嗎？不怕李志祥恨妳嗎？」

王艷文說：「李志祥應該恨妳。我不能把青春葬送在一個勞改犯手裡，我相信他會理解我。但這都是因為妳！打從那一天他讓我到菜場去布妳，我就看透了他的心，他喜歡妳但又深知不配。他一直對妳那麼好，可妳卻讓他坐牢，讓他家破人亡。我恨妳這種人！假模假式的人！」

「我會盡力彌補的。」

「呸！」王艷文說：「除非妳和他結婚。」

溫泉默默看著王艷文，心裡說：妳說對了，我就是要和他結婚。再見，三個月的新娘子。

王艷文才配不上李志祥，馬上李志祥就會明白這一點。

果然溫泉猜對了。

李志祥飛快看了一遍離婚申請，即在後面龍飛鳳舞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夫妻只對望了一眼，一句話都沒說，整個過程不到三分鐘。

「痛快。」李志祥對牢友說：「坐了一場冤枉牢，丟掉了一個不懂恩情的老婆，值得！」牢房有一個人離了十五年婚沒離掉，以重婚罪罪名被抓了進來。這人大為感嘆：「太值得了！」

17

因為情節不那麼惡劣，民憤也不大，強姦也沒有完全得逞，李志祥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李志祥上訴了但被駁回維持原判。

判刑後，李志祥從看守所遷到了勞改監獄。允許探親了。

第一個來探親的是溫泉。

溫泉提了一大筐雞蛋滷牛肉燻香腸和水果。李志祥一揮手，香噴噴的食物滾了一地。

溫泉說：「也許我的方式錯了。可我就是想得到你。我要和你結婚！」

溫泉又去買了一大筐食品，央求看守再讓她見一見李志祥。看守有點感動，說：「他到外面強姦婦女，妳倒挺寬容他，這種老婆也真少。」

李志祥這次接過了筐子，說：「溫泉妳這個人哪！」

「一年很快不是嗎？」溫泉掂起腳在李志祥臉頰上親吻了一下，趁機說：「對不起真對不起你了！」

也是在一個星期六的晚飯時候，溫泉向全家宣布了她將和李志祥結婚的決定。

爾紅說：「妳瘋了？」

這次連爾紅都不理解她了。溫暖說：「爾紅妳摸摸她是不是發燒。」

溫泉說：「哥哥你真傻。」

張懷雅望了女兒好半天，彷彿明白了什麼。「溫泉請妳從我們家滾出去！」她一邊喝湯一

邊說，沒有心臟病發作的跡象。

溫功達拍著妻子的肩說：「妳要冷靜點兒。」

「你就知道我們要冷靜，不知道你女兒已夠冷靜了。」張懷雅對丈夫說：「讓她立刻滾出去！」

「別著急。」溫泉說：「我這就走。」

溫泉到自己房間拎了一只衣箱和一書包小物件。她是前一天晚上清理好的，她早就想搬到醫院單身宿舍去住了。將來從那兒前往新房肯定比從家裡走愉快得多。

「瞧，你們瞧，」張懷雅說：「她東西都收拾好了，她可能要到牢房去陪住。」

溫泉聽了母親的話，不介意地笑了一笑，出門了。本來她以為衝出家門會很難的，她心裡也多少會有些難過的，母親卻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

在樓梯上，溫泉遇上了林壯。林壯有意擋了擋她的去路，說：「冒昧問一句，你現在是否還相信報應說？」

溫泉說：「相信。」

林壯倒一愣。溫泉很好笑，衝林壯甩了甩箱子，「再見。」她還怕誰？過五關斬六將了還

怕什麼？

張懷雅的心臟病還是發了，又住了院。同病房住著一位年齡相近的病友，也對女兒懷了很深的怨氣。張懷雅總算有了一個傾談的知音。

她常說：「我們溫家老爺爺是個舉人，爺爺是留洋的博士，她爸爸也是研究生出身，不知爲她創造了多好的條件，不知教育了她多少，她卻自甘墮落。我一點不明白爲什麼人可以不不要臉面。」

「是呵，」病友說：「現在很多年輕人都不要臉面。想想真是白生白養了他們。」

張懷雅說：「當時掐死她就省心了。」

「就是。人不到時候就下不了那個狠心。」

溫泉來看母親時穿著白大褂，進來就調整推液的速度，「還好吧？」溫泉問。

張懷雅頭一扭：「少到我面前來。」

溫泉結婚的消息再次轟動全院。李志祥陪伴新娘離開單身宿舍時，單身宿舍的幾十個姑娘激動得哭了十幾個。她們逐一跑上來擁抱溫泉，爲她祝福。新郎新娘打扮得非常漂亮，儼然是一對璧人。看熱鬧的人除了醫院職工以外還來了許多外單位的人，李志祥挽著溫泉一路

向圍觀人群微笑致意，一點也看不出有勞改犯的味道。

婚後溫泉來上班，依然受到了劉護士等幾個人的熱嘲冷諷。溫泉尋了個機會大發了一頓威風。

「一般有了一點資歷的護士很難不吊兒郎當一些，劉護士就是這樣一個人，她有幾次發錯了藥，又有幾次偷走了病歷書寫紙給小孩當練習簿，還有一次將快過期的青黴素調換了病房新到的青黴素。溫泉一一報告了護士長，護士長追查了劉護士。劉護士在辦公室對全體護士與師問罪：「誰打的小報告？」

「我。」溫泉站出來說：「我檢舉的。我認爲妳這種行爲有害於國家和人民，是違反醫院工作紀律的！」

溫泉聲音很大而且一字一板，義正辭嚴，引來了許多醫生和病人的觀看。

劉護士氣壞了，嚷道：「妳什麼東西，竟敢說我！摸摸自己後腦勺！」

溫泉說：「我不知道我是什麼東西。我只知道我從不偷竊國家的物資，我忠於職守，認真對待病人。不錯，我嫁給了一個曾經坐過牢的男人，他是因爲我而坐牢，所以我和他結了婚。我又沒有朝三暮四，有什麼可非議的？和許多女人一樣，我和我的丈夫結了婚，沒和

第二個男人有過不正當關係。如果今後還有人說我是什麼東西，我決不會客氣。從前我叫妳阿姨，尊妳為老師，妳不知好歹，總以為我老實不吭聲就欺負我。我的忍耐到頭了，請妳別再自討沒趣。」

溫泉說完，甩袖就走。劉護士氣得腿一發軟，伏在辦公桌上哭了。醫護人員個個驚得嘖嘖連聲，誰還再敢背後議論她。

不久，劉護士退休了。又不久，護士長也要退休了。院方準備提拔溫泉當護士長。

溫泉改變了髮型，剪了一種很短的女式短髮，頭髮在額前翻個波浪向後捲去。她總是穿淨面顏色的衣服，脖子顯得修長。她走路十分有精神，身材也十分豐滿。她旁若無人在醫院大門裡走出走進時，門房的老頭老太太們總要感嘆一番：咳，女兒比母親當年漂亮多了！厲害多了！

李志祥溫泉住在一間窄小的房子裡。每天早上兩人奔出去上班，晚上奔回家，李志祥的母親為他們做晚飯。他們從沒回過溫家，溫泉只和爾紅一個人說話。在溫泉結婚時，爾紅偷偷送了一百元錢。李志祥執意退掉了爾紅的錢，但倆口子都和爾紅說話。

爾紅談不得溫泉，一談就感慨萬千。

爾紅談不得溫泉

不談愛情

除了手中的那把手術刀，莊建非最爲著迷的便是體育運動。儘管他與人玩什麼球都輸，但他精通看。他是欣賞球類運動的行家，內行得可以糾正國際一流裁判的誤判，指出場上教練的失策。

他還在母親肚子裡就經常觀看體育賽事——那當然是他母親應酬他父親的賢慧舉動。而他卻似乎由此獲得了胎教。三十年來，莊建非已確定自己與體育賽事之間有一種特殊的感應。賽場上總是龍騰虎躍、生機勃勃、健康壯美，毫無偽飾造作，充滿激烈競爭，去掉了生活的平庸，集中了搏擊的智慧，是人生的實在的濃縮。不迷體育賽事，算什麼男人！

所以，在今天之前，莊建非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看不成尤伯杯女子羽毛球決賽和湯姆斯杯男子羽毛球決賽。只要有中國隊參加的國際性決賽，莊建非總是非看不可。在他工作的六年時間裡，全外科乃至全醫院都已充分領教了他的迷勁，外科主任會很自然地在有重大賽事的晚上不安排他的夜班。這次依然如此。

家靜事

因體休交↓公領城、海網箱和道線、

可與外人交流

主治醫生曾大夫，號稱外科的第二把刀。年過五十，面皮白淨，衣著考究。近年來心臟不太好，戒了看比賽的癮，只好寄託於聽講解和最後結局。他認為宋世雄的講解嗓音太尖利，感情太衝動，並且經常用詞不當。莊建非則成了曾大夫的理想講解員，而莊建非湊巧又十分樂意事後有機會與人共同回味一番，這一老一少成了配合默契的老搭檔。今天下班時候，曾大夫特意候在樓梯口，對莊建非說：「莊大夫，明天見。」

莊建非會意地答：「明天。」

如果今晚沒有尤伯杯賽，他們決不會打這個招呼。天天見面的同事，最多打個哈哈。

和往常一樣，妻子吉玲已經做好了飯菜。和往常不同的是，莊建非沒有摩拳擦掌地圍繞菜餚轉圈，說：「噉，好菜！」

莊建非不停地看鐘。

飯沒吃完，比賽開始了。莊建非立刻放下碗，坐到了客廳的電視機前。

決賽在中國隊和南朝鮮隊之間進行。衆所周知，近幾年這個小小的南朝鮮在體育界像隻出山餓虎，恨不能吞掉全世界。這可是場血戰呢。

中國隊的第一單打是李玲蔚。李玲蔚看上去有點有氣無力，講解員解釋說這位世界羽壇皇后剛剛發了幾日高燒。莊建非一拍椅背，身上忽地出了汗。第一盤李玲蔚果然輸了。「太糟了！」莊建非衝著電視屏幕大聲叫喊。他猜測隊醫準是個開後門混進去一心想出國撈外幣的家伙，連個發燒都治不好，應該吊點鉀，否則她怎麼會有勁？

慶幸的是李玲蔚到底不失「皇后」的體面，二、三盤都贏了。為中國隊獲得了寶貴的一分。

莊建非用了一把汗，用掌聲熱烈歡迎第二單打韓愛萍。凡是湖北的選手，莊建非就倍感親切，好像有種血緣關係。了不起的韓愛萍兇猛老辣，幾拍子將南朝鮮小姑娘打了下去。兩盤連勝，第三盤就用不著打了。

第三單打是新秀辜家明。一個小丫頭，又是湖北的，不由得令人無比振奮。

辜家明還沒上場，妻子吉玲突然跑上來擋住了電視屏幕。

「我敢打賭，辜家明準贏！」

吉玲沒有移動身子。

「妳怎麼了？」

莊建非這才發現妻子的表情異常嚴肅。此時此刻他希望任何環節都不要發生什麼故障。他用化險為夷的微笑說：

「來來，坐在這兒，陪我看球。我媽媽就老是陪我爸爸看球。」

吉玲說：「我不是你媽。」

「妳怎麼了？」

「本來嘛。我不是你媽。」

莊建非笑不下去了。

「好了。第三單打開始了。」

吉玲冷冷地扭過頭，依然屹立著。

莊建非說：「請讓開。」

吉玲將頭條地轉了一個方向。

「吉玲，我請妳讓開！」

講解員在吉玲身後激動萬分地叫道：「好極了！」吉玲笑了，晃動了一下，「嗒」地一聲，
電視熄滅了。

莊建非跳了起來。

「妳這是幹什麼！」

「關電視。」

「誰讓妳關的？」

「用不著經過誰的批准。」

「真是蠻不講理！」

「誰蠻不講理？我想你只要稍稍回憶一下，就會發現你從進家門起除了看鐘沒看別的。我沒說過話，沒出過廚房。我一直在等你！等你問我。」

「問妳什麼？」

莊建非飛快在頭腦裡搜索了一通，似乎沒什麼需要問的。一切正常。他說：「我不記得有什麼問題。如果有，請妳提醒我。現在妳快打開電視。」

吉玲閉上眼睛，難過地搖了搖頭，再睜開眼睛時已是滿眶淚水。她怨恨交加，喊道：「不！我不打開！」

莊建非一把捏住吉玲的胳膊往旁邊拖，吉玲掙扎著，用腳踢莊建非。

電視機開了。辜家明一個漂亮的扣殺，一拍扣死。講解員又叫：「好極了！」

吉玲撲上去，狠命掀下開關鈕。莊建非上前抱住她的胸。吉玲用修得尖尖的、塗了指甲油的指頭向丈夫抓去。片刻，吉玲勝利了。她披頭散髮，獅子般佔領了電視機。她哭著，說：

「好！動武了！莊建非，你打老子，你這個婊子養的！」

莊建非不禁後退了好幾步，目不轉睛望著妻子就像望著一個奇蹟。這完全不是他戀愛兩年結婚半年的吉玲，吉玲嘴裡從來沒有十句髒話，一直是個學生型的純情少女呢。在這尷尬的瞬間裡他甚至想笑，這戲法變得把他都蒙住了。誰能蒙住他？誰又蒙住過他？

吉玲捶著胸脯，繼續哭聲哭氣地怒吼：「你打吧，有種的朝這兒打，往死裡打，不敢上的是他媽烏龜王八蛋！」

莊建非手中攥著了一只玻璃杯。

這是一套進口高級咖啡具中的一只。玉綠色，式樣裡透出一種異國情調。往事歷歷在目：那是婚前的一天，他倆冒著大雨跑遍了武漢三鎮，爲的是買套合意的茶具，最後是失望加疲憊。他們拖著脚步鑽進一家商店準備歇口氣，沒料到這是一家新開張的貿易商店。就是這套晶瑩的玉綠色的咖啡具在貨架上像星星一般光彩閃爍。他們不約而同「啞」了一聲，不約而

同把手伸向對方說：「買了！」

買了。一只杯子八元九角九分人民幣，他們誰也沒躊躇，沒嫌貴。光是那心有靈犀一點通的瞬間也是千金難買的呀。

這套玻璃杯在家裡一直倍受珍愛。

莊建非舉起玻璃杯，狠狠朝地上砸去。在痛快淋漓的破碎聲中，吉玲的聲音比玻璃還尖利。

「啊！你這狗雜種！」

中國銀行是幢巨石砌成的巍峨洋房。在這個六月的夜晚，莊建非爬上最高的一級台階，一屁股坐在石條上，一口氣嚼完了五支雪糕。他在對自己的婚姻作了一番新的估價之後，終於冷靜地找出了自己爲什麼要結婚的根本原因，這就是：性慾。

莊建非出身在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研究訓詁學的專家，母親是中文系當代文學教授。

他們事業心很強，莊建非很小的時候他們便都在各自的領域裡有所建樹。莊建非在學山書海裡長大。他天賦不錯，很有靈性，熱愛讀書，從小學到大學一直是班級裡的尖子。他的缺陷

在不爲常人所見的陰暗處：老想躲開人的眼睛幹點出格的事。

他在幼兒時期就感覺到了一種特殊的愉快來自生殖器。沒有任何人教唆，他無師自通。小學快畢業時，他從一本《赤腳醫生手冊》上知道這種事有個噁心的名稱：手淫，因此他會有一個階段停止了地下活動。但青春期以排山倒海之勢淹沒了他。深夜，莊建非把自己關在自己的小房間裡，縱情地想像白天他不屑一顧的漂亮女孩，放肆地自我滿足。白天的莊建非是教授的兒子、好學生，到處受人關注和讚揚，博得不少女同學的青睞，他卻一概淡漠，拒絕她們到家裡來玩，以取得父母的信任。

要是他母親知道了這一切，誰會痛不欲生。

莊建非幹得滴水不漏，多少年都滴水不漏。誰要以爲搞手淫的男人千篇一律都是姨娘樣或都眯著一雙色迷迷的眼睛，那就上大當了。正人君子與流氓歹徒的不同之處僅僅在於前者通過了手淫的途徑之後希望結婚，後者卻發展成強姦或亂搞。莊建非是正人君子，他的願望是結婚。

從理論上說，結婚並不只是意味著有了睡覺的對象。莊建非當然明白這一點。結婚是成家，是從各方面找一個終身伴侶，是創造一個穩定的社會細胞。基於這種理智的思考，莊建

非一直克制著對女性的渴念，忍飢挨餓挑選到二十九歲半才和吉玲結婚。

現在看來二十九歲半辦事也不牢靠。問題在於他處在忍飢挨餓狀態，這種狀態總會使人飢不擇食的。

幹嘛要讓他偷偷摸摸忍飢挨餓？他恨恨的可又不知心裡恨誰。

坐在中國銀行最高一級台階上吃雪糕的莊建非出神地望著大街，心情複雜地想起了梅瑩。

梅瑩是本市另一所醫院的外科醫生。她是那種身體豐盈，風韻十足的婦人，身上有一股可望不可即的意味。在一次聽學術講座的常規性小型會議上，莊建非和梅瑩坐到了一塊。整個下午，莊建非都若隱若現地嗅到鄰座那單薄的夏裝裡邊散發出的奶香味。按說她更應該有消毒藥水味的。梅瑩記筆記時戴一副金邊眼鏡，不記就摘下眼鏡放在活動桌上。會議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梅瑩一不小心，碰掉了她的金邊眼鏡。莊建非沒讓眼鏡掉在地上，他海底撈月似的做了個十分敏捷的動作，擋住了眼鏡。

梅瑩這才看了莊建非一眼，說：「謝謝。」不知怎麼又添上一句：「老花鏡。」

一聽是老花鏡莊建非忍不住笑了，說：「是你奶奶的紀念品吧。」

梅瑩也笑了。

過了一會兒。梅瑩小聲說：「我叫梅瑩。」

「我叫莊建非。」

他們一起笑起來，都覺得真正經經通報姓名很好笑。

會議宣布結束，人們頓作鳥獸散，只有他們倆遲遲疑疑的。談話很投機，正是方興未艾的時候，於是，他們一塊兒去餐館吃了晚飯。

儘管這事已經過去了三年多，但那頓晚餐的菜餚莊建非依然能夠準確地回憶起來。

梅瑩走在他前面，逕直上了「芙蓉」川菜館的二樓雅座。她雍容大方，往那兒一坐，對服務員就像女主人對僕人一樣，和藹可親卻又不容置疑地吩咐：「來點普通菜。辣子雞，火爆豬肝，麻辣牛肉絲和一盆素湯。」

莊建非暗中自愧弗如。他一直自恃有良好的家庭教養，這時才發現吃的教養完全是空白。無形中莊建非已經著了迷，被梅瑩的風度迷住了。

吃罷川菜，他們滿心滿腹熱情似火。沿著一處不知名的公園小徑漫步走去，梅瑩給他指出了一條路。

「你不應該搞腹腔外科。腹外在武漢市有個裘法祖，留過德，又有個德國妻子作後盾。不管你的刀子耍得如何漂亮，你的名氣壓不過他。被他壓個十年二十年，你這輩子就輸了。你趕快想辦法轉行搞胸外。胸外當然也有名家高手，但你年輕，眼疾手快精力充沛腕勁過人，你一定能夠超過他們。我感覺你的氣質適合於幹飛速發展的新技術，胸外正是當代的熱門，你會在這個領域遙遙領先的。」

面對強手如林的全國胸外專科，初生牛犢莊建非不免有些將信將疑。

「我能嗎？」

「能！」

梅瑩輕輕捶了捶莊建非堅實的臂膀。「我的眼光不會錯，你是一個難得的……」

事後，莊建非認真地反覆地考慮了梅瑩的建議，決定予以採納。沒料到改專科後不久他就遇上了一例較複雜的心血管手術，更沒料到的是手術竟如神話一般成功。全院為之轟動，多少人對他刮目相看。

莊建非祕密地來到了梅瑩家。梅瑩穿著家常睡裙，高高紮起髮束，春風滿面。桌上為他擺著慶賀的精緻家宴。莊建非關上房門就狂熱地擁抱了她。梅瑩緊貼著他，撫摸著他臉頰上

的青色鬍茬，問他想喝葡萄酒還是白酒？

莊建非說：「喝妳！」

但是，當梅瑩的肉體橫陳在他面前時，他顯出了初歡的笨拙和羞澀。

梅瑩格格笑了，說：「我非常樂意幫助你。真的！」

莊建非向來都是個高材生。短短的一夜，他不僅學成出師，最後還有青出於藍勝於藍的趨勢。天亮時分，梅瑩終於向她的徒弟舉手投降了。在被深色窗簾遮掩了的光亮裡，梅瑩流了淚。

「爲什麼我年輕時沒有你？」

次日晚上，莊建非又來了。這次幾乎沒有任何語言，只有行動。行動範圍也突破了床的界限，地板，椅子到處都是戰場。分手時莊建非說：「我要和妳結婚！」

梅瑩垂著頭。

「我兒子在美國讀碩士學位，丈夫在那兒講學，還有半年就要回來了。」

「我不管！我要和妳結婚！」

「我四十五歲了。可以做你的媽媽。」

「我不在乎年齡！」

「可我天天都……都盼著他們回來。」

莊建非猶如背刺麥芒。

「是真話？」

「真話。」

「那麼。妳……幹嘛？我的力量不夠，是嗎？」莊建非粗魯地低聲吼叫，「不足以分開你們，對嗎？」

「錯了。我還日夜盼望著抱孫子，你不可能給我。」

梅瑩望著莊建非說：「這事是我的錯，你再也不要來了。」她走過來，帶來了奶香：「你總有一天會懂的，孩子。」

孩子。她就是這麼叫的。神態語氣完全是飽經滄桑的老奶奶模樣。

可是，吉玲，吉玲生長在花樓街。拿她自己同顧客發生衝突時的話說：「對，咱是地道的漢口小市民。」

武漢人誰都知道漢口有花樓街。從前它曾粉香脂濃，鶯歌燕舞，是漢口繁華的標幟。如今朱欄已舊，紅顏已老，那瓦房之間深深的小巷裡到處生長著青苔。無論春夏秋冬，晴天雨天，花樓街始終瀾漫著一種破落氣氛，流露出一種不知羞恥的風騷勁兒。

但吉玲的母親對她的五個女兒一再宣稱：「我從沒當過婊子。」

吉玲的母親是個老來變胖的邋遢女人，喜歡坐在大門敞開的堂屋裡獨自玩撲克牌，鬆弛無力的唇邊叨一支香煙，任憑煙灰一節節滑落在油膩的前襟上。但是一旦有了特殊情況，她可以非常敏捷地把自己換成副精明利索潔淨的模樣。她深諳世事，所以具備了幾種面目。五個女兒中，她最寵吉玲。她感到吉玲繼承她的血脈最多。

「胡說八道！」吉玲惱火地否定。母親只管嘿嘿地笑。

吉玲的父親這系人祖祖輩輩住在花樓街。用什麼眼光看待花樓街那是別人的事，父親則以此為榮。他常常神氣十足地亂踢擋住了路的菜農的竹筐，說：「這些鄉巴佬。」就連許多中央首長都經不起追溯，一查根基全是鄉巴佬。而他是城市人，祖輩都是大城市人。父親從十三歲起就到馨香茶葉店當徒工。薰得一身茶香，面色青白，十指纖細柔弱，又出落了一張巧嘴巴。其巧有二：一是品茶，二是善談。屬於那種不管對象是誰都能聊個天昏地暗的人物。

親同親

五個女兒全都討厭父親，公開地不指名地叫他為「鼻涕蟲」，因為幾個女兒先後找的幾個男朋友都因被父親黏住大談其花樓街掌故和喝茶的講究而告失敗。

母親經常率領四個女兒與父親打嘴巴仗，吉玲從不參與，只用一種恨鐵不成鋼的目光瞥一眼父親。而父親倒有幾分怯她。

吉玲是個人物。

吉玲上學時學習成績不錯。但命運多舛，高考參加了兩屆都未能中榜。母親開始威逼父親退休讓吉玲頂替。吉玲說：「不，我自己想辦法找工作。」父親因此對女兒感激涕零。

吉玲的穿著打扮與花樓街的女孩子格調相反。她以素雅為主，不燙髮，不畫眼影，最多只稍稍描眉和塗一點肉色口紅。常是淺色襯衣深色長裙，儼然一個恬靜美麗的女大學生。

她在社會上交朋結友不久，便找到工作，在一家酒類批發公司當開票員，幾個月後又換到一個群眾團體機關辦公室當打字員。打字工作很辛苦，半年後一個朋友的叔叔把她安排到市中心的一家較大的新華書店。

新華書店文明、乾淨、到處是知識，又是國家事業單位，這種位置來之不易，吉玲滿意了。她全靠自己，聲色不動地調換了幾次工作，既沒花什麼實質性的代價，又沒有鬧出什麼

風言風語，她深感自豪。她的父母也深感驕傲。花樓街的鄰居街坊自然也爲之驕傲。

「你看那吉家的么女兒，我們花樓街的嘛。」他們說。

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吉玲的身價。

工作有了，下一步就輪到找對象。

吉玲的四個姊妹在這事上都是自己蹦躑過一陣子，其中兩個姊妹還懷了孕，但終歸哭呀鬧的沒成功，最後還是由介紹人牽線搭橋完的事。四個姊夫第一個是皮鞋店售貨員，第二個是醬油廠工人，第三個是鐵路上搬道岔的，第四個是老虧本的也不知做什麼生意的個體戶，腰裡總是別一把彈簧刀惶惶如喪家之犬。對這群人，吉玲眼角都不斜他們。眼看母親、姊姊們又在爲自己蠢蠢欲動，吉玲說：「我的事不用你們管。我自己解決。」

「她們四個都放過這種屁。」母親說。

「我不是她們。」

「那就走著瞧吧。」母親把撲克洗得嘩嘩脆響。「我的兒，不是做娘的沒教導妳，妳可是花樓街的女孩子。蛤蟆再俏，跳不到五尺高。是我害了妳們，我受騙了，揭了紅頭蓋，才看清嫁到了花樓街。」

父親眉頭一揚，抿了一小口茶。

「好好。那我倒要與妳理論一番了。妳說是上當受騙，那媒人——」

吉玲喝道：「又來了！不鬥嘴沒人把你們當啞巴的。」

四姊正在家裡，說：「喲，這婊子養的家裡又出了個管事的小媽了？」

「四丫頭，我告訴你：妳媽我沒當過婊子！」

就是這種家庭！這種德性！

吉玲說什麼也要衝出去。她的家將是一個具有現代文明的，像外國影片中的那種漂亮整潔的家。她要堅定不移地努力奮鬥。

在淘汰了六個男孩之後，吉玲基本選中了郭進。

郭進的父親是市委機關的一個正處級幹部，母親是醫生，老家是浙江，南方男人皮膚白，會燒菜，沒有大男子主義。郭進本人是市歌舞團電聲樂隊的，國家正式職工，缺點就是個子矮了一些，才一米六十三公分，和吉玲一般高。但吉玲絕大多數時候穿高跟鞋，他便在多數時候比吉玲矮小。吉玲一想到如果與郭進確定關係就必須一輩子穿平底鞋，就感到是一種終

身遺憾。

機遇就是這麼有趣，總在你不知不覺但又是關鍵的時刻降臨。就在吉玲讓郭進等三天後正式答覆的最後一天裡，吉玲被莊建非撞了一下。在武漢大學的櫻花樹下，她的小包給撞掉了，裡面的一本佛洛伊德的《少女杜拉的故事》跌在地上。同時跌在書上的還有手帕包的櫻花花瓣，零分錢和一管「香海」香水。「香海」摔破了，香氣縈繞著吉玲和莊建非久久不散。

吉玲像許多天生敏感的姑娘一樣，有一種儘管還不知道那就是機遇但卻能夠把握住它的本能。莊建非替她撿書和手帕的時候，吉玲單憑他的那雙手就肯定了自己這輩子所能找到的最佳人選即是此人。吉玲一向注意觀察別人的手。通過對她家裡人，對同學朋友，對顧客和對集市貿易買賣人的手的觀察，她得出結論：家庭富有，養尊處優的人，手白而胖，愛翹小指頭；出身知識分子家庭且本人又是知識分子的人，手指修長，手型很美；其他各色人等的手粗傻短壯，無奇不有。莊建非的手是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的手。後來事實證明她猜對了。

那個叫郭進的男孩子難過地流下了一滴眼淚，他滿以為吉玲的答覆會是肯定的。

莊建非想買一套書市上已脫銷的佛洛伊德的書，吉玲替他買到了。書的買賣結束後，他

們的交往持續了下來。莊建非出於禮貌和自重，很長時間沒有詢問吉玲的家庭住址及狀況。吉玲為此暗自高興。以前幾乎每個男孩都是見面就問：「妳家住哪裡？」吉玲就隨便說條街道的名字。等到後來不得不作解釋時，她便狡黠地說：「我不想讓你去我家找我嘛，剛剛認識才幾天？影響不好。」

這套花招用不著向莊建非要。莊建非把主動權交給了吉玲。吉玲則死死沉住氣，在他們的友情日漸深厚的一年後才抖包袱。

那是又一年的春天。在東湖公園深處的綠草坪上，吉玲突然說：「建非，我們以後就不再來往了吧。」

風和麗日，綠水青山的景致與吉玲的憂傷極不協調。

「開什麼玩笑？」莊建非說。

「怎麼是開玩笑。」吉玲自卑地抱住膝頭，可憐得像「賣火柴的小女孩」。

「我家住在漢口花樓街。母親是家庭婦女，父親是小職員，四個姊姊和姊夫全都是很一般的人。」

三天兩頭替人開腸破肚的外科醫生表面上自然紋絲不動，心裡卻實在是大吃一驚。他

何嘗沒有猜測過吉玲的家庭出身呢。從吉玲的一切看，他想她出身的層次至少不會是小市民。說不定很一般，她才一直不提的。真正的名門千金才會深深隱瞞自己的家世。他有意讓她留個懸念，到時候夠人一樂的。

莊建非樂不起來。

「那妳憑什麼認為我的家庭出身與妳不同呢？」

話一出口，莊建非就覺得傷害了吉玲的自尊心。姑娘這時候需要的是熱情，允諾，山盟海誓。如果換上同院的王珞或別的什麼姑娘，一定會站起來，橫他一眼，頭也不回地走掉。

吉玲沒有走掉，還是那種姿勢坐在草坪上，很利索地回答他：「憑你的手呀。你的手說明你出身書香門第。」吉玲舉起她小小的手，流行歌星式揮舞了兩下。

「我的手一看就不如你。我一直為我的家庭自卑，他們貧困，粗俗，缺乏知識和教養，花樓街又是那樣聲名狼藉。我不願讓人看不起。」

莊建非因吉玲沒有來一通小姐脾氣而暗嘆她的單純質樸。看看自己的手又看看吉玲的手倒樂得他忍俊不住。

「妳真像個小巫婆。」

「那我來替你看看手相吧。」

姑娘的手在他掌中嬌憨地劃拉著，姑娘的臉就在眼前，這臉光潔飽滿，在陽光下泛著一層金色小絨毛。莊建非決定不計較什麼家庭層次，就選中她。

莊建非拿吉玲和王珞作對比，王珞是高知家庭的女孩子，曾受過鋼琴和舞蹈訓練，至今還能背誦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莊建非和她鬧的一段戀愛可真有意思。他們同在一個醫院，早不見晚見，她卻一天給他寫幾封信。信中幽嘆在電梯裡他沒有接到她的暗示，她是用一個眼神表達的。有時王珞突然給莊建非來個電話，只說兩個字，「等你。」後來便埋怨他讓她在花壇邊空等了四十五分鐘。王珞不屑於談家庭瑣事，柴米油鹽，喜歡討論音樂、詩歌、時事政治及社會關注的大問題。但她又並不能勇敢地面對現實，她臉上有不少雀斑，她就忌諱這兩個字。十冬臘月的一天，莊建非陪她去商店買塗臉的香脂，莊建非建議：「買盒『百雀靈』牌的吧。」王珞頓時喪了臉，扭頭就跑，莊建非像傻瓜一樣在大街上追了她好一段路，滿街的人都開心地看她。

相比之下，莊建非倍覺吉玲樸實可愛。況且，吉玲豐滿得多，這很重要。

如李玲後

仲春的一天上午，莊建非突然襲擊，出現在吉玲家的大門口。

這是一個星期天，是吉玲的母親一週裡唯一被迫不打牌的日子。這一天她和女兒女婿外孫們團聚，梳洗了頭髮，換了乾淨衣裳。這天又是個大晴天，吉玲姊妹們史無前例地心血來潮，決定把家裡大掃除一番。家裡剛買了一台半自動雙缸洗衣機，抬出來放在巷子裡，接著門邊的水龍頭。吉玲的父親有著對新商品的特別興趣，居然丟開了茶杯，在洗衣機旁對照說明書研究其各種功能。

——這是吉玲家千載難逢的一個好日子，莊建非恰巧在這個時候騎著摩托車轉彎抹角在小巷中尋到了這裡。

開頭一剎那吉玲簡直是目瞪口呆，緊接著臉皮發漲，手忙腳亂。

吉玲的慌亂完全是多餘的，她不知道她母親是多麼富有處世經驗。還有她的姊妹們，一個個都是八面玲瓏。她們一看吉玲和莊建非的神態就明白了一切，用不著說話盤問就感覺出莊建非是社會哪個階層的人。她們的髒話立刻消失了，凶神惡煞的動作也收斂了。她們細聲細氣讓坐，倒茶，奔出去買好茶好酒，讓孩子們一聲趕一聲地叫「叔叔」。

吉玲的母親慈容含笑，管女婿一律叫「兒」。對莊建非既不多話也不冷落，只是熱情似火，

只管使他處處自由自在，不受一點拘束。

吉玲父親的表現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一反從前霸佔住客人大談花樓街掌故的癖好，一直都在埋頭假裝研究洗衣機。最後才說了一句：「小莊，你看，這邊缸裡洗完了衣，還是須人工擰到那邊缸來甩乾，怎麼能叫自動？」

莊建非對他的印象是，這小老頭還挺幽默的。

午餐的菜做出了花樓街的特色：料足味濃油重顏色鮮艷，大盤小碟上個不完。席上竟然使用了公筷，並且使用的自然熟練程度似乎能證明這家人的衛生習慣歷史悠久。所有的人都不停地用公筷為莊建非夾菜，把莊建非埋在一堆雞肉魚蛋之中。

事後，母親盤查了吉玲。吉玲有幾分得意地一一告訴母親莊建非是何許人也，當然沒漏掉他的家庭狀況：他家住在東湖邊珞珈山上的小樓房裡，有地板和暖氣設備，父母都是高級知識分子，有一個妹妹，大學本科畢業在一個科研部門工作。

「這麼說他是獨生兒子。太好了！」母親吸了一口煙，徐徐噴著煙霧，說：「好主兒！沒說的好主兒，一定要抓住他！」

莊建非已經被抓住了。去吉玲家看看，原本是作了充分思想準備，準備應付最糟糕的情

況。誰知一切與他想像的相反。吉玲對自己的家庭是過於悲觀了。

尤其是那濃郁的人情味，彌補了莊建非深藏在心底的遺憾：他自己的母親太冷靜太嚴峻了。他從小吃穿不缺，缺乏的是母親的笑聲；是吉玲母親那種深怕他沒吃好沒吃夠的眼神。母愛應該是一種溺愛寵愛不講理智的愛，但他母親從來不可能不講理智。

由此莊建非又得出一個認識：女人最好不要太多書本知識，不要太清醒太講條理，朦朧柔和像一團雲就可以了。

他恍然大悟：難怪當今社會女強人女研究生之類的女人沒人愛，而漂亮溫柔賢慧的女孩子卻供不應求。

莊建非沉迷在自己的理論中樂然陶然。吉玲從他的表現中得到了明確的答案：他要她是鐵定的了。

吉玲贏了。在人生的重大關節上，吉玲又贏了一步。她等著莊建非邀請她與他父母見面了。

吉玲耐心地等著，一點不顯出急於求成的情緒。這時候，她在莊建非面前的穿著打扮逐漸隨便了起來。有時暴露得厲害。

他們已經突破了擁抱接吻撫摸重重界限，但吉玲毅然決然阻止了莊建非的得寸進尺。她不跟他講什麼大道理，只是柔中有剛地說：「不行，不是時候。不行！」

莊建非忍受了好幾次煎熬後，有一天對吉玲說：「這個星期天我們家請妳去做客。」

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吉玲的全家為此進行了幾輪磋商。要不要帶禮物去？稱呼他們什麼合適？穿什麼衣服？該說哪些話？是否在飯後搶著洗碗？吃多少恰如其分？

全家人沒有誰到教授的小樓房裡做過客。出於自尊，吉玲也沒有向莊建非討教。一切設計全是盲目的。

不管吉玲這裡準備好了沒有，星期天卻按時到了。

吉玲穿了一套褐紅色全毛花呢的衣裙，式樣是街上沒有的，做工也很考究。這是吉玲的母親求鄰居白裁縫夫婦趕做的，白裁縫夫婦老得像對蝦米，是過去「首家」服裝店的門面師傅，專為租界的洋太太小姐們訂製服裝。他們許多年不接活了，為吉玲的終身大事，他們破了例。吉玲的髮型是另一家鄰居主動上門幫助整理的。他是「香港」理髮廳最年輕最走紅的

名師，曾託人到吉玲家提過親，他捐棄前嫌的美德受到大家的誇獎。全花樓街都為吉玲忙碌著。

帶什麼禮物的問題始終沒解決。雖然說莊建非第一次來是赤手空拳，但人家是瞞著父母來的，情有可原。吉玲這次是受人家長輩的邀請去的，不帶禮物會讓人罵這女孩子沒家教；可是禮太重了又會讓人覺得這女孩子賤，在巴結這門親事。

莊建非接人的摩托車一聲聲近了，吉玲還在家裡團團轉。她母親急得一口一口叭叭吸煙。

「我就帶聽好茶吧。」

吉玲的父親在暗暗幽幽的角落冒出了一句，遞過一聽雕花楠竹裝的女兒茶。

父親在吉玲的婚事表現出的聰明才智無疑是他這輩子的頂峰。一個人老了反而能夠知錯改錯的確是難能可貴。

母親笑道：「這死老頭子，太陽從西邊出了。這狗日的！」

吉玲穿了一身新衣裳，抱著一聽茶中珍品，臉蛋紅彤彤，坐在摩托車後座上，手攬著莊建非的腰，油黑的芬芳的頭髮像勝利的風帆。

一路上，兩個青年人神采飛揚。

但是，他們很快便受到了挫折。

莊建非一家人對吉玲不冷不熱。在四個小時的做客過程中，吉玲有一半時間獨自在客廳的沙發上翻閱雜誌，一半時間在無人說話的餐桌旁。莊建非本來就不善於笑，他沒有什麼笑意地與吉玲搭訕了幾句當前流行的社科書籍問題。莊建非的母親只說簡單的詞。「吃啊，別客氣。」「坐吧。」「喝點什麼呢？」他父親支吾一陣沒表達什麼具體意思，倒是有時從鏡片後盯吉玲一眼。不存在洗碗的問題，廚房裡的事全讓一個啞巴似的中年阿姨包了。連佣人都不在意吉玲的存在。那聽「女兒茶」被擱在一邊，沒有人為此多謝吉玲的父母。飯後大家都到客廳，吉玲以為他們至少要聊一聊，問問她的年齡，學歷，工作情況等等，誰知他們沒這個願望。午休時間到了，他們做出了送客的姿態。

一出小樓房，吉玲的淚水湧流如泉。莊建非拍著吉玲的肩，深為抱歉。

「千萬別介意，他們就是這個樣子。」

莊建非把吉玲送下山。吉玲回頭望了望那幢綠杉掩映的小樓房，心頭升起切齒的恨意。

她沒對莊建非吐露一個字的委屈，但她已經埋下了報復的種子。

莊建非讓吉玲的楚楚可憐模樣弄得心疼萬分。即便是個與他無關的姑娘也夠他憤慨的了。他回頭怒氣沖天地將摩托車頭盛摔在客廳的地上，把母親從午睡中吵了起來。

「你是怎麼啦？」他母親皺著眉問。

就沖這句假模假樣的話，莊建非抬起一脚把頭盛踢到另一頭，撞翻了一個小擺設。這一下把全家人都踢出來了。

他母親只得發表意見。

「她不適合你。她知識結構太低，顯而易見總帶著一股拘謹而俗氣的小家子氣。」

建亞請哥哥別生氣，她說哥哥你知道我們家從來都不會待客，中央首長來了也熱乎不起來，知識分子的傲氣嘛。

「可吉玲是我們家的一員，不是客人！」

母親質問兒子。

「這是什麼時候成立的事實？」

「現在。馬上。」

「哥哥，媽媽是有道理的。你知道，沒道理的事她從來不做。吉玲的確是『小市民』了。」

一些，從她的衣著和舉止看，書卷氣是太少了。」

莊建非對妹妹不客氣地說：「你就知道書卷氣。」他轉向父親。

他父親說：「這純屬個人的事，我不參與。」

「可她將是你的兒媳婦。」

他父親愣了愣。

「實在要說了，我認為她從氣質上比王璐差多了。」

莊建非在自己的親人面前轉了一圈，冷笑道：「真奇怪，就沒有人為我著想。說穿了一句話，你們都為自己，都接受不了一個門戶低的女孩子。」

「胡言亂語！」

他母親鐵著臉，把手中的書「啪」地合上。

莊建非又大腳踢他的頭盔，這次踢破了建亞的脚背。

這個家裡滾動著從沒有過的破壞聲浪，接著就是三比一的一場激烈爭執。

吉玲抽泣著。

「建非，我覺得這樣真不好，我很抱歉。」

「抱歉的不應該是妳。」

「我們就算了吧。」

「算了？爲什麼？」

「爲你，爲我，也爲我們兩家的父母。將來我不幸福也還說得過去，我本來就貧賤；可我不願意看到你不幸福，你是應該得到一切的。」

「吉玲！你真善良。」

吉玲吉玲，妳既是花樓街的女孩，妳至少會痛恨阻礙妳的人，會咒詛，會怒罵，可妳完全像個高貴的小姐，誰能夠小看妳呢！

吉玲彷彿洞悉莊建非的一切心理活動。

「我怎麼能恨你父母？他們畢竟生了你養了你。」

莊建非禁不住淚水盈眶。

「我得走了。就這樣，就算是永別吧。」

吉玲摘下珍珠項鍊放在莊建非手心裡。莊建非連人帶首飾全都緊摟在胸口，宣誓一般地

說：「我們馬上結婚！誰也擋不住我們！」

結婚更加艱苦卓絕。

在莊建非還沒定下對象時，父母就決定將來的結婚新房是家裡最大的那個房間。但莊建非鬼迷心竅和吉玲結婚，不言而喻，他就失去了這個特權。

好在醫院領導珍惜人才，支持自由戀愛，獎勵晚婚青年，給了一間單身宿舍。這對未婚夫妻一邊布置火柴盒一般窄小的房間，一邊相對無語，說不出的惆悵，忽聞外科有一大夫要遷居加拿大，莊建非連夜趕到院長家訴說苦衷，他好運氣得到了那位大夫的一室一廳單元房。

結婚還需要錢。若按武漢市流行的一般標準，花幾千上萬元是少不了的，可他們兩人的私人存款加起來還不足兩千。吉玲的父母在幾個大女兒的虎視眈眈下宣稱他們一碗水端平，只給吉玲辦嫁妝，暗地裡卻縫了八百元錢在軟緞被子的夾層中。還遞話給莊建非，說若是男方家豪辦闊娶，女方絕不會讓人看笑話的。但莊建非的父母一直保持著沉默。

華茹芬是院辦公室主任，她非常欣賞莊建非，見此狀況，自然同情。她是莊建非母親過去的一個得意學生，師生一直有著往來。華茹芬出面調解，建亞才送來了一份壹千元的存款

單。莊建非極想當著妹妹的面把存款單撕個粉碎，可惜人窮志短，硬是做不出壯懷激烈的姿態來。弄得他不知恨誰才好，脖子臉一塊憋成了紫茄色。

半年裡幾經大喜大悲的折磨，莊建非和吉玲都程度不同地瘦了一圈。當他倆終於名正言順地躺到一張床上的時候，都情不自禁去撫摸對方臉上突起的顴骨，然後猛撲在一塊，熱淚交流。

風風雨雨過去了，小家庭生活是平靜的。這平靜的生活過了半年忽地又被撞破。這次是夫妻間的相撞，撞出了許多新的意思。莊建非在中國銀行的台階上沉思默想了幾小時後發覺自己的婚姻並非與眾不同。揭去層層輕紗，不就是性的飢渴加上人工創作，一個婚姻就這麼誕生了。他相信他是這樣，他周圍的許許多多人都這樣。

聊以自慰的是他並不是個稀里糊塗、對自己不負責任的人，是時代規定了他。他逃不出今天的時代。

再說他的婚姻也不算很糟。吉玲從各方面來衡量都是個滿不錯的妻子，待他體貼入微，為他的才氣和事業的成功著迷。

想想吉玲是花樓街的女孩子，就不會詫異她的髒話從哪兒來。幾小時前莊建非離開家的時候是個幼稚衝動的毛頭小伙子，現在回來已經成熟為大男人了。他寬容地、毫無芥蒂地推開臥室的門。

「喂，小乖乖還在生氣嗎？」他說。

衣櫃大開，抽屜大開，床上一片凌亂，吉玲的衣裳和化妝用品全沒了。

每次賭氣她都威脅說要回娘家，莊建非沒示弱，她也沒敢走。這次莊建非表現挺好，回心轉意，吉玲倒真的走了。

第二天中午吃飯，曾大夫在食堂找到莊建非。

「怎麼樣？」曾大夫興致勃勃地問。

「吃了飯再說吧。」

莊建非牙痛一樣咧咧嘴。周圍的人太多了。以往他們一談起賽事才不管周圍有多少人呢。很快吃完了飯，曾大夫跟在莊建非後邊來到醫生值班室。莊建非自顧自斜躺在床邊，遲遲不開口。他不想把家庭鬧劇拉扯到單位來，可又不願撒謊。這個謊實在也是不好撒，莊建

非因爲頭疼沒看球賽，誰信？

「爆冷門了嗎？」曾大夫見莊建非神情不對便兀自激動起來。「一定是爆冷門了！南朝鮮贏了？啊，肯定是！李玲蔚輸了？她可是世界羽壇的皇后啊！」曾大夫飛快地捋了捋花白的鬢角，一手按住心臟，一手哆嗦著倒水吃藥。他說幸虧他昨晚沒看球，否則非死在電視機前不可；又說今天早晨出去打拳故意沒帶半導體收音機，故意不聽新聞，否則會昏倒在公園人工湖旁。人是有預感的，他說預感救了他的命。可是，中國隊怎麼會輸呢？

曾大夫不容旁人插嘴，一句趕一句議論了一通，末了想到了莊建非。

「我們得承認這是一件遺恨千古的事，但是莊大夫，世上什麼事都不值得我們去傷害自己的身體。你今天午飯吃得太少了。」

莊建非不能再沉默，他說：「我沒看比賽。」

曾大夫呆了一瞬，顏面潮紅了。「不可能！」

「真的我沒看成。」莊建非面對曾大夫那雙含著質問和悲哀的眼睛沒辦法不說真話。

「我妻子和我吵架了。她關了電視。」

「就爲這個？」曾大夫長噓一口氣，「原來尤伯杯讓你斷送了。今晚的湯姆斯杯有希望

嗎？」

莊建非坦白地說：「希望不大。」

「爲什麼？」

她跑掉了！但他說：「她回娘家了。」

「跑了？」

不管你多麼想挽救你的臉面，人家卻一語道破。莊建非強作笑臉，「我得去看看她。」

「你要想看今晚的湯姆斯杯，你昨晚就應該去看看她的。小莊，你把事情弄糟了。小倆

口吵架是常有的事，但你絕對要掌握一點——把吵架的時間限制在床上。」

曾大夫經驗豐富地爲沮喪的莊建非安排著善後。

「你今天下午就用你的休息日去解決矛盾。明天你有個大手術，別讓手術和情緒激動距離太近。再者，晚上最好還是看湯姆斯杯賽。怎麼能讓區區夫妻之爭耽誤國際性大賽呢？」

「我突然要用休息日，怎麼找藉口？」

「還用找藉口？難道造成這麼大的損失你不氣得牙疼？」

莊建非是覺得哪裡悶地疼，但不是牙。

「曾大夫，請您爲我——」

「保密。快去吧，需要你提醒我的日子還沒到呢。」

「謝謝。」

早討教就好了。看來許多人都有過類似的經歷，比如曾大夫，他夫人如今與他和諧得像一個人。莊建非以此類推，估計自己很快就能解決問題。

吉玲家的大門洞開。那把快要倒塌的破藤椅上歪著吉玲的母親。這肥胖的女人頭髮散亂，合攏眼睛打瞌睡，煙灰一節節掉下來，從她油膩骯髒的前襟幾經曲折跌到地上。

莊建非第一次發現自己的岳母是這樣的醜陋不堪，他簡直有些難爲情。站了站，他不想驚動岳母，便逕直上閣樓。吉玲婚前住在閣樓上，婚後那裡依然保留了她的床。

「她不在我家。」

莊建非吃驚地轉過身來。岳母睜著充滿紅絲的眼睛。

「她去哪兒了？單位說她請了病假。」

「你是在跟誰說話？喚狗都要叫聲『嗨』。」

莊建非心裡作了好一會自我鬥爭，咬牙說：「媽媽，我找吉玲。」

「我不是把她嫁給你了嗎？」

岳母「呸」地吐掉煙蒂，雙手按著腿，歪歪斜斜站起來，取了一支香煙，點了火。一個鄰居的小女孩聞聲過來，看著莊建非。岳母起身的時候，撲克牌從椅子上滑落下來，小女孩赤溜跑來半跪著利索地撿起撲克，放到椅子上，然後又回到門邊，騎著門檻很有興趣地看莊建非。

「我不是把女兒嫁給你了嗎？」

識時務者爲俊傑，莊建非想。

「對不起，我們拌了幾句嘴她就走了。我特意來接她回去的。」

「對不起，是什麼花腳烏龜？別在老娘面前酸文假醋的。我女兒在婆家受盡欺凌，又被

她王八蛋丈夫打出來了！」

「我沒打她。我們只是拉扯了一下。」

「你當然不會承認打了她，打人是犯法的。可拉扯不就是打嗎？」

小女孩嘖嘖地笑，岳母毫不在意。莊建非可情願當著人爭論他們夫妻間的事。

「我希望見吉玲，希望她回去。」

岳母假笑，全身的肉抖動著。

「你真不愧出身書香門第，話說得又新鮮又斯文，讓我還真不好意思回絕。只怪我們這種人家，從不管別人希望什麼。」

說完她又假笑。

莊建非全身毛炸炸，火辣辣的。

前不久她還一口一個「我兒」地喚著他，問寒問暖，怕他餓怕他渴怕他受她女兒的氣，今天怎麼說變臉就變臉了。原來慈母也不是永遠的——莊建非在難堪中認識了這個普通真理，很不好受地沉默著。

「要吉玲回去，可以，但有條件。」

「說吧。」

「我問你，吉玲在你家做得怎樣？」

妳管這麼多幹嘛？混帳！——這麼回答挺痛快，但後果不堪設想。他答：「她很好。」岳母劈啪拍得大腿山響。

寫得如
仁始自之不也
實因形脫

「這不就是嗎？她很好。熱茶飯送到你手裡，熱鋪蓋等著你，沒給過你冷臉，沒臭過小姑，沒咒過公婆，更沒偷人養漢生私孩子！去訪訪，這花樓街半天邊，哪有比我女兒更賢德的媳婦？你父母狗眼看人低，一千塊錢打發了她，到今日還不睬我這親家。你更不得了，動手就打人摔杯子，半點心不放在她身上。布告出去街坊們聽聽，這事誰有理誰無理？我告訴

你，你若是要這段公案了結，去讓你父母到我家，咱們方方面面的人坐齊，把這道理擺平坦。自古來抬頭嫁姑娘，低頭接媳婦，我前生作了什麼孽？把個好姑娘委屈成這模樣！」

要讓他父母來。到這兒來。媽媽要是今天在這兒親眼目睹自己的親家母，血壓不刷刷往上升才怪。這事太滑稽了，他一點也不知道如何處理。

莊建非朝閣樓上叫起來：「吉玲！妳下來一會兒不行嗎？」

他又叫了一遍。他真正生氣了，吼道：「妳這是幹什麼呀？」

閣樓上無聲無息。

小女孩串來了一群大小不等的孩子，看他看得津津有味。

岳母突然不說話了，又去打她的瞌睡。她的目的達到了，在逐客了，她不僅不愚蠢，而且更太精明了。雖說她一副困倦的睡態，威懾力卻在，只要莊建非企圖衝上閣樓，準會發生

驚天動地的衝突。

在大學校園長大的莊建非此時此刻才發現，花樓街這種地方果然名不虛傳，在這裡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都不足為怪。領教了這一點，莊建非只得快快收兵了。

第一次獨自睡一張雙人床莊建非以為肯定會有空寂感，所以臨睡前他破例喝了兩小杯葡萄酒，找了一本乏味催眠的專業理論書籍。孰料雙人床躺一個人真是太舒服了。他既沒醉也沒讀文章，什麼都不需要，往床上一躺，手脚攤開，全身放鬆，舒服得他甚至覺得有點對不住吉玲。

情形從次日清晨開始變複雜了。

清晨一睜開眼睛問題就來了。吃什麼？小時候是母親或者保姆操心，做單身漢時有食堂和朋友，婚後由吉玲安排，每天吉玲端出的早點精緻而又乾淨。

醫生最害怕餐館，病從口入，餐館就是使醫生們整天忙個不停的萬惡之源。莊建非因為暫時沒有了妻子，被逼進了他憎惡的餐館。老長的隊伍排過去，掏遍了全身的口袋卻沒有糧票。莊建非忽地紅了臉，問：「沒有糧票也可以吧？」

售票員輕蔑地說：「我們是國營，去買個體戶吧。下一個。」

莊建非馬上被排擠出來，食欲頓時給排擠掉了。

整個上午的交接班，大查房很緊張。曾大夫對莊建非是一副純粹上級醫生對下級醫生的神態，沒有誰牽扯到他的夫妻關係問題。莊建非以為沒事了，他漸漸沉浸到工作中，心裡好受了一些。結果在上手術台的前一刻，那時他正掙起雙臂在消毒液中刷手，曾大夫問他：「你能上嗎？」

對於一個自信的雄心勃勃的年輕外科醫生來說，這種問話最叫人惱火不過了。

「還不至於。」莊建非說。

曾大夫舉著消毒已畢的雙臂，眼睛從大口罩上緣盯著他，像個不信任人類的外星球機器人。

莊建非不喜歡與他這樣對峙，「我昨晚睡得非常好，從來沒這麼好。」他說。

手術進行了五個小時。醫生們原先估計三個小時足足有餘的，莊建非用了五個小時。這本來沒什麼，曾大夫也一直在台上做副手，他明白是得花這麼長時間，莊建非心裡卻不安起來。他向來以刀快手快動作麻利取勝，這次大家怎麼看，可不能因為小家事砸了他的牌子啊！

心裡一有雜念，手就顫抖了。最後的縫合遠不如從前那麼整齊漂亮。這一點別人也許看不出來，曾大夫可是一雙銳眼。

這次手術下來，他濕了兩件內衣和褲襪，感到格外疲倦。曾大夫當著眾人的面宣布他還有三個休息日攢著沒用，說：「你該用掉了。」他覺得這話刺痛了他。

食堂忘記了給手術室留菜，只有結了一層硬殼的冷飯和乳黃瓜。

騎了十分鐘摩托回到家裡，已是暮色四垂。莊建非飢腸轆轆，到處搜索能吃的食物。餅乾盒裡只有一把點心的粉末。他們平常的點心政策是每次少買，吃完了馬上接上，以保持點心的新鮮。當然，買點心是吉玲的事，她喜歡逛各種商店，喜歡購買，也富有經驗。

麵條有但煮不了一碗，米有一大桶菜卻沒有。莊建非意外地發現了米桶裡有個四方形的小棉布袋，打開一聞是花椒。花椒可以防止米生蟲，這是莊建非少年時代從《十萬個為什麼》裡邊看來的知識。他學了知識束之高閣，吉玲卻用於實踐了。她在運用她所有的知識管理這個家，這樣的女人有什麼不好？

晚飯吃了兩碗個體戶的餛飩，全是麵皮子，沒有他所期望的那坨肉餡。洗澡後更累但不得不堅持洗了衣服。開了房間的燈才看見房間一片迷濛，所有的傢具都蓋了一層灰沙。翻箱

倒櫃找糧票沒有找著，明早吃什麼？吉玲，果然沒有女人的家不像個家。

華茹芬來了。她說她正急著要找莊建非，但在這既關鍵又敏感的當口，她不敢在院裡與他聯繫。莊建非不明白院裡現在也處在什麼特殊狀態之中。

華茹芬在他家裡也用很低的急切的聲音說話。

「去美國的名額批下來了！」

院裡在很早之前曾吹過風，說是外科有幾個名額去美國觀摩心臟移植手術。當時激動了人們好一陣，後來慢慢給遺忘了。現在剛剛遺忘，忽又來了好消息。這下外科要爭得頭破血流了。

「就是。」華茹芬說：「許多知識分子市儈得很，他們並不只是想去學習什麼先進技術，他們認為美國是阿巴巴的山洞。」

針灸科有個在院裡長期被人看不起的醫生去美國一年賺了五萬元人民幣，這是有點像阿巴巴的山洞。

「你怎麼也這麼看？」

華茹芬剪著老式的短髮，雙膝並攏坐在沙發的一角，懷裡抱個黑色的破舊的公文包。她

的髮式和嚴謹的姿態都酷似莊建非的母親。

「你也想撈冰箱彩電？」

「我最想看看心臟移植。」

「那就好。外科你最有希望。但我似乎聽說你和妻子在鬧矛盾。」

「這有關係嗎？」

「當然。沒結婚的和婚後關係不好的一律不予考慮。」

「爲什麼？」

「怕出去了不回來。」

「笑話。」

「不是笑話，有先例的。你們是在鬧嗎？」

「是的。她跑回娘家了。」

華茹芬這才抬起眼睛搜索了房間，說：「這事你告訴誰了？」

「曾大夫。」

「幼稚！這種時候誰都可能爲了自己而殺別人一刀，曾大夫，他——你太幼稚了！」

家庭和諧
是家後
知以階級地位
水準高低

去，一爲祖國二爲人民三也爲了自己的事業。

這一夜莊建非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沒有妻子的日子才過了兩天就亂了套。

在病案室，莊建非遇上了王珞。

幾分鐘。」

「曾大夫會殺我嗎？」

「你現在應該考慮的是儘快與妻子和好。三天之內，你們倆要笑嘻嘻出現在醫院，哪怕

「可是她媽媽的條件太苛刻了。」

「你全答應。」

「但這——」

「宰相肚裡能撐船，一切都嚥下去。照我說的做！」

華茹芬說完便起身告辭，她怕待久了讓熟人遇上。在開門出去之前她又反覆叮囑莊建非在三天之內要辦成事，她認爲這對莊建非太重要了。觀摩心臟移植術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莊建非將來的成功與此次觀摩密切相聯。她說：我們要有點良心，要讓真正能收穫的人才出

去，一爲祖國二爲人民三也爲了自己的事業。

這一夜莊建非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沒有妻子的日子才過了兩天就亂了套。

在病案室，莊建非遇上了王珞。

王瑤的一身白工作服十分合體，壓齊眉際的白工作帽將她挺秀的鼻樑及分散的雀斑襯托得鮮明生動。她朝莊建非賞賜般地送了一個微笑。

當初莊建非正要甩掉她，她就嗅出來了並且搶先做出了甩莊建非的姿態。莊建非容忍了她，因此，他們的戀愛關係雖然中斷，卻共同造創了一個祕密。對此，他倆心照不宣，見面依然如同事一般點個頭，偶爾逢上節日就問個好。

病案室深處只有一排排高大的閱覽書架。王瑤立得端莊無比，用觀音菩薩那種腔調說：「莊大夫，需要我出面替你勸回妻子嗎？」

莊建非不禁咧開了嘴。「妳怎麼知道？」

「許多人都知道所以我知道。信息已從外科蔓延到內科了。」

「誰幹的這種事？」

「別婆婆媽媽追查是誰幹的，」王瑤一語道破，「誰都有競爭去美國的权利。」

「太卑鄙了。」

王瑤輕輕笑了兩聲。

「在競爭的時代，卑鄙可不是貶意詞。也許用卑鄙的手段追求的是一個高尚的目的。」

這種深刻玄妙的哲學式的談話是王瑤的拿手好戲，她一向不屑於談瑣事，只對此類大問題津津樂道。莊建非可沒有興致奉陪，他趕緊放棄了要查找的病歷，裝做已經找著並且看過了的樣子後撤。

「謝謝妳提醒我。」

「不用。我只是想替你勸回妻子。」

「用不著，她不過是回她媽媽家休息幾天。」

「女人最了解女人。」

「好了王瑤。」

「同事間還是稱呼某大夫的好。」王瑤在莊建非身後輕聲曼語地說：「我想告訴你妻子，觀看世界水平的羽毛球賽是一種比較高級的享受。還想告訴她一個成語典故：鸚鵡相爭，漁翁得利。」

年年月月日日泥塑般坐在辦公桌前擺弄卡片的病案室管理員正在頭幾排閱覽架後邊傾身偷聽，莊建非急步出來撞到了她身上。這個形容枯槁的中年婦女為自己來不及閃回辦公桌前驚慌失措，她撞上了閱覽架，一時間病案袋嘩嘩落地，積年的灰塵頓時弄混了空氣。

「對不起。」莊建非頭也不回。

王珞尖牙利齒地對管理員說：「他可真有紳士風度。」
華茹芬說對了：有人在背後殺他。他是個男子漢，絕不能輕易被人宰割！

吉玲被父母公主一般藏在家裡。劇烈的妊娠嘔吐弄得她憔悴不堪，越是受苦她越是恨莊建非。幾天來她病臥在床，把事情顛來倒去想了又想，決定抓住這個機會讓莊建非及他父母認識認識她。

大道理誰都懂。說上幾句，來它一套，對吉玲真是小菜一碟，可現在不是虛偽遷就，光講感情的時候，她還年輕，還有大半輩子要過。她嫁給了莊家，第一，莊家必須認可她，把她當回事，第二，莊建非必須把她當回事。

現在的情形正好相反：莊家沒認可她，沒把她當回事。

結婚只給了一千塊錢，這是她這輩子的奇恥大辱。莊建非還捨不得撕掉那存款單，若是給她，她就會毫不猶豫地撕掉。金錢並不庸俗，它有時是人的一種價值表現。四姊下嫁老虧本的個體戶，婆家給了她一萬元辦婚事。三年前的一萬元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婆婆用紅紙

包了那一萬元的存單，親自塞到四姊手心裡，這細節至今還在花樓街作為美談流傳。

有意思的是到如今莊家居然沒來看望親家，吉玲知道母親的臉面都掛不住了。大家都瞪眼看著，胡亂猜測。人不就是爭口氣麼？不理睬媳婦倒也是他們的權利，但他們沒權利小看老一輩人。

莊建非也沒把她當回事。六個月的婚後生活她看清了他們之間的一切。莊建非既不是輕視她也不是看不起她，就是不懂男人的職責，不會疼人。

才六個月，他們就有一套起居程序了。

早晨起床，吉玲忙做早點，兩人匆匆地吃。吃完各自上班，說聲：「走啦。」

「門鎖好了沒？」

「鎖好了。」

中午都在單位度過。

下午吉玲下班後去菜場，進門忙做飯，飯菜做好了忙做房間清潔等事。莊建非一進門說一句：「餓死了。」於是小倆口埋頭吃飯，間或讚美一聲：飯菜味道好極了。

晚上電視裡有體育節目，莊建非就入迷地看；沒有體育節目，吉玲獨自看，一邊織毛衣。

莊建非則去房間看書。

十點多，就說：「睡吧。」——這話隨便誰說，接著便睡。

他們的夫妻生活時鐘一般準確，間隔一天。是莊建非形成的這種規律，沒徵求吉玲的意見。

莊建非床上功夫十分嫻熟，花樣不少。每當吉玲不能心領神會，他便說他原以為花樓街的姑娘一定是很會「玩」的，看來花樓街空有其名，說了就嘿嘿怪笑。吉玲若說：我又沒當過婊子，他就更樂。

吉玲並不空有其名。她才不是那種假正經說自己討厭上床的女人，也並不缺乏想像力和創造性，可她還是跟不上莊建非，這令她心裡生疑。她有一個年近四十的同事章大姊，她們是最好的老少朋友，吉玲把疑惑對她悄悄吐露過。

章大姊點撥吉玲：「這個還不清楚，你那口子是和風流大嫂睡過了。」

許多次趁美景良宵，吉玲盤問莊建非，莊建非總是支支吾吾混過去了事。吉玲再和莊建非在一塊就有了隔膜感了。

他們婚後並沒有認真避孕，吉玲每月都密切注意著行經情況。莊建非婚前倒挺注意，到

了日期便來了電話。

「來了嗎？」

吉玲在大庭廣眾下接電話。「來了。」

如果吉玲說沒來，莊建非敏感極了，緊張地說：「怎麼回事？」又叮囑：「注意觀察啊！」

那時吉玲總忍不住從心裡湧出來的笑。

婚後莊建非的興趣明顯地消退了。

這個月經期過了十天，莊建非毫無覺察。當超過二十天時，吉玲幾乎可以肯定自己懷孕了。

吵架那天清晨吉玲情緒倒是挺好，她想給莊建非一個意外的驚喜。她留了晨尿，準備送醫院化驗。她把瓶子放在莊建非拿手紙的附近，他既是醫生又是大夫，他會明白的。莊建非在廁所待了一支煙的功夫，出來滿臉喜色，說：「今天是個好日子，晚上回來我要好好地高興高興。」

結果晚上他一進門就看鐘，說：「六點五十分開始現場直播。」

原來他從早到晚都是為尤伯杯女子羽毛球賽欣喜若狂。

吉玲如果不罵人拿什麼解恨？莊建非從不吐一個髒字，他們莊家全都使用文雅的语言，這倒使吉玲的罵人話又獲得了另一種功效，即報復。歸根到底，法律明確規定吉玲是莊家的人了，莊家似乎不那麼文雅了。

這一切都與吉玲的人生設計相去太遠。

她設計弄一份比較合意的工作，好好地幹活，討領導和同事們喜歡，爭取多拿點獎金。她設計找個社會地位較高的丈夫，你恩我愛，生個兒子，兩人一心一意過日子。

她設計節假日和星期天輪番去兩邊的父母家，與兩邊的父母都親親熱熱，共享天倫之樂。這！就這麼簡單實在。為此，她寧願負起全部的家務擔子，實際上她已經做了，可莊建非把她不當一回事。

這次如果莊建非不按條件行事，執迷不悟，她就和他離婚。吉玲的母親一聽離婚就變了臉。

「胡說，死丫頭，離婚是不能隨便說的！」

吉玲可不認為離婚有母親說得那麼嚴重。兩人過不到一塊兒就離，離了趁年輕再找可意

的人。不管別人怎麼議論，怎麼勸解，吉玲自有她的主意。不把她當一回事的男人，即便是皇親國戚、海外富翁她也不稀罕。花樓街長大的姑娘，自小靠自己爭得一口好吃的、一件好衣裳。聽過去的妓女講過去，聽哥哥姊姊們講文化革命、上山下鄉，看古今中外的各種電影，看當前漫天流行的時裝和新觀念，人生故事她見得多了！

母親對付莊建非固然老辣，但回過頭對吉玲又說了莊建非的無數好話，勸吉玲回家。說什麼吉玲配莊建非的確是高攀了，不要人心不知足，做了皇帝想外國，老話說得有，好女不嫁二夫。

只有章大姊是唯一可以商量，可以信賴的人。她不僅是吉玲的密友，而且是新華書店的工會主席兼女工委員，男女之間的事處理得夠多的了。她一貫主張對男人要留一著撒手鐮，所以，她們把吉玲懷孕的事瞞得密不透風，以便在關鍵時刻給莊家以沉重打擊。

下次莊建非再來由吉玲出面見他，若他表現不佳，章大姊便陪吉玲去醫院找莊建非的領導要求離婚，由章大姊開介紹信，以組織的名義出面。

吉玲現在專等著莊建非來了。

莊建非又來了。這次岳父岳母都在堂屋裡。岳母還是那身油膩的衣裳，叨著香煙，洗著撲克牌。岳父蝦米一般佝僂在一只小竹椅上，醉醺醺地捧著他的茶杯。

「您們都在家。」莊建非說。

沒人應。

「我是來看吉玲的。」

沒人應。

「吉玲今天不出來我就不走了。」

岳母說：「你知道吉玲回去的條件。」

「我還是認為我們夫妻之間的事最好不要影響父母。」

「已經影響我們了。」岳父說：「我說句直爽話，你父母是太瞧不起人了。花樓街有什麼讓人小看的？沒有它就沒有漢口。你想想，花樓街四周是些什麼地方？全市最老最大的金銀首飾店，海內外聞名的四季美湯包館，海關鐘樓、租界、汪玉霞食品店——」

吉玲的出現截斷了她父親的話。

她站在昏暗狹窄的樓梯上，穿著一件針織長睡裙，頭髮披肩，踩一雙鮮紅閃亮的珠光拖

鞋。莊建非彷彿見到了一顆星星。

吉玲冷淡地說：「你上來吧。」

一上樓莊建非就想擁抱妻子，吉玲躲閃開了。「你是來解決問題的。」她說。

「對了。」莊建非一語雙關道：「我的問題可多了。」

他抱住了她，不由分說親了幾口就滾到了床上。他火熱地說：「快讓我解決解決。」

吉玲可不願就這樣一了百了。況且莊建非太猛烈了，她生怕腹中的胎兒受不住。

「我病了！」她叫道。

她叫了幾遍，扭動掙扎，可莊建非不聽。莊建非發燒一般渾身滾燙，悶得吉玲快暈了，吉玲只得用膝蓋頂了莊建非一下。

只是輕輕地一下，莊建非頓時萎縮了身子，捂住疼處滾到了一邊。

他咬緊牙關，不出聲地呻吟著，熬過了一陣陣脹疼。下身的難受好不容易捱過了，心裡

的難受卻膨脹得厲害。沒有誰拒絕過他，況且他是丈夫，他有權利。她憑什麼不讓他看電視？

罵他？跑掉？讓他兩次三番來乞憐，還如此這般作踐他！

吉玲坐在窗前的木頭箱子上，毫無歉意。

莊建非梗起脖子，低聲吼道：「妳給我回去！」

「我不是故意的。」

她是故意的。只有莊建非才有資格鑒定這種舉動的性質，她是故意而惡毒的。

「妳給我回去！」

「我們現在不適合談這個問題。」

「沒什麼適合不適合，妳是我妻子就該回我的家。」

「嘿，你的家。」

「那也是妳的家。」

「我父母對你說了我回去的條件。我聽我父母的。」

「我再重申一遍，這是我們的私事。」

「可我也是你父母的兒媳婦。」

「辦不到！告訴你，想讓我父母來這兒，辦不到！」

吉玲的臉更冷了。

「那你走吧。」

「我限妳兩天之內回家。否則，妳會爲妳的所作所爲後悔的！」

「那咱們走著瞧。」吉玲胸有成竹。

走在大街上，莊建非漫無目的。他沒料到事情會砸成這種慘樣子。從前他們也吵鬧過，最後只要莊建非主動表示親暱，尤其是上了床，一切矛盾便迎刃而解。他不明白爲什麼這次老經驗不靈了。

莊建非極想找個朋友坐坐，喝點酒，推心置腹聊聊這事，聽聽人家的見解。

找誰呢？做學生時有一幫學友，做單身漢時也有一幫光棍朋友，隨著時光的流逝，都結了婚。結了婚朋友就自動散夥了，好像和一個女人構成了一個單位，一個細胞，朋友就成多餘的了。是你們自己用的朋友，你們再到哪兒去抓一個呢？

經過一片灰色的住宅小區，莊建非記起它叫「綠洲」。他大學時候的一個同學就住在這「綠洲」裡。他很清楚地記得這位同學的這棟樓，因爲兩年前他來參加婚禮的時候，發現了一個特殊標記：正對著新房的陽台有一根水泥電線桿，恰好在三樓的高度用觸目驚心的火紅油漆寫了一行觸目驚心的字——某某強姦某某。

莊建非跨著摩托車，在那行字的下面，仰頭望了望三樓陽台。什麼都記得，就是忘掉了同學的名字。

當莊建非自嘲地笑了笑，正要走的時候，頭頂上忽然有人叫道：「那是莊建非吧。」聽聽到自己名字的剎那間，同學的名字也緊跟著跳了出來。

「魯志勞。」他揮了揮手。

魯志勞沾老丈人的光，住著兩室一廳。他的老丈人是一個大型鋼廠管供銷的處長，官職不大，內容很深刻。

室內貼了壁紙，布置得像中檔偏高的旅館。魯志勞蓄了連腮鬍，穿著大花襯衣。襯衣下擺繫了個結，露出胸脯上比洋人不足比同胞有餘的鬃毛，脖子上有金色項鍊，手指上有金色戒指，給莊建非抽的是美國煙「希爾頓」。他非常熱情地歡迎莊建非光臨。他們在大學時曾習慣於互相惡毒攻擊以示關係不錯。

「棄醫經商了吧？」莊建非說。

「不，業餘經商。」

「看樣子發財了。」

「發財談不上，每頓有肉吃就是了。你怎麼樣？」

「兩袖清風。哪能與你這金光閃閃的形象相提並論。」

魯志勞大度地笑了。

「錢多並不是壞事。我替你介紹一筆生意吧，包賺！老同學嘛，讓大家都先富起來。」

「恐怕——」

「別支吾。我好說話，只拿信息費。」

莊建非此時的問題是後院起火，最需的是安定團結。魯志勞滔滔不絕地談著推銷日本原裝紅外線報警器的生意，吹得天花亂墜，鈔票似乎可以像雪花一樣飄落。

「只消你打開錢包接鈔票就行了。」

莊建非對虛無縹緲的先富起來不感興趣，他上樓來是爲了聊聊關於家庭，關於夫妻關係的現實問題的。

「你妻子好嗎？」

魯志勞一下子回不過神來，僵僵地點了點頭。

莊建非解釋說：「我是說你們關係還好吧？」

「你聽說什麼了？」

「沒有。只是隨便問問。」

「哦，你這人！我一切正常。」

「有小孩了嗎？」

「天，你怎麼變得婆婆媽媽了。要小孩幹嘛？趁年輕多賺點錢過幾天好日子再說。難道你還沒覺得中國人是多麼貧窮嗎？」

「覺得了。可我喜歡孩子。」

「我還沒這種興趣。」魯志勞斬斷了話題，抄起一條「希爾頓」扔到莊建非懷裡，宣布關於日本紅外線報警器的生意已經開始了。莊建非不明白這位同學為什麼如此豪爽地款待他。魯志勞說：「我有一件小事請莊兄幫忙。」

「只要我辦得到。」

莊建非從岳父家裡落荒而逃，尋求朋友的幫助，結果倒要幫助別人了。

「辦得到，你嘛，舉手之勞。」魯志勞「啪」地打了個櫃子，房間裡魔術般地出來了十個年輕姑娘。這顯然不是女主人。

姑娘笑道：「謝謝！」

莊建非倒窘住了。

「替這小丫頭悄悄卸下包袱吧。三個月了。」魯志勞說得輕鬆愉快。

莊建非不想幹這種事，也沒精力去安排這地下勾當。但他已經答應過了。

送莊建非下樓時魯志勞告訴他孫正就住前邊一棟樓。

孫正也是莊建非大學時的同學，同宿舍五年，五年裡睡在他的下鋪。孫正是那種戴眼鏡，穿襯衣緊扣領口和袖口的人，幹什麼都有股認真勁。

莊建非突然很想去看看孫正。他想孫正一定不會抓住他讓他替一個陌生姑娘做人工流產的。

孫正果然本分。他妻子上班去了，他在家裡一邊看稿件一邊帶小孩。他女兒剛滿兩歲，蛇一般纏在孫正腳邊。小女孩對莊建非畏怯了一分鐘之後纏上了莊建非，一定要莊建非不住氣地把她甩向空中。這樣孫正便得到了說話的機會，他非常認真地從他的生活境況談到工作境況。

他說這兩居室的單元房住了兩家，他們房間十三點五平方，那一家十四平方，實在不公平，因為那家朝向好一些。佔了朝向好就應該住小一點的房，一個人不能盡佔好的呀，但是沒辦法，分房間時是抓的鬮，這只能證明他的命不好。

客廳是公用的。他說：莊建非，按道理我們可以在客廳裡談話，奇怪的是誰家來了客也不往客廳裡帶，結果客廳堆滿了兩家的蜂窩煤和破舊雜物。那家女人是個潑婦，男人是個吝嗇鬼，一天到晚想多用電和水少出水電費。最令人不安的是那十來歲的小男孩，流裡流氣，老偷看小貝貝撒尿，有機會就引誘小貝貝出房門。絕妙的是所有人都把這樣住在一起的人家稱做團結戶。要是有人一進門就說：噢，你住的是團結戶哦，他一聽就火冒三丈。他說：「莊建非還是你了解我，沒說那種話。」

沒等莊建非開口，孫正又搶先說話了。說他所在的那家醫學雜誌完全是混蛋，除了他沒有一個是懂醫的，那些人調來之前是什麼會計，幼師，倉庫保管，可他們居然排擠他。眼看一原本富有指導性的雜誌出籠，不由使人汗顏。

孫正又認真地談到物價上漲、家庭開支日漸艱難的問題，獨生子女三歲前糾纏父母三歲後入托難的問題等等。

莊建非瞅空插了一句：「夫妻關係怎麼樣？」

「夫妻關係可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孫正說：「現在社會學家有幾種看法。」他又闡述了一通社會學家的理論，像個用功沒用在點子上的學生，答卷寫了很長卻始終有些文不對題。

莊建非還想努力。

「具體說下你自己吧。」

孫正乾笑了一下：「爲什麼說我？我的婚姻不錯。」

莊建非說：「我也以爲我的婚姻不錯——」

「那就好。」孫正明顯地敷衍起來。他的小貝貝要喝水了，他去給女兒倒水。倒水的過程由於認真變得過於緩慢，他先燙杯子，再燙勺子，出去倒掉水，再將杯子穩穩地放在桌子中央以免被碰掉；然後在一排藥瓶裡找出「金銀花露」……小貝貝一直眼巴巴盯著父親，嘴巴貪饞地吧嗒著。

莊建非猛然發現孫正已經是個小老頭了，一個腦門上皺紋很多、臉色蠟黃、身體瘦弱的小老頭。莊建非知趣地告辭，孫正從忙碌中說了一句客套話：「是哪陣風把你給吹來了？」

這個認真的人把前後順序完全顛倒了。他是太認真而垮掉的。朋友朋友朋友！莊建非鬱鬱寡歡地奔馳在柏油路上，為自己這一幫人感到心寒。

晚飯前夕，莊建非闖進了梅瑩家。

梅瑩在廚房燒菜，一見之下差點鬆掉了鍋鏟。

「路過這裡，偶然來了興趣，想討教一個專業上的小問題。」

梅瑩的丈夫朗朗大笑，說：「歡迎，我最歡迎不速之客。」這是個高大的男人，有種開闊的氣派，在切小葱、蒜頭之類的佐料。

他們的兒子在客廳，教一個相貌清麗的姑娘彈鋼琴，看樣子是一對小愛人。一對老愛人在為一對小愛人下廚，人人面含喜色，這屋子裡充滿了一種宜人的氣氛。

姑娘給莊建非端來一杯飲料，問他如何評價鋼琴家的手和外科大夫的手。莊建非說鋼琴家的手是建設性的，外科大夫的手是破壞性的。他的回答使他們全家人都笑了。

梅瑩的丈夫接過鍋鏟，讓梅瑩去和莊建非談話。莊建非從心裡向這位丈夫道了歉。

「對不起！」他說。

真正懂得這句話含義的是梅瑩，但她絲毫沒有流露出什麼。

在小書房裡，莊建非一口氣講了自己的困境。梅瑩幾乎不加思索就提綱挈領地指出了三點方向。

第一，去美國觀摩學習是他胸外生涯中一個高高的台階，一定要不惜代價攀登上去。

第二，男女之間不僅僅只是性的聯繫，丈夫和妻子都還有大量的其他義務。莊建非無疑對此認識不足，吉玲肯定有隱情。莊建非應該以情動人。

第三，這次莊建非的父母一定要出面。人和人是平等的，你要輕視人家就總有一天會被人家反咬一口。

莊建非心裡亮堂了。到底是梅瑩，老辣的梅瑩。事隔幾年，莊建非此刻才徹底懂得：梅瑩不會和他結婚。哪怕她發瘋地迷戀他的肉體也不會和他結婚。她的丈夫、兒子和媳婦都是出類拔萃的人物；在人的海洋裡，出類拔萃的人物並不多，梅瑩卻得到了三個，因此，她絕不會捨棄他們。生活內容比男女之間的性的內容要多得多，太對了！這女人真是聰明絕頂！莊建非奔湧著吻她一下的衝動但他只是友好地伸出了手。梅瑩和他握了握手，給了他一個理解的微笑。在這短暫的對視裡，他們一同邁過了暗礁險灘。莊建非已經長大成人了，他現在

要的不是情人而是良師益友。

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梅瑩真稱得上是他的良師益友。

在莊建非又熬過了一個長夜之後，在他吸著煙，踱著步，下定決心去見父母的時候，吉玲已經果決地行動了。

吉玲在章大姊的陪同下來到了莊建非的單位，直接進了院部辦公室。是經驗豐富的章大姊部署直接進軍院辦公室的，如果去科室，被人一拉扯一調解，就顯不出威力了。

是華茹芬接待她們。華茹芬一見吉玲便喜形於色。

「好，來得好。我知道妳會來的，可沒想到這麼快，太好了！」

吉玲和章大姊被鬧糊塗了，一時間作不出任何反應來。

華茹芬用開玩笑的口吻說：「小倆口應該在醫院裡手挽手遊覽一番。」

章大姊趁華茹芬倒開水的機會在吉玲耳根上說：「惡人先告狀了，妳得準備哭訴。真哭。」

華茹芬遞過一杯開水，問：「妳見到小莊了嗎？」

吉玲說：「沒有。」

「那我給外科打個電話，讓小莊來見妳。」

「不必了。」吉玲說。遲早有面對面的一天，但現在她必須單獨談話。

華茹芬感到了氣氛的古怪。

「有事嗎？」

吉玲舔了舔蒼白的嘴唇，章大姊扶住她的肩。

「我是來請求院組織幫助的，我要和莊建非離婚。」

章大姊遞上介紹信：「我是吉玲的組織。我們調查發現吉玲受了虐待，以精神方面的爲

主。希望我們能合作。」

華茹芬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離婚嗎？」她費解地問。

儘管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但那畢竟還是紙上談兵。一走進父母的家，莊建非還是抑制不住強烈的屈辱感。他結婚前後所受的磨難歷歷在目。吉玲雖然有一雙不像樣的父母親，可他們是女兒的大後方、庇護所，隨時張開翅膀準備保護自己的孩子。從這點來說，莊建非是羨

慕吉玲的。他的父母滿腹經綸、富有教養，按說感情應比一般人豐富得多，不知爲什麼，飽學了人類知識的人反而會疏遠人類。

莊建非會痛下決心在他們面前做出個婚姻美滿的樣子，但不幸才半年他就不得不來求助了。大家都覺得只有這樣才能最終解決問題，他沒辦法不來。他一路上援引了許多古今中外男子漢大丈夫能委屈求全的例子來說明自己，比如韓信忍受胯下之辱，勾踐臥薪嘗膽等等。這樣似乎太孩子氣，但他明白他其實不是孩子氣，是來真的。

的確，莊建非沉痛地體會到，婚姻磨鍊男人。

青少年時期甚至大學時代他都一直琢磨不透許多中年男人爲何處世那麼圓滑老練，能忍辱負重，現在他明白這與婚姻不無關係。很少有哪個風雲人物是光棍漢，恰恰相反，傑出人物們大多都經歷了不止一次的婚姻。從某個角度看，婚姻是人生課堂。梅瑩就是成績優異的過來人，她不止一次地強調：男女之間不僅僅只是性的聯繫。真是至理名言！

莊建非的父母居然放下案頭巨著，走出了書齋，雙雙來到客廳見這個久別的兒子。這使莊建非多少受到了鼓舞，看來父母也把結了婚的兒子當成成人了，不再像從前那樣對他不屑一顧。

「吉玲出走了。」他說。他的父母和妹妹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震動，一齊望著他，等待著聽下文。莊建非發現母親轉瞬便鎮靜了，鎮靜後便有了一絲嘲諷的表情。他本想不再往下說，他母親揚了揚手指：「說吧。」

莊建非簡略地回顧了吉玲出走的經過，沒說出吉玲回來的條件，他想先看看反應再說。建亞的態度最爲激烈。

「這就是那幫漢口小市民的德性，動不動跑回娘家什麼的。和她結婚都是抬舉她呢！別理她，看她過幾天不自己乖乖溜回來。」

「建亞，妳像個小孩子。」

「哥哥，你怎麼變得如此軟弱了？說到底，她是個什麼人——花樓街的姑娘。」

「別這麼說，她是妳嫂子。」

「可你……可她背叛了你！」

莊建非被妹妹惹笑了。吉玲沒有背叛他，只不過暫時離家出走了。

父親緊擠著眉宇間的皺紋，憂慮重重。

「你的妻子她出走了？」

「是的。」

「實際上她爲什麼走？」

「好像沒什麼實質問題。」

「她爲什麼不願聽你講道理呢？」

「不知道。」

「她應該明白你們是自由結婚的。」

莊建非只得點頭。

「這麼做太豈有此理了！」

「是有點。」

「哪兒能管這樣的事？法律管嗎？」

莊建非啼笑皆非。

「好像不管，爸爸。」

「好了好了。」一直沒動靜的母親開口了。

「建非，怎麼說呢，現在事實證明當初不是我們錯了而是你錯了。」

28
子
非
↓

莊建非隱約感到心尖尖哆嗦了一下，使他特別的不舒服。

母親說話抑揚頓挫，有種吸引學生的教師風度。她直視著兒子說你的性格我了解，你自己就是打掉了牙往肚裡吞。我以爲你即使不美滿也會做出個美滿模樣來的，所以，令我吃驚的不是吉玲離家出走，而是你跑回來訴苦。興許你的目的不僅僅是訴說苦惱，接受你父親和妹妹的同情。他們書呆子似的同情滿足不了你——母親越說越尖刻。

「你要是想我們爲你做點什麼，就開門見山直說吧。」

「不！我不要你們爲我做什麼。」莊建非說。

事實上只要他與吉玲是夫妻，他父母與吉玲的父母就是親家，他的父母應該去看望他們的親家。皇帝也有草鞋親呢。心尖尖的哆嗦清楚地變成了痛楚。

「爸爸，我走了。」

他又朝建亞擺了擺手。

母親說：「我們沒說不幫你。」

莊建非向母親禮貌地欠了欠身，說：「謝謝，沒這個必要。」
電話鈴響了。建亞說哥哥你等等，說不定是你的電話。

莊建非果真有了一種強烈的預感：至少這個電話與他有關。建亞聽電話時神色大變，連忙叫母親去聽。

這個電話長得差不多沒有盡頭，當莊建非正要離開，他母親放下了電話，說：「她要和你離婚。」

「吉玲嗎？」

建亞說：「不是她是誰？華阿姨來的電話，她們全體出動了。」

母親請父親給學院打電話要車。她在莊建非身後說：「我希望你能去美國學習。你不要意氣用事，因小失大。不管你的虛榮心多麼強，我還是會幫你的。」

開始是這樣的吧：爲了一件小事，夫妻吵架。然後就滾起了雪球：他的同事、吉玲的家庭、章大姊、華茹芬、王珞、曾大夫、他的父母、雙方的單位，一場混戰。

婚姻不是個人的，是大家的。你不可能獨立自主，不可以粗心大意。你不滲透別人別人要滲透你。婚姻不是單純性的意思，遠遠不是；妻子也不只是性的對象，而是過日子的伴侶。過日子你就要負起丈夫的職責，注意妻子的喜怒哀樂，關懷她，遷就她，接受周圍所有人的注視，與她攙攙扶扶，磕磕絆絆走向人生的終點。

在所有人中間，梅瑩是個智者。她說過：「你總有一天會懂的，孩子。」
現在莊建非懂了。

矛盾鬧得突然解決得也突然。

莊建非的父母坐了一輛小車趕到花樓街，路過「汪玉霞」時停車買了一提花花綠綠的糕點，一見親家面就遞了過去，說：「一向窮忙，今日才來拜望。」這當然是莊建非的母親對吉玲的母親說的。吉玲的母親身前身後擠滿了看熱鬧的鄰居，光這一句話她的面子就賺足了。所以她笑得親親切切，熱情地好似一盆火，馬上吩咐擺酒下廚，拿出了貼身藏的存款，不惜血本款待親家。

吉玲的母親也是見過幾朝風雨的人，隨機應變是最在行了。當小車問路時已有人跑來報信，她閃進房裡眨眼的功夫就將面貌煥然一新。莊建非的母親倒沒想到花樓街的家庭婦女竟有這般整潔體面的，心裡也得到了幾許安慰。

章大姊正在與吉玲的母親商量鬧離婚的事，見風向轉了，自然又願意做成人之美的好事。

她拉莊建非在巷子拐角處說了好半天，數落了吉玲愛使小性子也數落了莊建非對吉玲太馬

虎。

莊建非得知吉玲懷孕了心裡又波瀾迭起。好不容易陪父母吃完飯，父母一上車，莊建非就騎上了摩托，風馳電掣到了章大姊家。

吉玲一見莊建非就哭了。章大姊也把一切都告訴了吉玲，吉玲後悔不已，加上嘔吐得快脫水了，實在不便見公婆，所以躺在章大姊家等候丈夫。

「你這幾天吃的什麼？」吉玲問。

莊建非說：「胡亂湊合唄。」

吉玲噉地一聲又傷心了。莊建非很輕柔地按在吉玲的小腹上向小生命道歉。

「我的兒子，爸爸對不起你。」

吉玲說：「是女兒。」一邊流淚一邊笑了。

夫妻倆依偎著，絮絮叨叨把他們兩邊的狀況合成了一個完整的故事。一會兒互相責怪，一會兒又爭著檢討自己，哭哪笑哪吃醋哪憧憬將來哪，五味俱全。

不知不覺中，天色已晚。章大姊買了菜回來了，留他們吃晚飯，他們謝絕了。莊建非說：「我們回家吧。」

吉玲說：「我們回家。」

「離婚」這個詞成了一句笑談，莊建非終於圓滿解決了一切問題。他相信往後他就有經驗了。

只有建亞一直耿耿於懷，對吉玲不冷不熱。她在日記中寫道：哥哥沒有愛情，他真可憐。而她自己年過三十，還沒有找著合意的郎君，她認為當代中國沒有男子漢，但當代中國也不容忍獨身女人。她又寫道：我也可憐。

煩惱人生

早晨是從半夜開始的。

昏濛濛的半夜裡「咕咚」一聲驚天動地，緊接著是一聲恐怖的嚎叫。印家厚一個驚悸，醒了，全身繃得硬直，一時間竟以為是在惡夢裡。待他反應過來，知道是兒子掉到了地上時，他老婆已經赤著腳竄下了床，顫顫地喚著兒子，母子倆在窄狹擁塞的空間撞翻了幾件家什，跌跌撞撞撲成一團。

他該做的本能的第一件事是開燈，他知道，一個家庭裡半夜發生意外，丈夫應該保持鎮定，可是燈繩卻怎麼也摸不著！印家厚唸唸喘著粗氣，一雙胳膊在牆壁上大幅度摸來摸去。老婆恨恨地咬了一個字：「燈！」便哭出聲來。急火攻心，印家厚跳起身，踩在床頭櫃上，一把捉住燈繩的根部用勁一扯：燈亮了，燈繩卻也斷了。印家厚將掌中的斷繩一把甩了出去，負疚地對著兒子叫道：「雷雷！」

兒子打著乾噎，小綠豆眼瞪得溜圓，十分陌生地望著他。他伸開臂膀，心虛地說：「怎

麼啦？雷雷，我是爸爸啲！」老婆擋開了他，說：「呸！」

兒子忽然說：「我出血了。」

兒子的左腿有一處擦傷，血從傷口不斷沁出。夫妻倆見了血，都發怔了。總算印家厚先擺脫了怔忡狀態，從抽屜裡找來了碘酒、棉籤和消炎粉。老婆卻還在發怔，眼裡蓄了一包淚。印家厚利索地給兒子包紮傷口，在包紮傷口的過程中，印家厚完全清醒了，內疚感也漸漸消失了。是他給兒子止的血，不是別人。印家厚用脚把地上摔倒的家什歸攏到一處，床前便開闢出了一小塊空地，他把兒子放在空地上，摸了摸兒子的頭，說：「好了。快睡覺。」

「不行，雷雷得洗一洗。」老婆口氣硬直。

「洗醒了還能睡嗎？」印家厚軟聲地說。

「孩子早給摔醒了！」老婆終於能流暢地說話了：「請你走出去訪一訪，看哪個工作十七年還沒有分到房子。這是人住的地方？豬狗窩！這豬狗窩還是我給你搞來的！是男子漢，要老婆兒子，就該有個地方養老婆兒子！窩囊巴噠的，八棍子打不出一個屁來，算什麼男人！」

印家厚頭一垂，懷著一腔辛酸，呆呆地坐在床沿上。

其實房子和兒子摔下床有什麼聯繫呢？老婆不過是藉機發洩罷了。談戀愛時的印家厚就

是廠裡夠資格分房的工人之一，當初他的確對老婆說過只要結了婚，就會分到房子的。他誇下的海口，現在只好讓她任意鄙薄。其實當初是廠長答應了他的，他才敢誇那海口。如今她可以任意鄙薄他，他卻不能同樣去對付廠長。

印家厚等著時機，要制止老婆的話開必須是兒子。趁老婆換氣的當口，印家厚立即插了話：「雷雷，乖兒子，告訴爸爸，你怎麼摔下來了？」

兒子說：「我要屙尿。」

老婆說：「雷雷，說拉尿，不要說屙尿。你拉尿不是要叫我的嗎？」

「今天我想自己起來……」

「看看！」老婆目光炯炯，說：「他才四歲！四歲！誰家四歲的孩子會這麼靈敏！」

「就是！」印家厚抬起頭來，掩飾著自己的高興，並不是每個丈夫都會巧妙地在老婆發脾氣時，去平息風波的。他說：「我家雷雷是真了不起！」

「嘿，我的兒子！」老婆說。

兒子得意地仰起紅撲撲的小臉，說：「爸爸，我今天輪到跟你跑月票了吧？」

「今天？」印家厚這才注意到已是凌晨四點缺十分了。「對。」他對兒子說：「還有一個

多小時咱們就得起床，快睡個回籠覺吧。」

「什麼是——回籠覺？爸爸。」

「就是醒了之後又睡它一覺。」

「早晨醒了中午又睡也是回籠覺嗎？」

印家厚笑了，只有和兒子談話他才不自覺地笑。兒子是他的避風港。他回答兒子說：「大概也可以這麼說。」

「那幼兒園阿姨說是午覺，她錯了。」

「她也沒錯。雷雷，你看你洗了臉，清醒得過分了。」

老婆斬釘截鐵地說：「摔清醒的！」話裡依然含著尋釁的意味。

印家厚不想一大早就和她發生什麼利害衝突，一天還長著呢，有求於她的事還多著。他妥協地說：「好吧，摔的，不管這個了，都抓緊時間睡吧。」

老婆半天坐著不動，等印家厚剛躺下，她又突然委屈地叫道：「睡！電燈亮刺刺的怎麼睡？」

印家厚忍無可忍了，正要惡聲惡氣地回敬她，卻想起燈繩讓自己扯斷了，他大大嘔了一口唾沫，爬起來……

在電燈黑滅的一剎那，印家厚看見手中的起子寒光一閃，一個念頭稍縱即逝。他再不敢去看老婆，他被自己的念頭嚇壞了。

當眼睛適應了黑暗之後，發現黑暗原來並不怎麼黑。曙色已朦朧地透過窗簾：大街上已有忽隆隆開過的公共汽車。印家厚異常清楚地看到，所謂家，就是一架平衡木，他和老婆搖搖晃晃在平衡木上保持平衡。妳首先下地抱住了兒子，可我為兒子包紮了傷口；我扯斷了開關我修理，妳借的房子你驕傲。印家厚異常地酸楚，又壯起膽子去瞅起子。後來天大亮了，印家厚覺得自己做過一個關於家庭的夢，但內容卻實在記不得了。

還是起得晚了一點。

八點上班，印家厚必須趕上六點五十分的那班輪渡才不會遲到。而坐輪渡之前還要乘四站公共汽車，上車之前下車之後還有各走十分鐘的路程，萬一車不順利呢？萬一車順利人卻擠不上呢？不帶兒子當然就不存在擠不上車的問題，可今天輪到他帶兒子。印家厚打了一個短短的呵欠後，一邊飛快地穿衣服一邊用腳搖動兒子。「雷雷！雷雷！快起床！」

老婆將毛巾被扯過頭頂，悶在裡頭說：「小點聲不行嗎？」

「實在來不及了。」印家厚說：「雷雷叫不醒。」

印家厚見老婆沒有絲毫動靜，只得一把拎起了兒子：「吹，你醒醒！快！」

「爸爸，你別搔我。」

「雷雷，不能睡了。爸爸要遲到了，爸爸還要給你煮牛奶。」印家厚急了。

公共的衛生間有兩個水池，十戶人家共用，早晨是最緊張的時刻，大家排著隊按順序洗漱。印家厚一眼就量出自己前面有五、六個人，估計去一趟廁所回來正好輪到。他對前面的婦女說：「小金，我的臉盆在妳後邊，我去一下就來。」小金表情淡漠地點了點頭，然後用腳勾住地上的臉盆，準備隨時往前移。

廁所又是滿員。四個蹲位蹲了四個退休的老頭。他們都點著煙，合著眼皮悠著。印家厚鼻孔裡呼出的氣一聲比一聲粗。一個老頭嘎嘎笑了：「小印，等不及了？」

印家厚勉強吭了一聲，望著窗格子上的半面蛛網。老頭又嘎嘎笑：「人老了什麼都慢，再慢也得蹲出來，要形成按時解大便的習慣。你也真老實到家了，有廠子的人不留到廠裡去解呀。」

屁！印家厚極想說這個字可他又不想得罪鄰居，鄰居是好得罪的麼？印家厚慙得慌，提著雙拳正要出去，後邊響起了草紙的揉搓聲，他的腿都軟了。

返回衛生間，印家厚的臉盆剛好輪到，但後邊一位已經跨過他的臉盆在刷牙了。印家厚不顧一切地擠到水池前洗漱起來，他沒功夫講謙讓了。被擠在一邊的婦女含著滿口牙膏泡沫瞅了印家厚一眼，然後在他離開衛生間時揚聲說，這種人，好沒教養。

印家厚聽見了，可他希望他老婆沒聽見。他老婆聽見了可不饒人，她還會認為這是一句惡毒的罵人話。

糟糕的是兒子又睡著了。

印家厚一迭聲叫「雷雷」。一面點著煤油爐煮牛奶，一面抽空給了兒子的屁股一巴掌。

「爸爸，別打我，我只睡一會兒。」

「不能了。爸爸要遲到了。」

「遲到怕什麼。爸爸，我求求你，我剛剛出了好多的血。」

「好吧，你睡，爸爸抱著你走。」印家厚的嗓子沙啞了。

老婆掀開毛巾被坐起來，眼睛紅紅的。「來，雷雷，媽媽給你穿新衣服。海軍衫，背上衝

鋒槍，在船上和海軍一模一樣。」

兒子來興趣了：「大蓋帽上有飄帶才好。」

「那當然。」

印家厚向老婆投去感激的一瞥，老婆卻沒理會他。趁老婆哄兒子的機會，他將牛奶灌進了保溫瓶，拿了月票，錢包，香煙，鑰匙和梁羽生的《風雷震九州》。

老婆拿過一筒檸檬夾心餅乾塞進他的挎包裡，囑咐和往常同樣的話：「雷雷得先吃幾塊餅乾再喝牛奶，空肚子不行喝牛奶。」說罷又扯住挎包塞進一個蘋果，「午飯後吃。」接著又來了一條手帕。

印家厚生怕還有什麼名堂，趕緊抱起兒子：「當兵的，咱們快走吧，戰艦要啓航了。」

兒子說：「媽媽再見。」

老婆說：「雷雷再見！」

兒子揮動小手，老婆也揚起了手。印家厚頭也不回，大步流星匯入了滾滾的人流之中。他背後不長眼睛，但卻知道，那排破舊老朽的平房窗戶前，有個燙了雞窩般髮式的女人，她披了件衣服，沒穿襪子，跛著鞋，憔悴的臉上霧一樣灰暗。她在目送他們父子。這就是他的

女人、人妻

老婆。你遺憾老婆爲什麼不鮮亮一點嗎？然而這世界上就只她一個人在送你和等你回來。

機會還算不錯，印家厚父子剛趕到車站，公共汽車就來了。

這輛車笨拙得像頭老牛，老遠就開始哼哼噤噤。車停了，但人多開不了門。頓時車裡車外一起發作，要下車的捶門，要上車的踢門。印家厚把挎包掛在胸前，連兒子帶包一齊抱緊。他像擂台上的拳擊家不停地跳躍挪動，觀察著哪個門好上車，哪一堆人群是容易衝破的薄弱環節。

售票員將頭伸出車窗說：「車門壞了。壞了壞了。」

車啓動了，馬路上的臭罵暴雨般打在售票員身上。罵聲未絕，車在前面突然煞住了。「嘩啦」一下車門全開，車上的人帶著參加了某個密謀的詭笑衝下車來：等車的人們吶喊著憤怒地衝上前去。印家厚是跑月票的老手了，他早看破了公共汽車的把戲，他一直跟著車小跑。車上有張男人的胖臉在嘲弄印家厚，胖臉上噙起嘴，做著喚牲口的表情。印家厚牢牢地盯著這張臉，所有的氣惱和委屈一起膨脹在他胸裡頭。他看準了胖臉要在中門下，他候在中門。好極了！胖臉怕擠，最後一個下車，慢吞吞好像是他自己的車。印家厚從側面抓住車門把手，

一步登上車，用厚重的背把那胖臉抵在車門上一擠然後又一揉，胖臉啊呀呀叫喚起來，上車的人不耐煩地將他扒開，扒得他在馬路上團團轉。印家厚緩緩地長地舒了一口氣。

車下的一切用開了，抬頭便要迎接車上的一切。印家厚抱著孩子，雖沒有人讓坐但有人讓出了站的位置，這就夠令人滿意了。印家厚一手抓扶手，一手抱兒子，面對車窗，目光散淡。車窗外一刻比一刻燦爛，朝霞的顏色抹亮了一片片商店。朝朝夕夕，老是這些商店。印家厚說不出爲什麼，一種厭煩，一種焦灼卻總是不近不遠地伴隨著他。此刻他只希望車別出毛病，快快到達江邊。

兒子的願望比父親多得多。

「爸爸，讓我下來。」

「下來悶人。」

「不悶。我拿著月票，等阿姨來查票，我就給她看。」

旁邊有人稱讚說這孩子好聰明，兒子更是得意非凡，印家厚只得放他下來。車拐彎時，幾個姑娘一下子全倒過來。印家厚護著兒子，不得不彎腰拱肩，用力往後撐。一個姑娘尖叫起來：呀——流氓！印家厚大惑不解，扭頭問：「我怎麼你了？」不知哪裡插話說：「摸了。」

一車人都開了心，都笑。姑娘破口大罵，針對印家厚，唾沫噴到了他的後頸脖子。一看姑娘俏麗的粉臉，印家厚握緊的拳頭又鬆開了。父親想幹沒幹的事，兒子倒幹了。兒子從印家厚兩腿之間伸過手去朝姑娘一陣拳擊，嘴裡還念念有詞：「你罵！你罵！」

「雷雷！」印家厚趕快抱起兒子，但兒子還是挨了一腳。這一脚正踢在兒子的傷口上，只聽雷雷半哀半怒叫了一聲，頭髮豎起，耳朵一動一動，撲在印家厚的肩上，啪地給了那姑娘一記清脆的耳光。衆目睽睽之下，姑娘怔了一會兒，突然嚶嚶地哭了。

父子倆獲得全勝下車。兒子非常高興，挺胸收腹，小屁股鼓鼓的，一蹦三跳。印家厚歪頭歪腦，他不知爲什麼不能和兒子同樣高興。

上了輪渡就像進了自家的廠，全是廠裡的同事。

「嘿，又輪到你帶崽子了。」

「嗯。」

自然是有人讓出了座位。兒子坐不住，四處都有人叫他逗他。廠裡一個漂亮的女工，剛剛結婚，對孩子有著特別的興趣，雷雷對她也特別有好感，見了她就偎過去了。女工說：「印

師傅，把印雷交給我，我來餵他喝牛奶。」

印家厚把揸包遞過去，拍拍巴掌，做了幾下擴胸運動，輕鬆了。整個早晨的第一下輕鬆。有人說：「你這崽子好眼力。」

「嗯。」印家厚說。

「來，湊一圈？」

「不來。我是看牌的。」印家厚說。

一支煙飛過來，印家厚伸手撈住，用唇一叨，點上了火。汽笛短促地「嗚嗚」兩聲，輪船離開躉船漾開去。

打牌的圈子很快便組合好了。大家各自拿出報紙雜誌或者脫下一隻鞋墊在屁股底下，甲板頓時布滿一個接一個的圈子。印家厚蹲在三個圈子交界處看三面的牌，半支煙的功夫，還沒有看出興趣來，他走開了。有段時間印家厚對撲克癮頭十足，那是在二十五歲之前。他玩牌玩得可精，精到只贏不輸，他自以為自己總也有一個方面戰無不勝。不料，一天早晨，也就是在輪渡的甲板上，幾個不起眼的人讓他輸了。他突然覺得撲克索然寡味。贏了怎樣？輸了又怎樣？從此便不再玩牌。偶爾看看，只看出當事者完全是迷糊的，費盡心機，還是不免

被運氣捉弄。看那些人被捉弄得鬼迷心竅，曠得臉紅脖子粗，印家厚不由得直發虛。他想他自己從前一定也是這麼一副蠢相。他媽的，世界上這事！——他暗暗嘆息一陣。

雷雷的餅乾牛奶順利地進了肚子，乖乖地坐在一只巴掌大的小折疊椅上聽那位漂亮女工講故事。他看見他父親走過來就跟沒看見一樣。印家厚冷冷地望了兒子好一會，莫名的感傷的情緒和噴出的輕煙一樣瀾漫開去。

印家厚朝周圍撒了一圈煙作為對自己剛上船就接到了煙的回報。只要他抽了人家的煙他就要往外撒煙，不然像欠了債一樣，不然就不是男子漢的作為。撒煙的時候他知道自己神情滿不在乎，動作大方瀟灑，他心裡一陣受用——這常常只是在輪渡上的感覺。下了船，在廠裡，在家裡，在公共汽車上，情況就比香煙的來往複雜得多，也古怪得多，他經常鬧不清自己是否接受了或者是否付出了。這些時候，他就讓自己乾脆別想著什麼接受付出，認為老那麼想太小家子氣，吞吐量太窄，是小雞肚腸。

長江正在漲水，江面寬闊，波濤澎湃。輪渡走的是下水，確實有乘風破浪的味道。太陽從前方冉冉升起，一群潔白的江鷗追逐著船尾犁出的浪花，姿態靈巧可人。這是多少人嚮往的長江之晨，船上的人們卻熟視無睹。印家厚伏在船舷上吸煙，心中和江水一樣茫茫蒼蒼。

晴明、生動、活潑

自從他決絕了撲克，自從他做了丈夫和父親，他就愛伏在船舷上，朝長江抽煙，他就逐漸逐漸感到了心中的蒼茫。

小白擠過來，問印家厚要了一支煙。小白是廠辦公室的秘書，是個憤世嫉俗的青年，面頰蒼黃，有志於文學創作。

「他媽的！」小白說：「你他媽褲子開了一條縫。這，好地方，大腿裡，還偏要迎著太陽站。」

印家厚低頭一看，果然裡頭的短褲都露出了白邊。早晨穿的時候是沒縫的，有縫他老婆不會放過。是上車時擠開的。

「擠的，沒辦法。」印家厚說：「不要緊，這地方男人看了無所謂，女人又不敢看。」

「過癮。你他媽這語言特生動。」小白說。

靠在一邊看報的賈工程師頗有意味地笑了。他將報紙折得整整齊齊裝進提包裡，湊到這邊來。

「小印，你的話有意思，含有一定的科學性。」

「賈工，抽一支。」

「我戒了。」

小白譏諷：「又戒了？」

「這次真戒。」賈工掏出報紙，展得平平的，讓大家看中縫的一則最新消息：香煙不僅含尼古丁、煙焦油等致癌物質，還含放射線。如果一個人一天吸一包煙，就相當於在一年之內接受二百五十次胸透。

賈工一邊認真地折疊報紙一邊嚴峻地說：「人要有一股勁，一種精神，你看人家女排，四連冠！」

印家厚突然升起一股說不清的自卑感，他猛吸一口煙，讓臉籠罩在藍霧裡邊。

小白說：「四連冠算什麼？體力活，出憨勁就成。曹雪芹，住破草棚，稀飯就醃菜，十年寫成《紅樓夢》，流傳百世。」

有人插進來說話了：「去蛋！什麼體力腦力，人哪，靠天生的聰明，玩都玩得出名堂來。柳大華，玩象棋，國際大師稱號。有什麼比國際大師更中聽？」

爭論範圍迅速擴大。

「中聽有屁用！人家周繼紅，小丫頭片子，就憑一個筋斗往水裡一栽：一塊金牌，三室

一廳房子，幾千塊錢獎金。」

印家厚叭叭吸煙，心中愈發蒼茫了。他忿忿不平的心裡真像有一江波濤在裡面鼓動。同樣都是人，都是人！

小白不服氣，面紅耳赤地爭辯道：「銅臭！文學才過癮呢。詩人。詩。物質享受哪能比上精神享受。有些詩叫你想哭想笑，這才有意思。有個年輕詩人寫了一首詩，只一個字，絕了！聽著，題目是〈生活〉，詩是：網。絕不絕？你們誰不是在網中生活？」

頓時靜了。大家互相淡淡地沒有笑容地看了看。

印家厚手心一熱，無故興奮起來。他說：「我倒可以和一首。題目嘛自然是十樣，內容也是一個字——」

大家全盯著他。他穩穩地說：「——夢。」

好！好！都為印家厚的「夢」叫好。以小白為首的幾個文學愛好者團團圍住他，要求與他切磋現代詩。

輪渡兀然一聲粗啞的「嗚——」淹沒了其他一切聲音，船在江面上劃出一個優美的弧線向躉船靠攏。印家厚哈哈笑了，甩出一個脆極的響指。這世界上沒有什麼人比別人高一等，

他印家厚也不比任何人低一級。誰能料知往後的日子有怎樣的機遇呢？

兒子向他衝過來，端來衝鋒槍，發出呼呼聲，腿上纏著繃帶，模樣非常勇猛。誰又敢斷言這小子將來不是個將軍？

生活中原本充滿了希望和信心。

一個多麼晴朗的五月早晨！

隨著人潮湧上岸去，該是吃點東西的時候了。只要趕上了這班船就成，就可以停下來吃頓早飯。

餐館方便極了，就是馬路邊搭的一個棚子。棚子兩邊立了兩只半人高的油桶改裝的爐子，藍色的火苗竄出老高。一口火油鍋裡炸著油條，油條放木排一般滾滾而來，香煙瀰漫著，油焦味直沖喉；另一口大鍋裡裝了大半鍋沸沸的黃水，水面浮動一層更黃的泡沫，一柄長把竹篾笊籬塞了一窩油麵，伸進沸水裡擺了擺，提起來稍稍瀝了水，然後扣進一只碗裡，淋上醬油、麻油、芝麻醬、味精、胡椒粉，撒一撮蔥花——熱乾麵。武漢特產：熱乾麵，這是印家厚從小吃到大的早點，兩角錢能吃飽。現在有哪個大城市花兩角錢能吃飽早餐？他連想都

沒想過換個花樣。

賣票的桌子在棚子旁邊的大柳樹下，售票員是個淡淡化了妝但油跡斑斑的姑娘。樹幹上掛了一塊小黑板，白粉筆浪漫地寫著：嘩！涼麵上市！嘩！

熱乾麵省去伸進鍋裡燙燙那道程序就叫涼麵。

印家厚買了涼麵和油條。涼麵比熱乾麵吃起來快得多。

父子倆動作迅速而果斷，顯出訓練有素的姿態。這裡父親擠進去買票，那裡兒子便跑去排熱乾麵的隊了。雷雷見拿油條的人不少，就把衝鋒槍放在自己站的位置上，轉身去排油條隊。

拿油條連半秒鐘都沒等。印家厚嘉獎似地摸了把兒子的頭，兒子異常得意；可印家厚買了涼麵而不是熱乾麵，兒子立刻霜打了一般，他快快地過去拾起了自己的槍——取熱乾麵的隊伍根本沒理會這支槍，早跨越它前進了：他發現了這一點，橫端起衝鋒槍，衝人們「噠噠噠」就是一梭子。

「雷雷！」印家厚吃驚地喝住兒子。

不到三分鐘，早點吃完了。人們都是在路邊吃，吃完了就地放下碗筷，印家厚也一樣，

放下碗筷，拍了拍兒子，走路。兒子捏了根油條，邊走邊吃，香噴噴的。印家厚想：這小子好殘酷，提槍就掃射，怎麼得了！像誰？他可沒這麼狠的心，老婆似乎也只是嘴巴狠。怎麼得了！他提醒自己兒子要抓緊教育了！不能再馬虎了！立時他的背就彎了一些，彷彿肩上加壓了。

上了廠裡接船的公共汽車，印家厚試圖和兒子聊聊。

「雷雷，晚上回家不要惹媽媽煩，不要說我們吃了涼麵的。」

「不是『我們』，是你自己。」

「好，我自己。好孩子要學會對別人體貼。」

「爸，媽媽爲什麼煩？」

「因爲媽媽不讓我們用餐館的碗筷，那上面有細菌。」

「吃了肚子疼的細菌嗎？」

「對。」

「那你爲什麼不聽媽媽的話？」

他低估了四歲的孩子。哄孩子的說法該過時了。

「喏，是這樣。本來是不應該吃的，但在家裡吃早點，爸爸得天不亮就起床開爐子，爲一碗碗麵條弄得睡眠不足又浪費煤。到廠裡去吃罷，等爸爸到廠時，食堂已經賣完了。帶上碗筷吧，更不好擠車。沒辦法，就只能在餐館吃了。好在爸爸從小就吃涼麵，習慣了，對上面的細菌有抵抗力了。你身體不好，就一定不可以吃餐館。」

「哦，知道了。」

兒子對他認真的回答十分滿意。對，就這麼循循善誘。印家厚剛想進一步涉及對人開槍的事，兒子又說話了：「我今天晚上一回家就對媽媽說：爸爸今天沒有吃涼麵。對吧？」

印家厚啼笑皆非，搖搖頭。也許他連自己都沒教育好呢。如果告訴兒子凡事都不能撒謊，那將來兒子怎麼對付許許多多不該講真話的事？

送兒子去了廠幼兒園得跑步到車間。

在幼兒園磨蹭的時間太多了。阿姨們對雷雷這種「臨時戶口」牢騷滿腹。她們說今天的床鋪、午餐、水果糕點、喝水用具、洗臉毛巾全都安排好了，又得重新分配，重新安排，可

是食品已經買好了，就那麼多，一下子又來了這麼些「臨時戶口」，僧多粥少，怎麼弄？真煩人！

印家厚一個勁陪笑臉、作解釋，生怕阿姨們怠慢了他的兒子。

上班鈴聲響起的時候，印家厚正好跨進車間大門。

記考勤的老頭坐在車間門口，手指頭按在花名冊上印家厚的名字下，由遠及近盯著印家厚，嘴裡嘀咕著什麼。

這老頭因工傷失去了正常人健全的思維能力，但比正常人更鐵面無私，並且廠裡認爲他對時間的準確把握有特異功能。

印家厚與老頭對視著。他皮笑肉不笑地對老頭做了個討好的表情。老頭聲色不動，印家厚只得匆匆過去。老頭從印家厚背影上收回目光，低下頭，精心標了一個一點五。車間太大了，印家厚從車間大門口走到班組的確需要一分半鐘，因此他今天遲到了。

印家厚在捲取車間當操作工。

他不是一般廠子的一般操作工，而是經過了一年理論學習又一年日本專家嚴格培訓的現

代化鋼板廠的現代化操作工。他操作的是日本進口的機械手。

如後和為報他這是在制鋼的工人

一塊蓋樓房用的預製板大小的鋼錠到他們廠來，十分鐘便被軋成紙片薄的鋼片，並且捲得緊緊的，攔腰擗好，捆成一碼一碼。印家厚就幹捲鋼片包括打捆這活。

他的操作台在玻璃房間裡面，漆成奶黃色；斜面的工作台上，布滿各式開關、指示燈和按鈕，這些機關下面的註明文字清一色是日文。一架彩色電視正向他反映著軋鋼全過程中每道程序的工作狀況。車間和大教堂一般高深幽遠，一般潔淨肅穆，整條軋製線上看不見一個忙碌的工人，鋼板乃至鋼片的質量由放射線監測並自動調節。全自動，不要你去流血流汗，這工作還有什麼可挑剔的？

七十年代建廠時它便具有了七十年代世界先進水平，八十年代在中國，目前仍是絕無僅有的一家。參觀的人從外賓到少數民族兄弟，從小學生到中央首長，潮水般一層層湧來。如果不是工作中攪雜了其他種種煩惱，印家厚對自己的工作會保持絕對的自豪感，熱愛並十分滿足。

印家厚有個中學同學，在離這兒不遠的煉鋼廠工作，他就從來不敢穿白襯衣；穿什麼也逃不掉一天下來之後那領口袖口的黃紅色污跡，並且用任何去污劑都洗不掉。這位老弟寫了

一份遺囑，說：在我的葬禮上，請給我穿上雪白的襯衣。他把遺囑寄給了冶金部部長，因此他受到了行政處分。而印家厚所有的襯衣幾乎都是白色的，配哪件外衣都帥。輪到情緒極度頹喪的時候，印家厚就強迫自己想想同學的事，用憶苦思甜以解救自己。

眼下正是這樣。

印家厚瞅著自己白襯衣的袖口，暗暗擺著自己這份工作的優越性，盡量對大家的發言充耳不聞。

本來工作得好好的，站立在操作台前，看著火龍般飛舞而來的鋼片在自己這兒變成乖乖的布匹，一任捲取……可是，廠辦公室決定各車間開會。開會評獎金。

四月份的獎金到五月底還沒有評出來，廠領導認為嚴重影響了全廠職工的生產積極性。車間主任一開始就表情不自然，講話講到離獎金十萬八千里的計劃生育上去了。

有人暗裡捅捅前一個人的腰，前面的人便噤聲斂氣注目車間主任。捅腰的暗號傳遞給了印家厚，印家厚立刻意識到氣氛的異樣。

會不會……出什麼……意外？印家厚惴惴地想。

終於，車間主任一個回馬槍，提起獎金問題，並亮出了實質性的東西：廠辦明確規定，嚴禁在評獎中搞「輪流坐莊」，否則，除了扣獎之外還要處罰。這次決不含糊！

印家厚在一瞬間有些茫然失措，心中哽了團酸溜溜的什麼，可是很快他便恢復了常態。

「輪流坐莊」這詞是得避諱的，平日車間班組從來沒人提及。自從獎金的分發按規定打破平均主義以來，在幾年的時間裡，大家自然而然地默契地採用了「輪流坐莊」的方法。一、二、三等獎逐月輪流，循環往復。同事之間和諧相處，絕無紅臉之事；車間領導睜隻眼閉隻眼，順其自然。車間便又被評為精神文明模範單位。

好端端今天突然怎麼啦？

衆人的眼光在印家厚身上游來游去，車間主任老注意印家厚。這個月該是印家厚輪到得一等獎了。

一等獎三十元。印家厚早就和老婆算計好這筆錢的用途：給兒子買一件電動玩具，剩下的去「邦可」吃一頓西餐。也揮霍一次享受一次吧，他對老婆說。老婆展開了笑顏：早就想嚐嚐西餐是什麼滋味，每月總是沒有結餘，不敢想。

老婆前幾天還在問：「獎金發了嗎？」

他答道：「快了。」

「是一等獎？」

「那還用說！名正言順的。」

印家厚不願意想起老婆那難得和顏悅色的臉，她說得有道理：哪兒有讓人舒心的事？他看了好一會兒潔白的袖口，又叭嗒叭嗒挨個活動指關節。

二班的班長挪到了印家厚身邊。他倆的處境一樣。二班長說：「喂喂，小印，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

「得了！」印家厚低低吼了一句。

二班長說：「肯定有人給廠長寫信反映情況。現在有許多婊子養的可喜歡寫信了。咱倆是他媽什麼狗屁班長，幹得再多也不中。太欺負人了！就是吃虧也得吃在明處。」

印家厚說：「像個婆娘！」

二班長說：「看他們評個什麼結果，若是太過分，我他媽乾脆給公司紀委寄份材料，把這一肚子爛渣全捅出去。」

印家厚乾脆不吱聲了。

如果說評獎結果未出來之前印家厚還存有一絲僥倖心理的話，有了結果之後他不得不徹底死心了。他總以為即便不按輪流坐莊，四月份的一等獎也該他。四月份大檢修，他日夜在廠裡，幹得好苦！沒有人比他幹得更苦的了，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可是爲了避嫌，來了個極端，把他推到了最底層：三等獎。五元錢。

居然還公布了考勤表。車間主任裝成無可奈何的樣子唸遲到曠工病事假的符號，卻一概省略了遲到的時間。有人指出這一點，車間主任手一擺，說：「這無關緊要。那個人不太正常的嘛。」印家厚又吃了暗虧。如果唸出某人遲到一分半鐘，大家會哄堂一笑，一笑了之；可光念遲到，那就兩樣了。印家厚今天就遲到了，許多評他三等獎的人心裡寬鬆了不少。

當車間主任指名道姓問印家厚要不要發表什麼意見時，他張口結舌，拿不定該不該說點什麼。

說點什麼？

早晨在輪渡上，他衝口作出《生活》的一字詩，思維敏捷，靈氣逼人。他對小白一夥侃侃而談，談古代作家的質樸和浪漫；當代作家的做作和賣弄，談得小白痛苦不堪可又無法反駁。現在僅僅只過去了四個鐘頭，印家厚的自信就完全被自卑代替了。

他站起來說了一句什麼話，含糊不清，他自己都沒聽清就又含糊著坐下了。

似乎有人在竊竊地笑。

印家厚的脖子根升起了紅暈，豬血一般的顏色。其實他並不計較多少錢，但人們以爲他——一個大男人被五塊錢打垮了。五塊錢，笑掉人的牙齒。印家厚讓悲憤堵塞了胸口。他思謀著騰地站起來哈哈大笑或說出一句幽默的話，想是這麼想，卻怎麼也做不出這個動作來，豬血的顏色迅速地上升。

他的徒弟解了他的圍。

雅麗驀地立起身，故意撞掉了桌子上的水杯，一字一板地說：「討厭！」

雅麗見同事們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她嘆地吹了吹額前的頭髮，孩子氣十足地說：「幾個錢的獎金有什麼糾纏不清的，別說三十塊，三百塊又怎麼樣？你們只要睜大眼睛看看誰幹的多，誰幹的少，心裡有個數就算是有良心的人了。」

車間主任說：「雅麗！」

雅麗說：「我說錯了？別把人老浸在銅臭裡。」

不知好笑在哪兒，大家哄哄一笑。雅麗也稚氣地笑了，說：「主任大人，吃飯時間都過

了。」

「散會吧。」車間主任也笑了笑。

雅麗和印家厚並肩走著，她伸手揮掉了他背上的髒東西。

印家厚說：「吃飯了。」

雅麗說：「咱們吃飯去。」

五月的藍天裡飄著許多白雲，路邊的夾竹桃開得嬌艷。師徒倆一人拿了一個飯盒，迎春風輕快地往前走。印家厚清晰地感覺到自己的側面晃動著一張噴香而且年輕的臉，他不自覺地希望到食堂的這段路更遠些更長些。

雅麗說：「印師傅，有一次，我們班裡——哦，那是在技校的時候。班裡評三好生，我幾乎是全票通過，可班委會研究時刷下了我。三好生每人獎一個鋁飯鍋，他們都用那鍋吃飯，上食堂把鍋敲得叮咚響，我氣得不行，你猜我怎麼啦？」

「哭了。」

「哭？哈，才不呢！我也買了一只一模一樣的，比哪個都敲得響。」

她試圖寬慰他，印家厚咧唇一笑。雖然這例子舉得不著邊際，於事無補，但畢竟有一個人在用心良苦地寬慰他。

「對。三好生算什麼，妳挺有志氣的。」

雅麗咯咯地笑，笑得很美，臉蛋和太陽一樣。她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印家厚心裡格登了一下，面上紋絲不動。雅麗小跑了兩步，跳起來扯了一朵粉紅的夾竹桃，對花吹了一口氣，盡力往空中甩去。姑娘天真活潑猶如一隻小鹿，可那扭動的臀部，高聳的胸脯卻又流露出無限風情。

「我不想出師，印師傅，我想永遠跟隨你。」

「哦，哪有徒弟不出師的道理。」

「有的，只要我願意。」雅麗的聲音忽然老了許多，脚步也沉重了。印家厚心裡不再格登，一塊石頭踏踏實實地落下——他多日的預感，猜測，變成了現實。

雅麗用女人常用的痛苦而沙啞的聲音低低地說：「我沒其他辦法，我想好了，我什麼也不要求，永遠不，你願意嗎？」

印家厚說：「不。雅麗，妳這麼年輕……」

「別說我！」

「妳還不懂——」

「別說我！說你，說，你其實不喜歡我。」

「不！我，不是不喜歡妳。」

「那爲什麼？」

「雅麗，妳不懂嗎？妳去過我家的呀。」

「那有什麼關係。我生活在另一個世界，我什麼也不要求。你不能那樣過日子，那太沒意思太苦太埋沒人了。」

印家厚的頭嗡嗡直響，聲音越變越大，平庸枯燥的家庭生活場面旋轉著，把那平日忘卻的煩惱瑣事一一飄浮在眼前。有個情婦不是挺好的——這是男人們私下的話。他定睛注視雅麗，雅麗迎上了清澈的眼光。印家厚突然意識到自己的渾濁和骯髒，他說：「雅麗，妳說了些什麼喲，我怎麼一句也沒聽清楚，我心想著他媽的評獎的事。」

雅麗停住了，仰起腦袋平視著印家厚，亮亮的淚水從深深的眼窩中奔流出來。後面來人了。一群工人，敲著碗，大步流星。

印家厚說：「快走，來人了。」

雅麗不動，淚水流個不止。

印家厚說：「那我先走了。」

等人群過去，印家厚回頭看時，雅麗仍然那麼站著，遠遠地，一個人，在路邊太陽下。印家厚知道自己若是返回她身邊，則這一縷情絲必然又剪不斷，理還亂；若獨自走掉，雅麗的自尊心則會大大受傷害。他遙遙望著雅麗，進退不得。他承認自己的老婆不可與雅麗同日而語，雅麗是高出一個層次的女性，他也承認自己樂於在廠裡加班加點與雅麗的存在不無關係。然而，他不能同意雅麗的說法。不能的理由太多太充足了。

印家厚轉身跑向食堂。

他明明知道，事情並沒有結束。

食堂有十個窗口，十個窗口全是同樣長的隊伍。印家厚隨便站了一個隊。

二班長買了飯，雙手高舉飯碗擠出人群，在印家厚面前停了停。印家厚以爲他又要談評獎的事，他也得了三等獎，不但沒有吵鬧爭論，反而在車間主任的指名下發言說他是班長，

應該多幹，三等獎比起所幹的活來說都是過獎的了。他若真是個乖巧人，就不該提評獎，印家厚已經準備了一句「屁裡屁氣」贈送給他。

「哦！行不得也哥哥。」二班長把雅麗的嗓音摹仿得微妙微肖。

「屁裡屁氣！」印家厚說。對這件事這句話一樣管用。

今天上午沒一樁事幸運。榨菜瘦肉絲沒有了，剩下的全是大肥肉燒什麼，蓋什麼，一個菜六角錢，又貴又難吃，印家厚決不會買這麼貴的菜。他買了一份炒小白菜加辣蘿蔔條，一共一角五分錢。

食堂裡人頭濟濟，熱氣騰騰，沒買上可意菜的人邊吃邊罵罵咧咧，此外便是一片咀嚼聲。

印家厚蹲在地上，捧著飯盒，和人們一樣狼吞虎嚥。他不想讓一個三等獎弄得飯都不香了。

吃了一半，白菜裡出現了半條肥胖的、軟而碧綠的青蟲。他噎住了，看著青蟲，噁心的清涎一陣陣往上湧。沒有半樁好事——他媽的今天上午！他再也不能忍耐了。

印家厚把青蟲攤在飯碗裡，端著，一直尋到食堂裡面的小餐室裡。

食堂管理員正在小餐室裡招待客人，一半中國人一半日本人。印家厚把管理員請了出來，讓他嚐嚐他手下的廚師們炒的白菜。管理員不動聲色地望望菜裡的蟲又不動聲色地望了望印

家厚，招呼過來一個炊事員，說：「給他換碗飯菜得了。」他那神態好像打發一個要飯化子，吩咐後便又一溜煙進了小餐室。年輕的炊事員根本沒聽懂管理員那句浙江方言是什麼意思，朝印家厚翻了翻白眼，聳了聳肩，說：「哈囉？」

印家厚本來是看有日本人在場的份上才客客氣氣，「請出」管理員的，家醜不可外揚嘛。這下他要給個厲害讓他們瞧瞧了。印家厚重返小餐室，捏住管理員的胳膊，把他拽到牆角落，將飯菜底朝天扣進了他白圍裙胸前的大口袋裡。

雷雷被關「禁閉」了。

幼兒園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在床上睡午覺，雷雷一個人被鎖在「空中飛車」玩具的鐵籠裡。他無濟於事地搖撼著鐵絲網，一看見印家厚，叫了聲「爸！」就哭了。

一個姑娘聞聲從裡面房間奔了出來，奶聲奶氣地譏諷：「噢，原來你還會哭？」

印家厚說：「他當然會哭。」

姑娘這才發現印家厚，臉上一陣尷尬。這是個十分年輕的姑娘，穿著一件時髦的薄呢連衣裙，她的神態和秀麗的眉眼使印家厚暗暗大吃一驚。這姑娘酷像一個人。印家厚頃刻之間

便發現或者說認可了他多少年來內心深藏的憂鬱，那是一種類似遺憾的痛苦，不可言傳的下意识的憂鬱。正是這股潛在的憂鬱使他變得沉默，變得一切都不在乎，包括對自己的老婆。

姑娘說：「對不起。你兒子不好好睡午覺，用衝鋒槍在被子裡掃射小朋友，我管不過來，所以……」

就連聲音語氣都像。印家厚只覺得心在喉嚨口上往外跳，血液流得很快。他對姑娘異常溫厚地笑笑，盡量不去看她，轉過身面對兒子，決定恩威並舉，做一次像電影銀幕上的很出色很漂亮的父親。他陰沉沉地問：「雷雷，你掃射小朋友嗎？」

「是……」

「你知道我要怎麼教訓你嗎？」

兒子從未見過父親這般的威嚴，怯怯地搖頭。

「承認錯誤嗎？」

「承認。」

「好。對阿姨承認錯誤，道歉。」

「阿姨，我掃射小朋友，錯了。對不起。」

姑娘連忙說：「行了行了，小孩子嘛。」她從籠子裡抱出雷雷。

淚珠子停在兒子臉蛋中央，膝蓋上的繃帶拖在腳後跟上。印家厚換上充滿父愛的表情，撫摸兒子的頭髮，給兒子擦淚包紮。

「雷雷，跑月票很累人，對嗎？」

「對。」

「爸爸還得帶上你跑就更累了。」

「嗯。」

「你如果聽阿姨的話，好好睡午覺，爸爸就可以去休息一下。不然，爸爸就會累病的。」

「爸爸。」

「好了。乖乖去睡，自己脫衣服。」

「爸，早點來接我。」

「好的。」

雷雷逕直走進裡間，脫衣服，爬上床鑽進了被窩。

姑娘說：「你真是個好父親！」

印家厚不禁產生幾分慚愧，他其實是在表演，若是平時，一巴掌早烙在兒子屁股上了。他就是爲她表演的嗎？他不願意承認這點。

玩具間裡，印家厚和姑娘呆呆站著。他突然意識到自己沒理由再站下去了，說：「孩子調皮，添麻煩了。」

「哪裡，這是我的工作。我——」

印家厚敏感地說：「妳什麼？說吧。」

姑娘難爲情地笑了一笑，說：「算了算了。」

憑空產生的一道幻想，閃電般擊中了印家厚，他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妳叫什麼名字？」

「蕭曉芬。」

印家厚一下子冷靜了許多。這個名字和他刻骨銘心的那個名字完全不相干，但畢竟太相像了，他願意與她多在一起待一會。「妳剛才有什麼話要說，就說吧。」

姑娘詫異地注視了他一刻，偏過頭，伸出粉紅的舌尖舔了舔嘴唇，說：「我是待業青年，喜歡幼兒園的工作。我來這裡才兩個月，那些老阿姨們就開始在行政科說我的壞話，想要廠裡解雇我。我想求你別把剛才的事說出去，她們正挑我的毛病呢。」

「我當然不會說，是我兒子太調皮了。」

「謝謝！」

姑娘低下頭，使勁眨著眼皮，睫毛上掛滿了細碎的淚珠。印家厚的心生生地疼，爲什麼每一個動作都像絕了呢。

「曉芬，新上任的行政科長是我的老同學，我去對他說一聲就行了。要解雇就解雇那些髒老婆子吧。」

姑娘一下子仰起頭，驚喜萬分，走近了一步，說：「是嗎？」

鮮潤飽滿的唇，花瓣一般開在印家厚的目光下，印家厚不由自主地靠近了一步，頭腦裡嗡嗡亂響，一種渴念，像氣球一般吹得脹脹的。他看得分明，那唇迎著他緩緩上舉，眼卻猛一閉，他好像猛地被人拍了一下，突然醒了。沒等姑娘睜開眼睛，印家厚掉頭出了幼兒園。

馬路上空空蕩蕩，廠房靜悄悄。印家厚一口氣奔出了好遠好遠。在一個無人的破倉庫裡，他大口大口喘氣，一連幾聲喚著一個名字。他漸漸安靜下來，用手指頭抹去了眼角的淚，自嘲地舒出一口氣，恢復了平常的狀態。

現在他該去副食品商店辦事了。

天下居然有這麼巧的事，印家厚和他老婆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他們倆的父親也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

下個月十號是老頭子們——他老婆這麼稱呼——的生日。五十九周歲，預做六十大壽。這是按的老規矩。

印家厚不記得有誰給自己做過生日，從沒有爲自己的生日舉過杯。做生日是近些年才蔓延到尋常人家的，老頭子們趕上了好年月。五年前他滿二十九歲，該做三十歲的生日，老婆三天兩頭念叨：「三十歲也是大壽哩，得做做的。」正兒八經到了生日那天，老婆把這事給忘了。她妹妹那天要相對象，她應邀陪她妹妹去了。晚上回來，她興奮地告訴印家厚：「人家一直以爲是我，什麼都衝著我來，可笑不？」他倒覺得這是件可喜的事，居然有人把他老婆誤認爲未嫁姑娘。關於生日，沒必要責怪老婆，她連自己的也忘了。

老婆和他商量給老頭子們買什麼生日禮物。輕了可不行，六十歲是大生日；重了又買不起。重禮不買，這就已經排除了穿的和玩的，那麼買喝的吧，酒。

他們開始物色酒。真正的中國十大名酒市面上是極少見到的，他們託人找了些門路也沒

結果，只好降格求其次了。光是價錢昂貴包裝不中看的，老婆說不買，買了是吃啞巴虧的，老頭子們會誤以爲是什麼破爛酒呢；裝潢華麗價錢一般的，他們也不願意買，這又有些哄老頭子們了，良心上過不去；價錢和裝潢都還相當，但出產地是個未見經傳的鄉下酒廠，又怕真假。夫妻倆物色了半個多月，酒還沒有買到。

廠裡這家副食商店曾一度名氣不小。武漢三鎮的人都跑到這裡來買煙酒，因爲當時是建廠時期，有大批的日本專家在這裡幹活，商店是爲他們設的，自然不缺好煙酒。日本專家回國後，這裡也日趨冷清。雖是冷清了，但偶爾還可以從庫裡翻出些好東西來。

印家厚近來天天中午逛逛這個店子。

「嗨。」印家厚衝著他熟識的售貨員打了個招呼遞煙。

「嗨。」

「有沒有？」

「我把庫裡翻了個底朝天，沒希望了。」

「能搞到黑市不？」

「你想要什麼？」

「自然是好的。」

「『茅台』怎麼樣？」

「好哇！」

「要多少？先交錢後給貨，四塊八角錢一兩。」

印家厚不出聲了。乾瞅著售貨員默默盤算：一斤就是四十八塊錢，得買兩斤，九十六塊的；還有雞蛋和瘦肉。萬一又來了其他的應酬，比如朋友同事的婚喪嫁娶，那又是臉面上的事，賴不過去的。

印家厚把眼皮一眨說：「伙計，你這酒嚇人。」

「嚇誰啦？一直這個價，還在看漲。這買賣是『周瑜打黃蓋』，兩廂情願的事。你這兒子女婿，沒孝心的。」

「孝心倒有，只是心有餘力不足。」印家厚打了幾個乾哈哈退出了商店。

要是兩位老人知道他這般盤算，保證喝了「茅台」也不香。印家厚想，將來自己做六十歲生日必定視兒子的經濟水平讓他意思意思就行了。

雅麗在斜穿公路的軌道上等著他。

印家厚裝出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摸了摸上上下下的口袋，扭頭往副食商店走。

雅麗說：「你的信。」

印家厚只好停止裝模作樣。平時他的信很少，只有發生了什麼事，親戚們才會寫信來。信是本市火車站寄來的，印家厚想不起有哪位親戚在火車站工作。他拆開信，落款是：

你的知青夥伴 江南下。印家厚鬆了一口氣。

「沒事吧？」雅麗說。

「沒。」印家厚想起了蕭曉芬，想起了那份心底的憂傷。他明白了自己的心是永遠屬於那失去了的姑娘，只有她才能真正激動他；除她之外，所有女人他都能鎮靜地理智地對待。

他說：「雅麗，我說了我的真實想法後妳會理解的。妳聰明，有教養，年輕活潑又漂亮，我是十分願意和妳一道工作的，甚至加班——」

「我不要你告訴我這些！」雅麗打斷了他，倔強地說：「這是你的想法，也許是。可不是我的！」

雅麗走了。昂著頭，神情悲涼。
 印家厚不敢隨後進車間，他怕遭人猜測。

江南下，這是一個矮小的，目光閃閃的，靦腆寡言的男孩。他招工到哪兒了？不記得了。
 江南下的信寫道：

我路過武漢，逗留了一天，偶爾聽人說起你，很激動。想去看看，又來不及了。

家厚，你還記得那塊土地嗎？我們第一夜睡在禾場上的隊屋裡，屋裡堆滿了地裡摘回的棉花，花上爬著許多肉乎乎的粉紅的棉鈴蟲。貧下中農給我們一夜壺，要我們夜裡用這個，千萬別往棉花上尿。我們都急著試用，你說夜壺口割破了你的皮，大家都發瘋似地笑，吵著鬧著摔破了那玩藝。

你還記得下雨天嗎？那個狂風暴雨的中午，我們在屋裡吹拉彈唱。六隊的女知青來了，我們把菜全拿出來款待她們，結果後來許多天我們沒菜吃，吃鹽水泡飯。

聶玲多漂亮，那眉眼美絕了，你和她好，我們都氣得要命。可後來你們為什麼分手了？

這個我至今也不明白。

那隻小黃貓總跟著我們在自留地裡，每天收工時就在巷子口接我們，牠懷了孕，我們想看牠生小貓，牠就跑了。唉，真是！

我老婆沒當過知青，她說她運氣好，可我認為她運氣不好。女知青有種特別的味兒，那味兒可以使一個女人更美好一些。你老婆是知青嗎？我想我們都會喜歡那味兒，那是我們時代的祕密。

家厚，如今我們都是三十好幾的人了。我已經開始謝頂，有一個七歲的女孩，經濟條件還可以；但是，生活中煩惱重重，老婆也就那麼回事，我覺得我給毀了。

現在我已是正科級幹部，入了黨，有了大學文憑，按說我該知足，該高興，可我怎麼也不能像在農村時那樣開懷地笑。我老婆挑出了我幾百個毛病，正在和我辦離婚。

你一切都好吧？你當年英俊年少，能歌善舞，性情寬厚，你一定比我過得好。

另外，去年我在北京遇上聶玲了。她仍然不肯說出你們分手的原因。她的孩子也有幾歲了，卻還顯得十分年輕。……

印家厚把信讀了兩遍，一遍匆匆瀏覽，一遍仔細閱讀，讀後將信紙捏入了掌心。他靠著一棵楊樹坐下，面朝太陽，闔上眼睛；透過眼皮，他看見了五彩斑斕的光和樹葉。後面是龐然大物的灰色廠房，前面是柏油馬路，遠處是田野，這裡是一片樹林，印家厚歪在草叢中，讓萬千思緒飄來飄去。聶玲聶玲，這個他從不敢隨便提及的名字，江南下毫不平地叫來叫去。於是，一切都從最底層浮起來了……五月的風裡飽含著酸酸甜甜苦辣，從印家厚耳邊呼呼吹過，他臉上的肌肉細微地抽動，有時像哭有時像笑。

空中一絮白雲停住了，日影正好投在印家厚額前。他感覺了陰暗，又以爲是人站在了面前，便忙睜開眼睛。在明麗的藍天白雲綠葉之間，他把他最深的遺憾和痛苦又埋入了心底，接著，記憶就變得明朗有節奏起來。

他進了鋼鐵公司，去北京學習，和日本人一塊幹活，爲了不被篩選掉拚命啃日語。找對象，談戀愛，結婚。父母生病住院，天天去醫院護理。兄妹吵架扯皮，開家庭會議搞平衡。物價上漲，工資調級，黑白電視換彩色的，洗衣機淘汰單缸時興雙缸——所有這一切，他一碰上了，他必須去解決。解決了，也沒有什麼樂趣；沒解決就更煩人。例如至今他沒法解決電視的更新換代問題，兒子就有些瞧不起他了，一開口就說誰誰誰的爸爸給誰誰誰買了一

台彩電，帶電腦的。爲了讓兒子第一個想到自己的爸爸，印家厚正在加緊籌款。

少年的夢總是有著濃厚的理想色彩，一進入成年便無形中被瓦解了。印家厚隨著整個社會流動，追求，關心：關心中國足球隊是否能進軍墨西哥；關心中越邊境戰況；關心生物導彈治療癌症的效果；關心火柴幾分錢一盒了？他幾乎從來沒有想是否該爲少年的夢感嘆，他只是十分明智地知道自己是個普通的男人，靠勞動拿工資而生活。哪有功夫去想入非非呢？日子總是那麼快，一星期一星期地閃過去。老婆懷孕後，他連尿布都沒有準備充分，嬰兒就去世了。

老婆就是老婆，人不可能十全十美；記憶歸記憶，痛苦該咬著牙吞下去。印家厚真想回一封信，談談自己的觀點，寬寬那個正受著離婚危機的知青夥伴的心，可他不知道寫了信該往哪兒寄？

江南下，向你致敬！衝著你不忘故人，衝著你把朋友從三等獎的惡劣情緒中解脫出來。印家厚一彈腿跳了起來，做了一個深呼吸動作，朝車間走去。

相比之下，他感到自己生活正常，家庭穩定，精力充沛，情緒良好，能夠面對現實，他的自信心又陡然增強了好多倍。

下午不錯。

主要是下午的開端不錯。

來了一撥參觀的人。誰也不知道這些人是哪個地方哪個部門來的，誰也不知道，誰都若無其事地幹活。這些見得太多了。

倒是參觀的人不時從冷處瞟操作的工人們，恐怕是納悶這些人怎麼不好奇。

車間主任騎一輛錚藍的輕便小跑車從車間深處溜過來，默默掃視了一圈，將本來就擱在踏板上的脚用力一踩，掉頭去了。他事先通知印家厚要親自操作，讓雅麗給參觀團當講解員，印家厚正是這麼做的。車間主任準認為三等獎委屈了印家厚，否則他不會來檢查，以為印家厚會因為五元錢賭氣不上操作台，錯了！

印家厚的目光抓住了車間主任的目光，無聲卻又明確地告訴他：你錯了。

有一個人明白了他的心，尤其是車間的最關鍵人物，印家厚就滿足了。受了委屈不要緊，要緊的是在於有沒有人知道你受了委屈。

參觀團轉悠了一個多小時，印家厚硬是直著腿挺挺地站了過來。一個多小時沒人打擾他，

挺美的。班組的同事今天全欠他的情，全看他的眼色行事以期補償。

雅麗上來接替印家厚。兩人都沒說話，配合得非常默契。只有印家厚識別得出雅麗心上的暗淡，但他決定不聞不問。

「好！堵住你了，小印。」工會組長哈大媽往門口一靠，封死了整扇門。她手裡揮動著幾張揉皺的材料紙，說：「臭小子，就缺你一個人了。來，出一份錢：兩塊。簽個名。」

印家厚交了兩塊錢，在材料紙上劃拉上自己的名字。

哈大媽急煎煎走了，轉身的功夫，又急煎煎回來了，依舊靠在門框上。「人老了。」她說：「可不是該改革了，小印，忘了告訴你這錢的用途，我們車間的老大難蘇新結婚了！大夥兒向他表示一份心意。」

「知道了。」印家厚說，其實他根本沒聽過這個名字。他問旁的人：「蘇新是誰？」

「聽說剛剛調來。」

「剛來就老大難？」

「哈哈。」旁的人乾笑。

哈大媽的大嗓門又來了。「小印，好像我還有事要告訴你。」



「您說吧。」印家厚渴得要命，同時又要上廁所了。

「我忘記了。」哈大媽迷迷怔怔望著印家厚。

「那就算了。」

「不行，好像還是件挺重要的事。」哈大媽用勁絞了半天手指，洩了氣，攤開兩手說：「想不起來了。這怪不得我，人老了。臭小子們，這就怪不得我了，到時候大夥給我作個證。」

哈大媽帶著「絲狡黠的微笑走了，接著二班長進門拉住了印家厚。「二班長告訴印家厚他們報考電視大學的事是廠裡作梗，公司根本沒下文件不准他們報考。完完全全是廠裡不願意讓他們這批日本專家培訓出的人流走。」

「我們去找找廠裡吧，你和小白好，先問問他。」二班長使勁慫恿印家厚。

印家厚說：「我不去。」

「那我們給公司紀委寫信告廠裡一狀。」

「我不會寫。」

「我寫，你簽名。」

「不簽。」

「難道你想當一輩子工人？」

「對！」

現在有許多婊子養的太愛寫信了——這是二班長上午說的，應不應該提醒他一句？算了。

二班長極不甘心地離開了。印家厚的腳還沒邁出門檻，電話鈴響了。有人說：「等等，你的電話。」

印家厚抓起話筒就說：「喂，快講！」他實在該上廁所了。

是廠長，從廠辦公室打來的。印家厚倒抽一口涼氣，剛才也太不恭敬了。這是改革聲中新上任的知識分子廠長，知識分子是特別敏感的，應該給他一個好印象。

印家厚立即借了一輛自行車，朝辦公室飛馳而去。

印家厚在進廠辦公室時，正碰上小白從裡面出來，小白神色嚴峻，給他一句耳語：「堅強些！」

他被這地下工作式的神祕弄得暈乎乎的，心裡七上八下。

廠長要印家厚談談對日本人的看法。

對……日本人……看法？他一時間腦子裡一片空白。日本專家撤回去七年了，七年裡他的腦袋裡沒留下日本人的印象。「堅強些！」又是指什麼？他竭力搜索七年前對小一郎的看法。小一郎是他的師傅。

「日本人……有苦幹精神，能吃苦耐勞……一不怕苦，二不怕——」他差點失口說出毛主席語錄。他小心謹慎，字斟句酌：「他們能嚴格按科學規律工作，幹活一絲不苟，有不到黃河不死心的——」他意識到日本與黃河沒關係，但他還是堅持說完了自己的話：「……的鑽研精神。」

廠長說：「這麼說你對日本人印象不錯？」

「不是全體日本人，也不是全面……是幹活方面。」

「日本侵華戰爭該知道吧？」

「當然。日本鬼子——」印家厚打住了。廠長到底要幹什麼？即便是廠長，他也不願意被人耍弄。他幹嘛要急匆匆離開車間跑到這兒踩薄冰？七年前廠裡有個工人對日本專家搞恐怖活動受到了制裁；前些時候某個部級幹部去了日本靖國神社給撤了職，這是國際問題，民族問題，他豈能涉嫌！

他一把推開椅子，說：「廠長，有事就請開門見山，沒事我得回去幹活了。」

廠長說：「小印，別著急嘛，事情十分明確。你認為現在我們引進日本先進設備，和他們友好交往是接受第二次侵略嗎？」

「當然不是。」

「既然不是，那為什麼遲遲不組織參加聯歡的人員？下星期三日本青年友好訪華團準時到我們廠，接待任務由工會布置下去已經兩週了，你不僅不動，反而還在年輕人中說什麼『不做聯歡模特兒』，『進行第二次抗日戰爭』，『旗袍比西服美一千倍』，這是為什麼？」

印家厚終於從鼓裡鑽出來了。有人栽了他的贓，栽得這麼成功，竟使精明的廠長深信不疑。

「胡扯！他媽的十派謊言！」他今天的忍讓到此為止！顧不止留什麼好印象了，他要他的清白和正直。這些狗娘養的！——他罵開了。他根本就沒得到工會的任何通知。兩週前他姥姥去世了，他去辦了兩天喪事。回廠沒上幾天班，他媽因傷心過度，高血壓發了，他又用了兩個休息日送她老人家去住院。看小白那鬼鬼祟祟的模樣，不定就是他搗的鬼，他和幾所大學的學生勾勾搭搭，早就在宣揚「抵制日貨」的觀點。要麼是哈大媽，對了！她方才還假

做忘了什麼事是因為她老了。她丈夫是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她從來對日本人是橫眉冷對的。要麼他們串通一氣坑了他。但他並不是一味敵視日本人，他至今還和小一郎通信來往，逢年過節寄張明信片什麼的。

廠長倒笑了。他相信了印家厚並寬宏大量地向他道了歉。

「既然是這麼回事那就趕快動手把工作抓起來！」廠長不容印家厚分辯，當即叫來了廠工會主席，面對面把印家厚交給了工會。

「不要搞什麼各車間分頭行動了。讓小印暫調到廠工會來，全面下手抓。到時候出了差錯我就找你們倆。」

工會主席是個轉業軍人，領命之後把印家厚拽到工會辦公室，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布置開了。印家厚連連咕嚕了幾聲「不行不行」，工會主席決不理睬，布置中還夾敘了一通意義深遠之類的話，大有軍令如山倒的氣勢。

這就是說，印家厚從今天起，在一個星期內要組織起一個四十位男女青年的聯歡團體，男青年身高要一米七十至一米八十公分，女青年身高要一米六十五公分左右，一律不胖不瘦，五官端正，漂亮一點的更好；要為他們每人訂做一套毛料西裝，教會他們日常應用的日語，

能問候和簡單會話，還要讓他們熟悉一般的日本禮節；跳舞則必須人人都會。

印家厚頭皮都麻了，說：「主席，你聽清楚：我幹不了！」

「幹得了。你是日本專家。」工會主席三把兩把給他騰出了一張辦公桌，將一疊貼有照片的職工表格放在他面前，說：「小印，要理解組織的信任。現在，我們只有背水一戰了，對任何人一律用行政命令。來，我們開始吧！」

下班時印家厚遇上了小白，小白說：「我聽說了，真他媽替你抱屈，好像考他媽駐日本的外交官。奴顏婢膝。」

印家厚狠狠白了他一眼，嘿嘿一個冷笑。小白馬上跳起來：「老兄，你怎麼以為是我……我！觀點不同是另一回事，我若是那種背後插刀的小人，還搞他什麼文學創作！」

這是真委屈。到目前為止，在小白的認識上，作品和人品是完全一致的。印家厚雖不搞創作卻已超越了這種認識上的局限。他諒解地給了小白一巴掌說：「對不起了！」

幾個身材苗條挺拔的姑娘挎著各式背包走過來，朝小白親切地招呼，可是對印家厚卻臉

「變衝著他叫道：「漢奸！」

「我們絕不做聯歡模特兒！」

「我們要抗日！」

印家厚繃緊臉，一聲不哼。姑娘們過去之後，印家厚回頭數了數，差不多十五六個，幾乎全是合乎標準的。他這才真正感到這事太難了。

這一下午真累。在崗位上站了一個多小時，和廠長動了肝火，讓工會拉了差。召集各車間工會組長緊急會議，找集訓辦公室，去商店選購衣料，和服裝廠聯繫，向財務要活動資金，樓上樓下找廠長——當你需要他簽字的時候，他不知上哪兒去了。

報考電大的要求根本沒機會提出來，忍氣吞聲領了三等獎的五元錢。

剛調來的老大難結婚「表示」了兩塊錢；拯救非洲飢民捐款一元；「救救熊貓」募捐小組募到他的面前，他略一思忖，便往貼著熊貓流淚圖案的小紙箱裡塞了兩元。募捐的共青團員們歡聲雀躍，讚揚印家厚是全廠第一！第一心疼國寶！就是廠長也只捐了五毛錢。

五塊錢像一股迴旋的流水，經過印家厚的手又流走了。全派了大用場，抵銷了三等獎的恥辱。雅麗的確知他的心，說：「印師傅，你做得真俏皮！」印家厚不能不遺憾地想，如此理解他的人如果是他老婆就好了。不能否認，哪怕是最細微的一點相通也是有意義的。然而，他不敢想像他老婆的看法，他不由朝雅麗看了一眼，然而隨即便又後悔了，因為雅麗讀懂了他的眼神。

他的眼神。

印家厚接兒子的時候，生怕兒子怪他來晚了，生怕又單獨碰上蕭曉芬。結果，兒子沒有質問，蕭曉芬也正混在一群阿姨裡。什麼事也沒有。他為自己中午在蕭曉芬面前的失控深感不安，便低著眼睛帶走了兒子。

馬路上車如流水，人如潮，雷雷竄上去猛跑。印家厚在後邊厲聲叫著，提心弔膽，笨拙地追上兒子。他的兒子，和他長得如同一個模子裡鑄出來的，這就是他生命的延續。他不能讓他亂跑，小心撞上車了；他又不能讓他走太久的路，可別把小腿累壞了。印家厚絲毫沒有下了班的感覺，他依然緊張著，只不過是換了個專業罷了。

父子倆又匯入了下班的人流中。父親背著包，兒子挎著衝鋒槍。早晨滿滿一包出征，晚歸時一副空囊。父親灰塵滿面，鬍渣又深了許多；兒子的海軍衫上滴了醒目的菜汁，繃帶絲絲縷縷披掛，從頭到腳骯髒之極。

公共汽車永遠是擁擠的。當印家厚抱著兒子擠上車之後，肚子裡一通咕咕亂叫，他感到了深深的餓。

車上有個小女孩和她媽媽坐著，她把雷雷指給她媽媽看：「媽，他是我們班新來的小朋友，叫印雷。」小女孩可著嗓子喊：「印雷！印雷！」

雷雷喜出望外，驕傲地對父親說：「那是欣欣！」

兩個孩子在擠滿大人們的公共汽車裡相遇，分外高興，呱呱地叫喚著，充分表達他們的喜悅。印家厚和小女孩的媽媽點了點頭，笑了。

小女孩的媽站了起來，讓雷雷和自己的女兒坐在一個座位上，自己擠在印家厚旁邊。

「我們欣欣可頑皮，簡直和男孩子一樣。」

「我兒子更不得了。」

「養個孩子可真不容易啊！」

「就是。太難了！」

有了孩子們這個話題，大人們一見如故地攀談起來了，可在前一刻他們還素不相識呢。

談孩子的可愛和為孩子的操勞，嘆世世代代如水流；談幼兒園的不健全，跑月票的辛酸苦辣，氣時時事事都艱難。當小女孩的媽聽印家厚說他家住在漢口，還必須過江，過了江還得坐車時，她「嘶」了一下，說：「簡直到另一個國家去，可怕！」

印家厚說：「好在跑慣了。」

「我家就在這趟車的終點站旁邊。往後有什麼不方便的時候，就把印雷接到我家吧。」

「那太謝謝了！」

「千萬別客氣！只要不讓孩子受罪就行！」

「好的。」

印家厚發現自己變得婆婆媽媽了，變得容易感恩戴德，變得喜歡別人的同情了。本來是又累又餓，被擠得滿腹牢騷的，有人一同情，聊一聊，心裡就熨貼多了，不知不覺就到了終點。從前的他哪是這個樣子？從前的他是個從裡到外，血氣方剛，衣著整齊，自我感覺良好的小伙子，從不輕易與女人搭話，不輕易同情別人或接受別人同情。印家厚清清楚楚地看出自己的變化，他卻弄不清這變化好還是不好。

在爬江堤時，他望見紫褐色的暮雲彷彿就壓在頭頂上。心裡悶悶的，不由長長嘆了一口氣。

輪渡逆水而上。

逆水比順水慢一倍多，這是漫長而難熬的時間。

夕陽西下，一分鐘比一分鐘暗淡，長江的風一陣比一陣涼。不知是什麼緣故，上班時熟識的人不約而同在一條船上相遇，下班的船上卻絕大多數是陌生面孔，而且面容都是懨懨的，呆呆的，疲憊不堪的。上船照例也搶，椅子上閃電般地坐滿了人，然後甲板上也成片成片地坐上了人。

印家厚照例不搶船，因為船比車更可怕。那鐵柵欄門「嘩啦」一開，人們排山倒海壓上船來，萬一人被裹夾在裡面摔倒了，那他就再也可能站起來。

印家厚和兒子坐在船頭一側的甲板上，還不錯，是避風的一側。印家厚屁股底下墊著揹包，兒子坐在他又開的兩腿之間，小屁股下墊了牛皮紙、手絹和帆布工作服，墊得厚厚的。衝鋒槍掛在頭頂上方的一個小鐵鈎上，隨著輪船的震動有節奏地晃盪。印家厚摸出了梁雨生的《風雷震九州》，他想總該可以看看書了。他剛翻開書，兒子說：「爸，我呢？」

他給兒子一本《狐狸的故事》，說：「自己看，這本書都給你講過幾百遍了。」

他看了不到一頁，兒子忽然跟著船上叫賣的姑娘叫起來：「瓜子——瓜子，五香瓜子——」聲音響亮引起周圍打瞌睡人的不滿。

「你幹什麼呢？」

兒子說：「我口渴。」

「口渴到家再說。」

「吃冰淇淋也可以的。」

印家厚明白了，給兒子買了支巧克力三色冰淇淋，然後又低頭看書。結果兒子只吃了奶油的一截，巧克力的那截被他摳下來塗在了一個小男孩的鼻子上，這小男孩正站在他跟前出神地盯著冰淇淋。於是小男孩哭著找媽媽去了。唉，孩子好煩人，一刻也不讓他安寧。孩子並不總是可愛，並不呵！印家厚愣愣地，瞅著兒子。

一個嗓門粗啞的婦女扯著小男孩從人堆裡擠過來，劈頭衝印家厚吼道：「小孩撒野，他老子不管，他老子死了！」

印家厚本來是要道歉的，頓時歉意全消，他一把摟過兒子，閉上眼睛前後搖晃。

「呸！胚子貨！」

靜了一刻，婦女又說：「胚子貨！」又靜了一刻，婦女罵罵咧咧走了。雷雷從父親懷裡伸出頭來，問：「胚子貨是罵人話嗎？爸。」

「是的。往後不許對人說這種話。」

「胚子貨是什麼意思？」

「罵人的意思。」

「罵人的什麼？」

這是個愛探本求源的孩子，應該盡量滿足他，可印家厚想來想去都覺得這個詞不好解釋。

他說：「等你長大就懂了。」

「我長大了你講給我聽嗎？」

「不，你自然就懂了。」他想，孩子，你將面對生活中的一切，包括醜惡。

「哦——」

兒子這聲長長的哦令人感動，印家厚心裡油然而升起了數不清的溫柔。

兒子老成而禮貌地對擋在他前面的人說：「叔叔，請讓一讓。」

印家厚說：「雷雷，你幹什麼去？」

「我拉尿。」兒子吩咐他：「你好好坐著，別跟著過來。」

兒子站在船舷邊往長江裡拉尿。拉完尿，整好褲子才轉身，頗有風度地回到父親身邊。

他的兒子是多麼富有教養！可他母親說他四歲的時候是個小髒猴，一天到晚在巷子口的垃圾堆裡打滾，整日一絲不掛。兒子這一輩遠遠勝過了父親那一輩，長江總是後浪推前浪，前景應是一片誘人的色彩。

他收起了小說。累些，再累些罷。爲了孩子。

天色愈益暗淡了，船上的叫賣聲也低了，底艙的轟隆聲顯得格外強烈。兒子伏在他腿上睡著了，他四處找不著爲兒子遮蓋的東西，只好用兩扇巴掌護住兒子的肚皮。

長江上，一艘幽暗的輪船載滿了昏昏欲睡的乘客，慢慢悠悠逆水而行。看不完那黑乎乎連綿的岸土，看不完一張張疲倦的臉。印家厚竭力撐著眼皮竭力撐著，眼睛裡頭漸漸紅了。他開始掙扎，連連打呵欠，擠淚水，死魚般瞪起眼珠。他想白天的事，想雅麗，想蕭曉芬，想江南下的信，用各種方法來和睡意鬥爭。最後不知怎麼一來，頭一耷拉，雙手落了下來，酣聲隨即響了。父子倆一輕一重，此起彼伏地打著呼嚕。

彩燈在遠處凌空勾勒出長江大橋的雄姿，兩岸的燈火閃閃爍爍，晴川飯店矗立在江邊，上半部有半截黑影，下半部才有稀疏的燈光。船上早睡的人們此刻醒了，伸了伸懶腰，說：

「晴川飯店的利用率太低了！」

艙面上一片密集的人頭中間突然冒出了一個亂蓬蓬的大腦袋，這是一個披頭散髮的女瘋子，她每天在這個時候便出現在輪渡上。女瘋子大喝一聲說：「都醒了！都醒了！世界末日就要到來了。」

印家厚醒了，他趕快用手護住兒子的肚皮，惱恨自己怎麼搞的！一個短短的覺他居然做了許多夢，可一醒來那些具體情節卻全飛了，只剩下滿口的苦澀味。在猛醒的一瞬間，他好不辛酸。好在他很快就完全清醒了，他聽見女瘋子在嚷嚷，便知道船已靠碼頭了。

「雷雷，到了。嘿，到了。」

「爸爸。」

「嘿，到了！」

「瘋子在唱歌。」

「來，站起來，背上槍。」

「瘋子坐船買票嗎？」

「醒醒吧，還迷糊什麼？」

汽笛突然響了，父子倆都哆嗦了一下，接著都笑起來，天天坐船的人倒讓船給嚇了一跳。

人們紛紛起立，哦啊啊打呵欠，罵街罵娘。有人在背後扯了扯印家厚，他回頭一看，是討錢的老頭。老頭撲通一下跪在他們父子跟前，不停地作揖，印家厚遲疑了一下，掏出一枚硬幣給兒子。雷雷驚喜而又自豪地把硬幣扔進了老頭的破碗，他大概覺得把錢給人家比玩遊戲有趣得多。

印家厚卻不知該對老頭持什麼樣的想法才對。昨天的晚報上還登了一則新聞，說北方某地，一個年輕姑娘靠行乞成了萬元戶，他一直擔心有朝一日兒子問他這個問題。

「爸，這個爺爺找別人要錢對嗎？」

問題已經來了，說對吧，孩子會效法的；不對吧，爸爸你爲什麼把錢給他？就連四歲的孩子他都無法應付，幾乎沒有一刻他不在爲難之中。他思索了一會，一本正經地告訴兒子：「這是個複雜的社會問題，你太小怎麼理解得了呢？」

幸好兒子沒追問下去，卻說：「爸，我餓極了！」

浮橋又加長了，乘客差不多是從江心一直步行到岸上。傍晚下班的人真怕踏上這浮橋，一步一拖，搖搖晃晃，總像走不到盡頭，況且江上的風在春天也是冷的。

爲什麼不把江疏浚一下？爲什麼不想辦法讓輪渡快一些？爲什麼江這邊的人非得趕到江那邊去上班？爲什麼沒有一個全托幼兒園？爲什麼廠裡的麻煩事都攤到了他的頭上？爲什麼他不能果斷處理好與雅麗的關係？爲什麼婚姻和愛情是兩碼事？印家厚真希望自己也是一個孩子，能有一個負責的父親回答他的所有問題。

到家了！

爐火正紅，油在鍋裡嗤拉響，亂七八糟的小房間裡蔥香肉香撲面，暖暖的蒸汽從高壓鍋中悅耳地噴出。媽媽！兒子高喊一聲，撲進母親懷裡。印家厚摔掉挎包，踢掉鞋子，倒在床上。老婆遞過一杯溫開水，往他臉上扔了一條濕毛巾。他深深吸吮著毛巾上太陽的氣息和香皂的氣息，久久不動。這難道不是最幸福的時刻？他的家！他的老婆！儘管是憔悴、愛和他扯橫皮的老婆！此刻，花前月下的愛情，精神上微妙的溝通等等遠遠離開了這個飢餓困頓的人。

兒子在老婆手裡打了個轉，換上了一身紅底白條運動衫，傷口重新紮了繃帶，又恢復成一個明眸皓齒，雙頰噴紅的小男孩。印家厚感到家裡的空氣都是甜的。

飯桌上是紅燒豆腐和汆元湯，還有一盤綠油油的白菜和一碟橙紅透明的五香蘿蔔條。兒子單獨吃一碗雞蛋蒸瘦肉。這一切就足夠足夠了！

老婆說：「吃啊，吃菜哪！」

她在婚後一直這麼說，印家厚則百聽不厭。這句賢慧的話補償了其他方面的許多不足。

她說：「菜真貴，白菜三角一斤。」

「三角？」他應道。

「全精肉兩塊八哩，不興還價的，爲了雷雷，我咬牙買了半斤。」

「好像伙！」

「我們這一頓除去煤和佐料錢，淨花三塊三角多。」

「真不便宜。」

「喝人的血汗呢！」

「就是。」

端。
 議論菜市價格是每天晚飯時候的一個必然內容，也是他們夫妻十天不見之後交流的開

看印家厚和兒子吃得差不多了，老婆就將剩湯剩菜扣進了自己的碗裡，移開凳子，拿過一本封面花稍的婦女雜誌，攤在膝蓋上邊吃邊看。

美好的時光已經過去，輪到印家厚收拾鍋碗了。起先他認為吃飯看書是一個惡習，對一個為妻為母的人尤其不合適。老婆抗爭說：「我做姑娘時就養成了這習慣，請你不要剝奪我這一點點可憐的嗜好！」這樣印家厚不得不承擔起洗碗的義務。好在公共衛生間洗碗的全是男的，他也就順應自然了。

男人們利用洗碗這短暫的時間交流體育動向，時事新聞，種種重要消息，這幾分鐘成了這排房子的男人們的友誼橋樑。今天印家厚在洗碗時聽的消息太不幸了。一個男人說：夥計們，這房要拆了，另有人立刻問：我們住哪兒？答：管你住哪兒！是這個單位的他安排，不是的一律滾蛋。問：真的嗎？答：我們單位職工大會宣布的，馬上就來人通知。好幾個人說：這太不公平了！說這話的都是借房子住的人。印家厚也不由自主說了句：「是不公平得很。」印家厚頓時沉重起來，臉上沒有了笑意，心裡像吊著一塊石頭墜墜的發慌。他想，這如何是好呢？

他洗碗回來又抄起了拖把，準備拖了地再洗兒子換下的衣服。他不停地幹活，進進出出，

以免和老婆說話洩漏了拆房的事。她半夜還要去上夜班，得早點睡它一覺。暫且讓自己獨自難受吧。

「喂，妳該睡覺了。」

「嗯。」

老婆還埋頭於膝上的雜誌。兒子自己打開了電視，入迷地看《花仙子》。

「喂喂，妳該睡覺了。」

老婆徐徐站起。「好，看完了。有篇文章講夫妻之間的感情的，你也看看吧。」

「好，妳睡吧。」

老婆過去親了兒子一下，說：「主要是說夫妻間要以誠相見，不要互相隱瞞，哪怕一點小事。一件小事常常會造成大的裂痕。」

「對。」印家厚說。

老婆總算準備上床睡覺了。她脫去上衣，又親了親兒子，說：「雷雷，今天就沒有什麼新鮮事告訴媽媽嗎？」

印家厚立刻意識到應該沖掉這母子間的危險談話，但他遲了。

兒子說：「噢，媽媽，爸爸今天沒在餐館吃涼麵。」

老婆馬上臉形怒色。「你這人怎麼回事！告訴你現在乙肝多得不得了，不能用外邊的碗筷！」

「好好，以後注意吧。」

「別糊弄人！別以後，以後的……我問你，你今天找了人沒有？」

印家厚懵了，「找……誰？」

「瞧！找誰——？」老婆氣急敗壞，一屁股頓在床沿上，翹起腿，道：「你們廠分房小組組長啊！我好不容易打聽到了這人的一些嗜好，不是說了花錢送點什麼的嗎？不是讓你先去和他聯絡感情的嗎？」

真的，這件事是家中的頭等大事，只要有可能分到房子，彩電寧可不買。他怎麼把這事忘得一乾二淨了呢？

「媽的！我明天一定去！」他愧疚地捶了捶腦袋，尤其從今天起，房子的事是燃眉之急的，再不願幹的事也得幹。

印家厚的態度這麼好，老婆也就說不出話來了，坐在那兒乾瞪著丈夫。

「酒呢？」

「黑市茅台四塊八一兩。」

「那算了，我再託託人去。獎金還沒發？」

「沒有。」他撒了謊。如果夫妻間果然是任何事都以誠相見，那麼裂痕會更迅速地擴大。

他說：「看動靜廠裡對輪流坐莊要變，可能要抓一抓的。」先鋪墊一筆，讓打擊來得緩和些。西餐是肯定吃不成了，老婆，妳有所準備吧，不要對妳的同事們炫耀，說妳丈夫要帶妳和兒子去吃西餐。

老婆抹下眼皮，說：「唉，倒霉事一來就是一串。有件事本來我打算明天告訴你，今天讓你睡個安穩覺的。可是……唉，姑媽給我來了長途電話。」

「河北的？」

「說她老三要來武漢玩玩，已經動身了，明天下午到。」

「是腿上長了瘤的那個？」

「大概是那瘤不太好，姑媽總盡情滿足他……」

「住我們家。」

「當然。我們在鬧市區，交通也方便。」

印家厚覺得無言以對。難怪他一進門就感到房間裡有些異樣，他還沒來得及仔細辨別呢。現在他明白了：床頭的牆壁上垂掛著長長的玻璃紗花布，明天晚上它將如帷幕一般徐徐展開，擋在雙人床與折疊床之間；折疊床上將睡一個二十歲的小伙子。印家厚訕訕地說：「好哇。」他彈了彈花布，想笑一笑沖淡一下沉悶的空氣，結果鼻子發癢，打了個噴嚏。老婆一抬腿上了床，他扭小了電視的音量，去衛生間洗衣服。

洗衣服，晾衣服，關掉電視。把在椅子上睡著了的兒子弄到折疊床上，替他脫衣服而又不把他搬醒，鑒於今天凌晨的教訓給折疊床邊靠上一排椅子。輕輕的，悄悄的，慢慢的，不要驚醒了老婆。憋得他吭哧吭哧，一頭細汗。

印家厚上床時，時針指向十一點三十六分。

他往床架上一靠，深吸了一口香煙，全身的筋骨都咯吧鬆開了。一股說不出的麻麻的滋味從骨頭縫裡瀰漫出來，他墜入了昏昏沉沉的空冥之中。

只亮著一盞朦朧的檯燈。

他在燈暈裡吐著煙，雜亂地回想著所有難辦的事，想得坐臥不寧，頭昏眼花，而他的軀體又這麼沉，他拖不動它，翻不動它，它累散骨架。真苦，他開始憐憫自己。真苦！

老婆攤平身子，發出細碎的酣聲。印家厚拿眼睛斜瞟著老婆的臉。這臉竟然有了變化，變得潔白，光滑，嬌美，變成了雅麗的，又變成了曉芬的。他的胸膛呼地一熱，他想，一個男人就不能有點兒野心麼？這麼一點破心中頓時湧出一團邪火，血液像野馬一樣奔騰起來。他暗暗想著雅麗和曉芬，粗魯地拍了拍老婆的臉。老婆勉強睜開眼皮覷了他一下，吶吶說：「暈死了。」

他火氣旺盛地低聲吼道：「明天妳他媽的表弟就睡在這房裡了！」他「噉」地又點了一支煙，把火柴盒啪地扔到地上。

老婆抹走了他唇上的香煙，異常順從地說：「好吧，我不睡了，反正也睡不了多久了。」她連連打呵欠，扭動四肢，神情漠然地去解衣扣。

印家厚突然按住了老婆的手，凝視著她皮膚粗糙的臉說：「算了，睡吧。」

「不，只有半小時了，我怕睡過頭。」

「不要緊，到時候我叫醒妳。」

「家厚！家厚！你真好……」

他含譏帶諷地笑了笑，平靜得像退了潮的沙灘。

老婆忽然眼睛濕潤，接著抽泣起來，說：「我實在不忍心告訴你，這房子馬上就要拆了

……通知書已經送來了……」

「哦。我也早知道了。」他說：「明天我拚命也得想辦法！」

「你也別太著急，退路也不是完全沒有。我打聽了，有私房出租，十五平方每月五十塊錢，水電費另加。……西餐是吃不成的了。可笑的是……我們還像小孩子一樣，嘴饞……」

印家厚關了枱燈，趁黑暗的瞬間抹去了湧出的淚水。他捏了捏老婆的手，說：「睡吧。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會直。」

老婆，我一定要讓妳吃一次西餐，就在這個星期天，無論如何！——他沒有把這話說出口，他還是怕萬一做不到。他不可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但他將竭盡全力去做！

雅麗怎麼能夠懂得他和老婆是分不開的呢？普通人的老婆就得粗粗糙糙，潑潑辣辣，沒有半點身分架子。儘管做丈夫的不無遺憾，可那又怎麼樣呢？

印家厚擰滅了煙頭，溜進被子裡。在睡著的前一刻他腦子裡閃出早晨在渡船上說出的一個字：「夢」。接著他看見自己在空中對躺著的自己說：你現在所經歷的這一切都是夢，你做一個很長的夢，醒來之後其實一切都不是這樣的。他非常相信自己的話，於是就安心入睡了。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不談愛情 / 池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
田, 民83
面 ; 公分. -- (麥田文學 ; 41)
ISBN 957-708-168-1(平裝)

857.63

83004524